

天

期五第

明



# 明天五期

浙江省立溫州中學學生自治會學術股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出版

張蕙芬

## 長

明天期望 明天該做

送赴杭軍訓的普一同學

救救自然科學吧！

準備戰爭

## 短

電的普通應用

自然科學觀念的美的作用

瑞安飛雲江中游沿岸的蔗糖業

溫州的金融市場

胡心瑞 51  
胡心瑞 72  
胡心瑞 21  
胡心瑞 1

孫經遠 58

孫經遠 67

博懿 80

青林 85

馬德里 85

## 論

同學們！暫別了！

## 漫

桂芳 22

范德風 42

學鑑 45

邊士 46

## 談

好生意經

## 小說

## 夜

介內和蓮璞

## 憶

## 兒

## 默戀

卜西 3  
衛夏 7  
弋深 26  
木人 30  
陳步柱 47

## 散

初征 遊

想起 寫錄

泗水與玩水

孩子

上帝與阿彌陀佛

左二伯伯

遊雁蕩忘了一件事

扒垃圾的老人

悼恭銘

紀念永別了的朋友

## 文

## 翻譯

聰明 我的錶

民衆教育的實施

歐洲各國軍力比較

## 編後

編者

93

洪彥霖

嚴陵

78 37

魏子金 銀父

景

碎

蓉

文一

漪

劉青錢

馬驊

李方成

勉初

84 83 75 74 71 57 44 36 34 33 5

# 明天期望 明天該做

胡

似水流年，如痴如醉地過着日子，拿起從前的照片把自己的面臉放在鏡前對照；是異常了。高中學生看見初中學生，初中學生看見小學生，在某一時，幾乎微微閉上眼皮，輕輕地哼：「過去的我多麼嬌小活潑呀！」

讀書生活，一年又一年，最後懂憬着；我們是做一輩子學生的麼？

我們的刊物「明天」也跟着我們的年齡而增長了，畢業後的同學，很難再發現一篇文稿在其中，也不知有無負着本刊使命而行。明天，明天，我們明天期望的是什麼？該做的是什麼？於是疑問來了。

記得一九三三年的冬季「明天」誕生時。曾期望世界和平，國內安寧，該做爲人羣謀福利的工作。

世界備戰狂的今日，小弱的和平呼聲，麻木不仁殘酷的論戰者是毫無影響的。資本主義發展到最後一階段，帝國主義之重新分割殖民地與次殖民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更進攻社會主義的蘇俄以和緩自身內部的衝突，也是必然的事。住在殖民地與次殖民地中的被壓迫民族，他們欲圖自存，他們欲掙扎脫離沉重的鐵蹄而求解放，於是武裝起來站在自衛線或衝鋒線上也是不免的。這樣，一個剛出生的嬰兒便套上口罩受那戰神的洗禮，長大了，受那戰神的教育或做那戰神的工作。和平是絕望

！人們生來就有好殺之性嗎？我可找不出正確的理由來解答。

國內安甯了嗎？也許是的，軍閥總算能偏安一時，暫不作那白刃長槍相見的內訌，土匪也殺的殺捉的捉了。各地建設都興盛起來，尤以城市的市政建設更是努力。這樣我們喜了嗎？可是見到工商業是處在列強抑制之下，失業人數日益增加，城子金融失却常態。農村是在水旱交迫，捐稅繁重，外貨傾銷，土豪劣紳把持之下破產了。聽到的是遍地哀鴻，見到的是堆堆腐屍走肉。在忠實誠懇的數千年傳襲的農業國民臉上，大半都帶上一架偽善並狡猾的假面具。人人說祖國文明了，沿海各地尚如此，內地恐怕不是我們所意料所想得到的吧！

做呀！我們應該使世界和平和國內安寧，爲人羣謀福利。兩年前立下的「意志」，現在是雲散烟消了。還不覺得慚愧，安然度着故我的讀書生活。

太平洋的巨浪怒濤不斷湧來，戰神之翅已展開，次殖民地的同胞，該是自衛戰衝鋒戰的時候了。我們是這廣大民衆中稀有的識字者，讓我們來開導！

當這五月，遍野開着國耻之花的日子，我們不需要口號，只要腳踏實地的幹一番。不妥協的幹一番。

明天期望世界和平，國內安寧，明天該做爲人羣謀福利的工作。振作精神！用熱情沸血來洗刷這未實現的「意志」。

# 同學們！暫別了！

桂芳

春風裏尋不見一朵喜悅的花，  
黃鶯兒歌不出慰藉的清音；  
桃花的紅處反映出四萬萬顆赤心的顫抖，  
一九三五年的空氣沉重地壓住了這恐怖的國土。

險呀！時代的危機將步步的迫緊，  
歷史上又將展開了殘殺的血紅一頁；  
黑暗的凶神已在向光明的天國衝進，  
醒，醒，你這些睡不醒的獸牛，見國旗也該發抖。

我們有榮光的國旗——青天白日滿地紅，  
紅光裏我們在續演着民族的戰鬥史；  
我們有四五千年的文化，四五千年的文明，  
我們又有浩浩蕩蕩的黃河，蜿蜒萬里的長城。

現在呀！我們怕看：河山破碎着血花在飛濺！  
東北三十萬的同胞在海盜的鐵蹄下蠕顫！  
這兒，睡獅在做他甜蜜的甜夢，  
等用白骨造一具靈柩將民族來埋葬！

這是個不平凡的時光，太平洋掀起不太平的狂浪！  
我們是新時代的青年，我們是二十世紀的戰士，  
我們要將血與肉來培養希望的花朵，  
我們的肩頭重負着四五千年的遺產在血腥臭的戰場邁進。

同學們！暫別了！我們要去為國家準備，  
準備用勞苦的靈魂建起偉大堅固的陣地；  
誰說西子湖畔比溫州名勝艷麗，  
但我們却只怕河山染血！民族淪亡！

一切我們都無留戀，我們只顧慮到軍訓的必要，  
愛情怎能在我們的心湖裏蕩起溫熱的波濤，  
那些只是太平時代的裝飾：春的溫柔，美人的嬌，  
況我又不是無聊的詩人來歌詠那些沖淡的詩篇。

同學們！暫別了！僅三個月短短的時光，  
明兒那甌江金黃色不平凡的波濤，  
像我們的熱血在我們的心頭澎湃，  
將送我們去度那荷槍騎馬的生涯。

是半夜的時分，天氣有點冷，又兼微風帶着細雨，冷冰冰地吹得人毛孔直豎。

慶喜小心地在高低不平的石子砌的路上走着，腳踏在沾濕了的石子上，有點不穩當。他滿身抖着，緊縮了身子，兩手插在腰帶內，心頭的重壓使他懶懶地拖着慢步走。

滿村毫無聲息，自己底步聲很是清楚。苦痛磨難着他，軟弱地舉起步。黑暗包圍着大地，他仍不斷努力地與地爭鬥。可是不能，難得解脫的苦痛，愈增加心頭的重壓，他好像被別人拖着走似的，茫然地前進。

路繞過一個池塘，從這裏轉彎，在黑暗中走不多幾步便到了他的目的地了；不，那是一個魔窟，魔鬼在那裏等他。等一會，他便要不得不在那裏造成了自己底罪惡，帶給妻和孩子永不能磨滅了的耻辱。他不敢自問爲什麼要這樣做，但是問題老是纏着腦袋，絲毫不放鬆，苦痛緊緊地伴着他走路。腦際湧上了許多不幸的形象，爭着向他攻擊，他覺得頭痛，心急，閉上眼，向黑暗伸進一隻腳，屈服地邁步前進。步子是多麼沉重，困難地從黑暗裏舉起腳來，又向黑暗邁進了一步。

轉了彎，最引起他底視線的注意的是一點微弱的光亮，雖

然是那麼微弱得可憐，但在黑暗中看去那是多麼強烈，刺得兩眼發痛，眼淚流了下來。急忙低下頭，用手背揩了眼淚。那光亮是那裏？他知道，昨夜和現在差不多的時候，他曾來過一次。那就是魔鬼的眼睛，一隻吸血的眼，多麼貪殘地等着牠底犧牲者的來臨。這時頭撞得很厲害，留心輕蹈着自己底脚步，免得引起魔鬼的注意。

他抱着羞耻，抱着恐懼，漸漸走到門前了，並不馬上敲門，只是全身發抖，毫無勇氣，竟至疲倦得舉不起手來。猶豫着究竟進不進去呢？幾次努力想向前伸手敲門，但又覺得脚步太重，心驚不已，於是縮回手，害怕地偷看那光亮，光亮更刺目了，牠殘忍地望着他，又好像在嘲弄他。他失了主意的呆呆地立着發抖。

他甯靜一下神志，制止了驚怕，忍受着耻辱，決心去敲門。可是身子比前抖得更厲害，手重得像秤錘，掙扎了多時，才能舉起來。

「誰啊？」是門裡面的聲音。

這聲音掀起了他的心浪使他不敢回答。

門開了，射出來一股光亮，迫得他底眼不開來，他底心

幾乎裂了。

他好像被動地隨長庚叔進去，走過灶間，走到房門口，他們進去了。房裏有一股酸味兒，冲着人的鼻子怪癢癢的。這房間的樣子很古老，四壁給煤烟熏得焦黃了。房內的布置很簡單：

一桌一床和數條板凳，昨夜他們和那邊的人會在這裏舉行過交涉的。他們走到靠窗的那張陳舊的小桌旁，長庚叔將燈擺在桌上——桌上放着一根燈筒，一個煙袋，還有一個墨硯，一隻筆——他們分坐在桌兩頭的兩根板凳上。空氣便從此沉入於苦悶中，讓微弱的燈光照着他煩悶的臉，照着焦黃的四壁。

長庚叔把煙絲塞進煙筒嘴，對準燈光嗤嗤點着了，馬上從他嘴裏吐出了縷縷的烟，盤繞在房間內，抽烟的聲音使他有更苦悶的感覺。

這對於他是一長期的苦刑，受不住恥辱的嘲矣，抵不住罪惡的重壓，他懼怕，他想跳起身逃出去。

「阿慶！那邊錢已經送來了。」到底是長庚叔開口。

「唔！」他只迸出一個「唔」。

「四十塊——五個月——明天起——有憑為據——……」

長庚叔沉着說，他從肚搭裏摸出一張摺好的紙，他理平了牠，開始讀了一遍，聲音不高，不低，態度很是嚴肅。讀完，他看着他問：

「懂嗎？打個拇指印，就可交錢」。

他仍是呆着，腦子裏浮着一串串的悲慘的景象。罪惡，恥辱永遠不放鬆他。

「打拇指印啊？」長庚叔迫着問。抽了一口長長的烟，敲了烟灰，烟筒拋在桌上。隨手將墨硯拿過來一點，死釘着他看。他抖着手伸出了拇指很艱難地在墨硯上沾了點墨汁，掉轉臉，發着抖在紙上印了下去。他心裏一陣痛。

「好！」長庚叔高興地說：「就交錢！」他又從肚搭裏摸出一捲東西，「這里四十塊，你欠我念塊舊債，一年利錢五塊，還剩十五塊是你的，拿去看看過，省得多事。」長庚叔將錢包塞在他的手裏。

他的頭一陣熱昏，他怒：四十塊，除去二十五塊，這是典老婆的錢啊！擔了罪惡的重荷，受了不可磨滅的恥辱，為的求生活的緣故。現在，啊！現在，——十五塊錢……這一點點……他想着，想着，他有滿腔的火與滿腔的熱要噴出來：

「我要拚他！」話在他肚裏裏打滾。

但是，他看了長庚叔一眼，他也正對他看着。

「阿慶！我是看你爸面子，我們是老朋友，本來！嗯！本來，要筆費三元，我不願多拿，都是看你你爸的面子，我們是老朋友，……」長庚叔擺着上輩人的架子說。

他明知他狡猾，可有什麼法子呢？沒勇氣拚他。

「我走！」他忽然說，他被恥辱攻擊得太厲害了。他想丟開恥辱與罪惡逃走，他緊握着錢包，跳起來就走。錢包內射出毒刺刺着他底手心，毒汁直灌逼他底全身，他皺着眉頭仍緊握着錢包，不放鬆，好像握着生命似的。

他出了門，黑暗，恥辱，罪惡的箭向着他底心射來，射入最深處，他身子一陣抽縮，腦子裏漲滿了血，腳軟，啊！要倒下去了。錢包的毒刺刺着底的手心，「十五塊錢！」這維持得多久的生活？但是，他冒了罪惡，受了恥辱，妻子給不認識的

## 初征

——乘小艇征重洋初次的一片段——

汪洋，前面是一片沒有盡頭的水，向着還沒有盡頭的水征去！

征去！征去！我的船向着牠征去！我的船多麼的快喲！

她的船還在後面，她的船落後了。慢一點，待我等她一下子，大概她這雙柔嫩的手，缺少點氣力，究竟她總是她。

「朝影！朝影！你落後了！快點趕上來！我這兒等你！」

她的船趕上來了。船衝激着碧水，一連起了幾陣雪也似的水花。

人佔有了五個月，才換得來十五塊！這五個月他怎麼過呢？「五個月……典了妻……」他委實沒氣力再想下去。

他漸漸地軟弱下去；又漸漸地清醒轉來。他絕望了，黑黯重重地包緊着他，心迸裂了，火噴出了，他倒了下去

「不！」他掙扎着，睜大了眼注視黑黯，希望從黑黯中找出一點光明來，注視——注視——光明——黑黯——

「滾！」他跳了起來，拼了全力向黑黯衝去。

黑黯裝了一切，又裝了他。

## 銀父

「你好！只顧自己亂駛，我只是看了一會兒海鷗，就趕都趕不上來。」她表示有點氣喘「害得我趕出一身的汗，你真好！」她拿出手帕揩額上的汗。

「吓！對不起，對不起！誰叫你看海鷗！再看下去我等也不等你了！任你獨個兒留在那兒！」我終於忍不住笑了出來。

我們微笑着。四圍都微笑着，天地間的一切都微笑着。

太陽從雲堆中出來了，太陽的臉也在微笑，太陽在看着我們的微笑，哦！太陽是因爲來看我們的微笑而出來的。

世界另變了一番景色，世界更光明了許多，天上的雲兒鑲着金光，水上的波兒閃着金光，世界中有金光在活動着，跳躍着。

前進，前進！我們前進！我們在金光中前進！我們在燦爛的金光中前進！

兩旁雪也似的水花，添上了許多色彩，有粉紅的，有紫的，有碧青的，有綠的，新鮮，美麗。

兩旁的水花，忽然大濺了一下，我的船忽然高了起來。

「朝影！浪來了！當心！」

我們的船，慢慢的一高一低地被漸漸大起來的浪兒蕩起來。

太陽又陰了去，被雲層遮住了。

浪兒大了，大了！

浪兒好像是平地上起伏着的小山。我們的船，好像是戰場上的坦克車似的，在起伏着的小山羣上溜着，一忽兒升高到山頂，一忽兒降落到山腰，一忽兒山腰，一忽兒山頂。

喝！海水似乎滾了，沸騰了。可是，不怕，不怕！打起精神，壯了胆氣，我們努力駕馭着。

這是頂大的浪了，頂大的浪向我們撲來。喝！我們順勢衝上去！衝碎了浪的頭皮。

浪兒漸漸小下去了，小下去了，平了，平了，靜了，靜了。

「綠濶！浪兒好厲害！那時候多麼兇！」她微微地有點氣喘。

喘。

「哦！厲害！可是已被我們克服了！……你疲倦了吧？」

「稍微有一點，可是，沒有什麼！你呢？」

「也稍微有一點兒，現在好了，沒有浪了。」

她，她是如此安靜的，注視着那一線多麼遙遠的水天相接處。

我注視着水天相接處，注視着天，注視着水。喝！多麼大的世界喲！天和水相接成了一個大的圓，上面是天，下面是水

，天水相映，上下一色。喝！雄偉！壯麗！

「沉默着。天地間充滿着宏大的海水聲。」

「沉默着。沉默中我們心心相印，我的心和她的心相融合。」

天地也沉默着，我們的心和天地的心也相融合。

「沉默着。沉默中蘊藏着不可思議的神祕。沉默中有安靜，

有清快，有自得，有逍遙，有……有不可名狀的樂處，有……

有……總之沉默中別有世界，安靜，清快，自得，逍遙，不

可名狀的樂，……一切的一切，都能在沉默中領會，沉默中

享受。

「沉默着。……」

# 介內和蓮璞

衛夏

在五六年前他就有了一个綽號，大家都叫他白羊。在從前他們叫他這別號時，他心中很覺得快活；一隻白羊，這是潔白柔順的可愛小東西呀！可是在現在聽了這名詞，他心中就會引起了無限的悵惘；即使是一隻可愛的白羔羊，但也只是一隻迷了路受了傷的，這白羊啊！他的經歷上有一個很可追憶的故實哩！

他胸裏懷着一顆沈重的心，那在從前本是最忠誠的，最熱烈的，但如今只有似一潭靜止的水，一爐既熄的火，春風吹來，沒有波紋；火光融融，亦沒有和暖，永是那般地冷淡，那般地平靜的。

五年以前，某學校裏有一對很好的小朋友，一個叫蓮璞，是女的；一個叫介內，是男的，這便是他。他們同在一班，同坐一張桌上課。他有時忘記帶了紙和筆，她會很小心地借給他的；她有時不懂先生教來的課程，他也會很詳細的解釋給她聽的，他們便是這樣的互相友愛着。

他功課很好，她的功課也很好，他們的同學都對他們有很大的好感，常常戲謔地而又帶有親賢的叫他們一對子；先生也稱讚他們，尤其是他們的級任先生，只有他們才是被級任先生

所最愛護的人。

一個夏天的午後，級任先生的房中坐着很多的先生們，正在談天。介內同蓮璞也進去玩，先生的桌上放着一副圍棋，級任先生便叫介內同他下棋，蓮璞站在介內的身傍看着，介內每走錯了一下，她便告訴他道：

「呀！你走錯了哩！這應該是那麼的呢！」

那種如珠潤的清聲，真使介內幾乎會癡癡的忘記了正在下棋，時常手足慌亂的將棋子放錯了位置，使他自己也覺得好笑起來。

正在下棋的級任先生和旁邊正在閒談着的先生們好像有些覺得了，都會意的笑了起來。一個教幼稚生的女先生便挽着蓮璞道：

「你倆真是好一對兒，我替你們告訴父母吧？」

先生們都笑了，他害羞了，不覺低了頭，蓮璞也漲紅了臉兒，盡力的掙脫了女先生的手，飛也似的出去了。他臉上覺得有些兒熱，心上也像有什麼東西在突撞，很怪那位先生不該那樣的使他們難堪，可是又像那位先生替他們發現了奇蹟，只希望她再說一句關於他們中間什麼的事才好。

就從那天之後，他們的心中都感着一些內在的意念，這意念正是不久之前那位女先生的戲言之啓發，使他們之間都緊上了一種新的，不能名說的關係。他們自己都覺得他們都有共同的需要互相愛撫的傾向，這傾向，他們連他和他自己都不能具體的知道清楚。他們祇覺得只有在學校中相見，在一塊兒上課，在一塊兒談話，在一塊兒遊戲，才像有些兒快樂，才像有些兒內心的舒貼，每天當學校放了學，大家都分手了回家，那是何等地寂寞啣！每天早晨他們陸續到了學校，相見的時候，介內常對她說：

「早安呀！蓮璞」

她便會含笑的說：「謝謝你，早安」

從這種禮貌的友好中，他們各取得心中最內層的要求的安慰。他們都不肯缺了一天的課，因為那樣的不到學校裡去，他們的心中便像是有什麼東西失去了，那便像是一種缺陷，甚至於在他有了事或有了病不能到學校裏去的時候。

一天清麗的午後，他們的學級裏舉行了一個餐會，一切的食品都這班小朋友們自己烹調，級任先生說道：

「你們要聽哩！每個人都要好好的工作，不許偷懶，不許亂幹，不然，吃的時候，誰便是沒份兒的人！」

大家都放着快活的心情，敏捷地做着被指定好了的事。介

內和蓮璞同在一起烤麵包。蓮璞將切了一片片的遞給他，他默默地一片片的接了過來，放在火上。他們都沉點着，誰也都沒有說話，火光融融的，火焰一縷一縷的上來，各人的眼光都凝視在赤紅得可愛的火焰端上，在那上面，他們都覺得，泛現着一個光明的幻蹟，這幻蹟粘住了他們每一個人，誰也都覺得有一種奧妙的思想的襲來，這思想是係涉着他這二人的友情的。旁邊的人都在笑着鬧着，可是他兩個人都不覺得，只是靜寂佔有了他們。在一片片遞來一片片接去的回轉中，他們都忘記了這是動作，各人都從這上面接到了另一種慰安的情緒，他們用這送接的回轉代替了說話，這種自然的快活的舉動，使他們都忘記了旁邊的人和他們自己。

餐會到了，級任先生說：

「麵包很多烤得焦了，介內同蓮璞沒有好好的盡他的責任，照道理說起來，他們是應該受些懲罰的，可是今天大家都要快活一會兒，他們的懲責也就免了吧！」

大家接來了應得的食物，牛肉，麵包，和水菓等，道了聲「謝謝！」便很快活的坐下吃了。

那天便像晴空中的雲兒般飛逝過去了。

又是一日，介內他們都在上課，先生問了蓮璞一個問題，一時中她搜索不起記憶，站起來只是發怔，同學們都暗暗地笑

了，她是何等地受窘喲！介內真替她發急，就低低地告訴了她，蓮璞才坐了下去。

退課的時候，蓮璞帶笑的跑來向他說：

「我真感謝你哩！窘死了！」

「只有這樣的一句話麼？」介內故意的帶點滑稽的這樣說。

兩人孩氣的天真的目光，就像兩道的利劍深深地刺入各人的內心深處，他們融洽的笑了。

蓮璞靜默了一會兒，慢慢地從書包中拿出了一條華麗的書簽授給他。介內驚喜過望地接了來，他的手微有點發顫。他細細的看時，那上面是有她的名字署上的，寫得很纖細而且秀麗，你看那「葉蓮璞」三字，是何等地寫得嬌艷動人喲！介內便將那書簽很小心地夾入他的一本最美麗最受好的書內。兩人無邪天真的微笑中，正是放射着同樣的火焰哩！

已是又一個的初夏，蓮璞和介內這年級將要畢業了，介內便和蓮璞說道：

「蓮璞呀，我們畢業了同進一個學校，便請那裏的先生也給我們同在一個房子裏上課吧！」

「是吧！我也要好好的告訴我的母親哩！」蓮璞愉快地這樣說。她靜了一會兒忽然又道：

「是的，我的母親對我很好呢！我一定可以讀到很高很高

的，我想即使我們是在高深的學校裏，也在一起讀吧！」

兩個孩子的臉上都浮上了笑容了，這笑容正是兩個小朋友的小心靈融洽了才一齊放出來的，你當可意想到；那樣純潔的笑，是如何的甘美，是如何的高貴呀！

這些小朋友畢業攷試的一天。

攷了常識之後，下一點鐘攷的是國文。級任先生來了，出了一個題目是「我的未來的志願」，你看每一個孩子是怎樣的在工作啊！教室中靜靜的，只有那唯一的筆和紙接觸的悉悉的響聲，能夠明晰地被聽了出來，即使有時飛進來了一隻小甲蟲，可也沒有人會分了心去注意牠一下，甚至於其中最小的一個。他們是怎樣的把他們自己的心放進了工作啊！只要看那個個伏在桌上的連動都沒有動的頭吧！微風吹進來，將他們黑細的頭髮吹得零亂地不住的顫抖，這已經足使我們大大的感動哩！

介內去繳卷的時候，蓮璞的早已經做好放在那裏了，他本能地將她的拿起來讀了一遍，他覺得她的文字真優美，這樣美的織錦，是溶化了她整個的心靈貫注進去的囉？她說她將來要受了最高深的學問，再到外國旅行去看看整個世界的姿態，回來了，再做幾件大大的事業，然後同她最愛好的人去住在靜美的環境裏；種些花，養些柔順的動物，天天看看水中的魚兒游泳，逗着狗同鹿賽跑；每個早晨掃去門外小徑上的落葉，和拾

來昨夜被雨打下來的黃花，這正是詩，正是由她優美的心中編織出來的新穎的詩，介內深深地被感動了。

級任先生正由那邊走過來，他看到介內正在看蓮璞的文章，他和藹的笑了，問介內道：

「蓮璞的文章寫得怎樣呢？」

介內稍微覺得有點不自然，答道：「她寫得真好呢」他走開不到幾步，回轉頭來看見那可愛的級任先生，正在微笑着披閱他做的文章呢！

當是在那天的午後四點鐘的光景，介內這班的當天的科目都已經放完了，他開心地到操場上打球去。經過一棚葡萄樹架的右邊時，那個的左邊正坐着許多的先生們在乘涼，他們正在大聲地笑着，好像正在談着一件甚為有趣的事似的。介內隱約的聽到蓮璞也在那裏。這時忽然聽到那位級任先生笑着說道：

「真的！他將蓮璞的文章看得極是精細，看見我走過去，才不好意思的走開了。」

「不！我不同你好了，先生！你太使我難堪了。」

介內明白了，這少年人的臉上漸漸的覺得熱得起來了，微微的感到一些不快，但那是只有一些兒的，一會兒便好了；他畢竟是希望他們能更說一些關於他倆人的事才好。

介內和蓮璞們的畢業試驗完畢了，介內是第一，蓮璞是第

六，他們學級裏的同學議決了建立一座紀念碑；那工程完成的一天，他們都去對這碑行禮，介內看見第一行的六個人名字，正是由他數起到蓮璞止，這樣兩個人的名字恰恰夾列在第一行的兩旁，這少年人的幼稚的心，頗以為這是一個善的預言，他私心欣欣的快樂了。

介內下一班的有一個同他很要好的同學叫余敬茲，他是蓮璞的隣舍，他有一個年少的叔叔也是和敬茲同班的。他在介內畢業放剛了的一天向介內說：

「親愛的介內！我們要分離了哩，我真覺得這是一件可悲的事，你要給我一張照相才行呢！」

介內深深地感動了，他也覺得這種分別的淒涼，他含笑的一點點頭回答他道：

「敬茲君，你要放心哩，我們是可以常常通信的呀！」他便給他一張新近拍的照相，他們都被這種真摯的熱情所激動了，他們互相握着各人的手，對面無言的相看了一陣。這樣極深厚的友情表現，你看這兩個少年這時的神情是何等的高貴呀！翌日，余敬茲來看介內，他欲言又止的很多次，介內很是奇怪他；終於他說了：

「我的朋友啊！真是抱歉，昨天你給我的照相不見了哩！這樣不尊重你的過失，真使我內疚萬分，朋友啊！我要靜靜的

「聽你對於我的裁判」。介內聽了，稍爲想了一回，便毫不遲疑的答他道：

「好了！好了！假如是你無心的話，我將是和從前同樣的快樂，不會怪你的！」

數天後，他聽敬茲說了，照片是他少年的叔叔拿去寄給蓮環的母親尋開了心的，他心中頗爲煩惱。

過了幾天之後，在級任先生的房中書桌的傍邊站着介內，級任先生正坐在他自己床邊的椅上，手中揮着一把扇，他們都在沉默着；正對着書桌的窗子，牠的外面植着幾株青柔的柳樹，綠蔭滿地；微風吹來，常常上下不住的搖曳着，樹上有幾隻知了在叫着，清鏗的聲音，斷續地傳進窗內的房中來，這環境真使人舒服。一會兒，那位先生說了：

「從此你要再去研求高深的學問了，你將由此漸知人生許多新奇有趣的事情，那些事情許是對於你是很有幫助的，你真要好好的去注意哩！你又聰明又能幹，真好像孟德格查所說的安利柯一樣；還有她——葉蓮環，她也是那麼地善良，那麼的同樣被我所歡喜，我真不願意你們將來會錯過走進了歧途哩！」先生說了，看了他一下，用那麼深情的目光。

介內和蓮環

道：介內好像想起了一件甚麼事似的，猝然抬起頭來問先生

「先生！聽說有人將我的照片附入一封很沒有禮貌的信中寄給蓮環，是的嗎？這幾天我都沒有看見她哩。」

「是的！是的！」級任先生回答着說；「她剛才曾來過告訴我的，不過她知道這是他人的惡作，決不是你的，所以她終於將牠都剪成了碎片給她的母親看了。」

這對於介內，真像是一柄銳利的劍刺入他最內的心；他的心中在一時真覺得比死還難受；他深深地感到：蓮環一些也沒有躊躇，一些也沒有尊重他，便將他的照相一片片的撕成了碎末，這是如何的侮蔑，如何的冷苛啊；他的眼中突然有了一種煩惱的表情，終於兩顆很大的淚珠掛下了他的兩頰，他很傷心了！

「這是怎麼的一會事呀！介內」先生很驚異的走了近來向他問道。

「我嗎？」介內一時回不出答案來。

「你的神情顯得很悲傷的樣子呢？」先生很關心的又說。

「我只覺得這樣也許要使蓮環的母親大大的譴責她，我的心中感到很是受不了！」介內不能將自己的真心吐了出來，終於不由衷地這麼說了。

「你真好，介內！可是她很知道這不是你的舉動，她還替你向她的母親大大的稱說了一番呢，他說她的母親看了那照相

之後也說：「這少年人看去像是多麼的誠實喲！」先生真摯地握着介內的手向他這麼的說。介內默默的點點頭，他的眼睛凝視着先生的胸前。

那是在介內回家後的第十二日，當那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太陽已經漸漸的斂煞了他的炎威，斜照着地面，不似正午那般的苛熱了。一道垂柳蔭蔽着的傍着一條清溪的草徑上，一個穿白便服的少年人正在徐徐的走着，他的後面跟着一個七八歲的活潑的孩子，不住地將在肩上的釣竿拿下來撲擊那在路旁野花上飛舞的蝴蝶，又不住的走脫了鞋，要這少年替他穿上，漸漸的走到一座橋上，他們便坐在一處柳蔭的下面，這少年拿過來孩子手中的釣竿，放下水中；許多的游魚便集來在餌的四周往來的搶食着。溪水是那麼地清，那麼地連漪，河底有青鮮的水草，橋略前的水面有朵初放的蓮花，輕掩在雲霞後面射出來的太陽紅色的光輝的反映，襯成一種粉紅色，是非常的嬌艷和清高，加着水流的激潑，常使牠不住的顫動，這樣美的景象，深深地吸了介內的思想，他的眼睛出神地凝視那朵蓮花，一時中失去了他的意識，到了那孩子用力推他叫他將魚竿拉上時，一條潔白的魚兒已經脫了鈎逃去了，這時另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朋友跑上橋來口中喊：

「哥哥，那裡來了一封信哩！魚兒有釣着幾頭沒有？」這

少年沒有回答他，只輕輕「唔」的應了一聲，站起來牽着坐在身傍的小孩子，挾着那條魚竿，三個人便慢慢的走進了一座圍有一帶高牆的屋子裏去了。

那是一封信，是級任先生寄來的，他拆開來看，那上面是這麼的寫着：

「可愛的少年人呀！這幾天你在幸福的家庭中，快樂得忘記了一切吧！真是使我不快的，和你們一大羣在一起了兩三年，現在你們都離開學校了。這裏有一件事將使你很高興的，假如我不會憶想得錯了的話；就是在你去了的以後，蓮璞曾經來了兩次，她說了許多關於你的話，我覺得她對你的影像很好哩！」介內慢慢地將信紙放入抽屜中，眼睛如夢地看在青翠的遠山上，他正是在沈默着。

在家中又過了另一個熱天，正是又一年了。太陽漸漸的滅殺了火炎，草木也漸漸的變成了黃色，來的正是初秋了。介內便又進入一個高深的學校，蓮璞果然也在這時進了這學校，還有他的舊同學幾個人，這是他家的時候級任先生已經在信中告訴他過的。

走進一個新境界，介內所看見的只是陌生的景象，他頗覺不舒服，他走進課堂去的時候，第一個便看見了蓮璞，她正在和幾個他所不認識的少年談話，介內忘形地跑過去叫着她：

「啊！蓮璞我們真的又在在一處了，這是一件多麼可以欣慰的事啊，別離的中間，過了很愉快的生活吧？」

蓮璞只漲紅了臉點點頭微笑着，可沒有回答什麼。介內看着她，心中再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周圍的人帶着神祕的微笑探視着他兩個人，介內終於悵惘地走開了。

蓮璞的樣子是何等的長得美麗啊！在介內的眼中她是一朵那麼高雅那麼纖秀的梅花，她是介內心目中唯一的一切之象徵了。

就由這樣，深深地引起和她同樣的女郎們的嫉妬，她們常會加給她以難堪的侮辱，但她都巧妙地應付過去了。終於有一次，她受了一個年紀和她彷彿的同伴惡意的毀辱，她傷心地哭了，介內要過去安慰她，但他沒有這麼做，因為他覺得在他們之間現在有了一個說不出的隔膜了。

一個例假日的午後，介內同蓮璞去看級任先生，這位先生給每一個人一本很美麗的書，先生說道：

「你們都有光明的未來，你們應該好好地愛護牠！但是在人生迢遠的道途上是不能一個人孤單的去步行的，到了某個的時候，那是會有許多你們從來未曾想到過的，和你們所不能完全了解的事情闖入你們的範圍中來，在這時即使你有很大的才幹和在從前已經充分地預備下的基礎，也不能脫離了羣

衆，便可裕如地應付了牠的，你們應有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將來才能好好的去做事業。假如你讀了這本書之後，便會受了很大的教訓哩！」

這引起他倆人的一陣沉思，各人都在細細默想先生這一番話，他們都想到將來生活途上的同患難的知己，凡是許多他倆各人所熟識的人都被他們想過了，他們都覺得沒有一個人是適合的，但是只有一人，只有一個人在介內或蓮璞的一方面想；就是他們倆自己，才足成爲未來的互相匡助的知己，這正是各人心中隱微的迫切的要求。

有一天的課後，許多的青年坐在一片青草如茵的地上閒談，他們由功課上的談說漸漸到批評他們友伴性情的好壞，他們一個人一個人都發表過意見了，只賸介內一個人坐在那裏撥弄着細草，他靜靜的沒有說話。許多的人都催促着他道：

「說呀，介內！我們要聽聽你的意見哩！」

「我嗎？我沒有什麼意見，而且我也沒有好好的觀察過他人。」介內說

「沒有這般的簡單，一個人至少是有些主觀的。」

「那我想……」介內說，「葉蓮璞小姐還是一個很不錯的人哩。」

四圍有了嗤然的笑聲，介內站起來慢慢地走開了。

兩年過去了，他倆也漸漸的都比從前大了，介內常聽見一羣羣的許多同學在教室中或寢室裏面姿意地談着那位少女或那位太太漂亮與否的話，也常常聽見他們互相追詰是否已有了對手的嬉謔。在飯後草場上，一陣一陣挽着手走過去的散步者，和書室裏埋頭啣語的很用心的學者們中，介內也常常刺耳地聽到關於這類的話。這在從前，在他們之間，介內是從未聽到他們這麼的說過，不止如此，便是他有時和蓮璞談話，他也常看得到那些滑稽的朋友們會不住地向他或她裝着鬼臉，打着趣，這在從前也是沒有的；但是現在好像一切都蒙上了一層神秘的意味了。

這種的情形，對於介內是一種壓迫，蓮璞也同樣的覺着。漸漸地他和她談話的時間減少了下去，甚致於書本上的討究，也漸漸的沒有了，他們有時的談話常會夾雜了許多不自然的成分，這使介內頗引以為苦痛，他直覺着無形中像是帶上了桎梏，他心中充滿了煩惱，每天池邊的樹下，林中的亭內常有他坐了沉思的足跡，但是他沒有得到一個正確的解答，自然也沒有解決的方法。

一個寒假期來的前一天，介內要寫一封信給蓮璞，告訴她回家的消息，他只寫了幾個字。便覺得他的腦中，遂縈繞上了許多的影象，他不能捉住了某一件事是他切於要說的寫了告訴

她，只覺得每一件都是重要的，說了這件，好像那件也是必須說的，介內猶豫了很有些時刻，他終於寫了下面的幾個字：

「明天早晨六點鐘的時候我要回家去了，我頗覺有些悵惘；但是蓮璞！在假期中我們各做些工作吧？我想將民間的詩歌搜集來裝成一巨冊，這些詩歌正是山上的牧童，鄉村裏的農夫們樸實的內心的共鳴，在這些裏面，在我們讀的時候可以聽出來；那真是有如松濤的幽雅，一切自然的天籟，我們讀了後，會有如飲了甘露般的清心，和淨寂的意向，這些一切都鼓舞着我這麼做，所以我這樣決定了。蓮璞你呢？你要怎樣利用你空閑的時日？我們要有交換看的成績呀！」

第二天清晨，太陽還沒有出來，路上頗有些露水，悄悄地沒有行人來往。只有樹枝上的鳥兒拍着翅膀宛轉地唱着歌，一切都還是在靜謐中。這時在一條小徑上正有一個少年人在走着，他像是一個趕路者，足步顯得很匆促，時常很敏捷的向左右的田野看了一會又很快的向前走去，他漸的走到一個市鎮上，這裏已稀稀的有幾個趕早市的鄉下人，坐在街邊抱着膝蓋望着天，他不經意地走過去了，終於走到一處一面臨河的船埠。這裏已經有着幾個旅行者在岸上閑散，岸邊還泊着一隻小汽船，裏面也已經有人坐着等待了，他於是也走進這船中坐下去了。這少年人拿出了一本書披閱了，但一切都模糊，心中像

是很繁亂，他設法排遣這些的心情，於是又上岸來呼吸幾口新鮮的空氣。這時東方的太陽正在漸漸地探上來，金光萬道，蓋沒了大地，他對正了這旭日，要看看她上升當兒的情況，當仰首

之間，在待船室上面的月台上，他看見了一顆可愛的面龐，青色的頭髮上面，閃照着快樂的陽光，她的閃耀如金的眼睛，像是在凝視着青翠的遠山，苗條的身體正斜倚在月台的欄干上，這正是蓮環，正是一位美麗的女神。這少年人什麼都忘記了，他的心中有了劇烈的震動，他高聲地向她招呼了，「你呀！蓮環！」蓮環沒有回答他，但是他看見她微微的笑了，點了點頭，臉上有欲言又止的表情，她的眼睛就有如甘泉的清澈，他凝神地仰望着她晶瑩的兩目；蓮環的臉上漸漸地漲紅了，她的頭就略為向左一偏，讓她看到河中閃映着日光的水面上。

介內頗覺得有些倉皇失措；他心中雍上來許多的思想，這些思想正是繫着他未來的一生最重要的事，他覺得應該在這個時候向蓮環傾吐了明白的。介內想要上去蓮環所站的地方，但是他的心中太繁亂了，他不能好好的照着他心中所希望的做去；他遲疑了很有些時刻，失了常度似的向四周的旅人看看，又不住地向蓮環凝視，這看出來介內在這時是何等的焦急，和何等的煩悶啊！

介內這時只希望着自己走過去，他又希望汽船慢一點開，

可是他不知道爲什麼——還是忘記了，還是足不能動，他祇是失神地站在那裏做了可笑的舉動。

時間過去了，汽船開駛的信鐘打過了，介內恍然的一驚。他意識過來，覺得這一個重要的時刻，一個應當有意義的時刻是被挨過了，他踟躕了一會，終於不自在的跨下船中，站在船頭正對着蓮環。

「再會呀！蓮環」船漸漸地向前駛去了，介內揚着手帕向她這麼說。

她點點頭「再會，介內！」她說。船載沉載浮地駛得更遠了，蓮環苗條的情影沒入模糊中了。

在船行走的程途中，介內的心就猶如被投入一個不可度測的深壑裏，那壑是那樣的深邃，那樣的幽暗，他又覺得像是一件自己最喜歡的最有決心的事，中途爲了某一種關係而放棄了的一般惆悵，旁邊座位上旅行者的高談和笑聲，那麼地震撼着人的耳鼓，但他都沒有聽感到，他只是在沈思中。

一個夜裏，天上正下着雪。介內坐在燈下寫一封信給他的朋友；他的母親坐在對面教他五歲的小弟弟認字。室內的東隅有一座生着火火的火爐，雖然是下雪的天氣，一切還是溫暖而和平，只有戶外雨雪的率率聲，和弟弟稚氣的唸着字眼的聲音可聽到，此外什麼的響聲都沒有了。介內一字一字的寫下去，他

的心中在一時頗覺得暢快，因為那些非常要好的友人就猶如見其人似的同他講話，同他微笑，所以他的字寫得愈快了，一會兒，弟弟睡着了，母親輕輕地將他抱上牀，用被子蓋好了，再拿了一些活計坐在剛才坐的椅上做着。

介內覺得很高興，他寫了一張又是一張，母親雖是忙於她的針線，但她不時的抬起頭來端詳那坐在她對面的兒子的面部，眼中充滿了慈祥，她覺得她的愛兒是這麼的長成了。

「可以睡了哩，母親！」介內寫好了信時這樣說。

「我還想多坐一會兒哩，」母親抬起頭來看一看她的兒子說，「你先去睡罷！」

「不！那我也還可多坐一刻呢！」那兒子說。他又拿一書看了，他想要陪母親多坐一刻。

過了好一些久做母親的這樣說了：

「介內呀！謝爾夫人你差不多將她忘記了，這麼久的都沒有去看看她。你應該常常到她那邊走走，使她歡喜才好。她真是一位慈善的老太太。還有她，謝爾小姐也真是一位很聰明的女子哩！」

母親的意思介內很是瞭然，他沈思了一會於是說了：

「啊！沒有母提起，我真的幾乎忘記了，真的，我很久沒有去看這位老太太了——但是，母親呵！有一件事我要告訴

你哩；有一位同學——位葉蓮璞小姐真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呢！」

「什麼？一位葉蓮璞小姐！她是怎樣的人呢？」

「她嗎？」介內說「一位最聰明而婉淑的，同我差不多有了六年多同學的女子哪」

那位母親稍為一頓，她說了：

「我的愛兒啊！你差不多要開始走入新奇的道路了，那些不斷的和接觸來的奇妙的事，你們年青人都要好好將牠過得去的，但是你不能很留心的去應付，只憑一時的意氣，那真會很容易的鑄成了大錯，母親覺得很替你擔心哩！」

「母親呵！她真是一位最好不過的人，假如您看見她，一定會使你非常歡喜的；但是您的話，我要好好的去尊重牠！」母親慈愛的話深深地感動了介內，他跑過去，抱着母親的頭，在灰白色的髮上吻了。

「只要你道這樣，母親便歡喜了」母親深情地說，眼中閃耀着快樂的眼淚。

這是二個月之後，介內又帶着書到學校中去。從前這在他實是一件最苦的事，因為在家中他可以看見母親，可以看見弟弟，到學校中，他便會過煩悶牛犛的生活了。但是現在正是大的變反，他覺得有一種力量使他急於要到學校中，這種力

量的發動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原因，這就是前面有着光彩的希望  
在扇擺等着他。

第二天他看見蓮璞了，他的心中被快樂所激動，他高興地  
喊着她：

「啊！久遠了哩，蓮璞！」

「唔！是的，」蓮璞看了他一眼，紅着臉說。她的頭便低  
下去了看在地上。

「但是那天早晨……，」介內說。

「真對不起，我還有今天要討論的功課需要去預備一下  
哩！」她還沒有說清楚最後的幾個字，便帶跑的走進教室中  
了，她的神態頗有些不自然之處，介內茫茫然地站在那裏，隱  
隱的有失望的情緒襲來，他覺得蓮璞這種舉動是有異於往日的  
地方了。

就從那天後。他覺得蓮璞與他二人之間就好像隔上了一層  
薄膜，互相談話的時間現在是比從前更少了，即有偶然的相  
談，那也不過是寥寥的數語而已。但其實他們現在的談話反只  
會引起介內很大的煩惱，因為介內每每預先所計好應該對蓮璞  
說的話，見面時總不能湊成很有系統的向她說出來，並且時常  
有間斷的地方，雖然各人互相盡力搜求談說的資料，那只是最  
勉強，最勉強的。他真怕這樣的情況，極力想避免這些，想來

挽救這些現象，但結果只有使他更深地陷入苦痛的境界。

一天陽光甚為和暖，公園裏面有兩個少年徐徐地閑散着，  
紅色的桃花很是燦爛，許多的蜜蜂嘓嘓地在花間飛繞，還有依  
依的楊柳臨風搖拽，嬌小的梅花雀活潑地在枝頭跳躍，花香被  
微風吹送過來，沁人心脾。陽光從樹枝的疎處漏下來幾點，這  
兩個少年都靜默默的牽着手沿着青翠的短樹林一步一步很有節  
奏似地穿過去。走出了林子的盡頭，前面展開了一片當陽的美  
景；一條藍蔚的湖流順着他們走的方向淙淙地流過去，湖的對  
面長茂着青翠明媚的大冬青，和枝幹高大的老櫟樹，樹枝參差  
之間隱露出幾家粉白色的屋脊，大陽光照來，閃着光輝，更略  
向左的方向看過去，儘是一片平遠的田野，蒼苔的黃花和綠葉  
綴成一種悅目的顏色，連綿過去，直到一座凝翠的遠山為止。  
山下是一簇田家，有白烟一縷一縷地透起，如果留心聽，便隱  
隱的有鷓鴣之聲和犬吠之音送入耳中來。

這兩個少年人手握着手緩緩的只向前走，眼睛只看着前  
方，各人都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好像他們的心中佔有很重的東  
西，這些東西將他們壓得不能說話了。河水是輕快地只向前面  
流過去，快樂的陽光在波面閃映着。他們漸漸走到河岸的桃樹  
下，一個便說了：

「坐一下吧，介內！走得累了。」

另外的一個只看他一眼，「唔」的應了一聲，他們便坐下在柔軟的短草上了。

枝頭的桃花被微風零亂地吹落在水面，一片片在水中打漩，小魚兒以為是吃的東西來了，一搶搶個空，便搖擺着尾兒游進水藻的深處了。

他們的眼光都凝結在水面，誰都不說話，好像他們都忘記了自己。四圍是靜靜的除了小鳥吱吱的叫聲外，什麼的聲音都沒有。

先頭說過話的一個耐不過這種情況，終於衝出了話語，打破了這可怕的沉寂：

「介內啊！近來你大憂鬱了，我幾乎很少看見你臉上有笑容的機會了。你應該好好地看重你的體才好。」

介內仍是看着水面，沒有動，也沒有回答。

「假如我的理想沒有錯，你是爲着葉蓮璞少姐的事而煩惱着，那，我想，你是大將你的眼睛近視了！人生的程途上就不知有多少可悲的事在待着人去揭發哩！」

介內聽了雙眉一皺沉默了好一會兒，他開口了：

「啊！敬茲君，我真感謝你！但是近日來蓮璞的態度太使我痛苦了，她這種神情，在過去我是從未注意過的，可是現在她竟給我以這種的冷淡了，因此我只得天天過着煩惱的生活，

雖然我也知道這對自己是有利的。可是感情就不許我自己處置自己。」

「你爲什麼不明白地向她說出了你的意見呢？我看見你對她太拘謹了，這樣隱隱地，只憑熱烈的感情在內心中沸騰，而不向她表白，她果然也是非常地愛你的，可是你沒有給她正確的保證，她怎能夠自動地給你美妙的表示呢？她是一位美麗的少姐呀！一位少姐，她只能夠給人以愛情的暗示，人家應該不要忽略了這可愛的機會！就着她的暗示，貢獻給她以聖潔的愛情，她就會伸開兩臂接受你的獻與，此外她就不能做得比這更多的事了。你還不知道抓着這一點，自然你是感到很痛苦的。」

「我就是沒有勇氣向她不隱地表示出自己的意思來，有時我自慰道：我何必要向她說出那樣可羞的話呢？就是這樣的大家的心中都潛伏着互相戀慕的熱情，豈不是一種很美麗可貴的心情嗎？我又何必要將自己兩人啓發到另一種程度呢？這種程度至少在開始的時候我覺得是很不習慣的。因此我不能更向她做了其他的舉動，這便是使我煩惱的理由了。」介內望着水面，痛苦地這樣說。

「介內，你真古怪！你不知道玫瑰的花開了，先頭的人若是不去採了她，他人的園中便會有了她的呀！你不能隨便放過

了你的機會！」敬茲說了，他是那樣地熱心告訴他的朋友，他的神情就顯得很是焦急的樣子。

介內的臉上了有了沉思的痕跡，他想了很久，於是他說了：「謝謝你的好意，敬茲君！可是對於她我不能有了一些近於作用的不自然的心理，她是這樣純潔的一個女郎，在她的面前我應該讓自己的愛情純真地發展。只要我保持着這種的態度，她自然會給予我以可貴的愛情的。」

由談話中介內感到戀愛的快樂，一種自信心固着他，先前的煩惱都被忘記了，他的臉上閃着微笑，眼中放出喜悅的光輝，在一時中，他覺得鳥兒的叫聲是這樣的好聽，魚兒的游泳是這樣的活潑，太陽光照着人是這樣的溫和，花開得是這樣的熱鬧。好像世界上面的希望隨處在向人招手着！

被叫做敬茲的青年他的心中很是替介內担心，他覺得他的朋友包圍在快樂的氣氛中，忘記了他應該走的路了，他很有迷路之危險，可是他就不忍打破了他暫時的光明的幻覺，他只得讓自己的憂心隱隱地埋在心中，於是握着介內的手微笑地說：

「只願一切都如你自己的希望，我祝福你，介內君！」

「謝謝你：敬茲君，只願一切亦如你所祝。」介內深情地說，他感到親切的友情之可貴，這種友情，在朋友之間是互相忠誠地信賴着的。

四周的景物仍是愉快而靜穆，這兩個少年便站起來手牽着手回去了。

是第二天了。介內看見了蓮璞，他心中有了很大的自信，他覺得自己應該向蓮璞取得一種最寶貴的東西，他的心中充滿了熱情，雍積了許多美妙的話語，臉上映閃着紅色的希望，一種美的想像佔有了他。他覺得快樂，因此他在房中無論如何不能靜靜的坐一會兒，旁邊的人給他這種怪異的舉動驚住了，睜大了眼睛奇異地看着他，可是他自己就不覺得，他仍是旋風般的不能好好的靜一會兒，他是被熱情激動得大利害了。

下半年功課沒有了，介內向蓮璞說道：

「蓮璞呀！你不可以慢一點回去嗎？有許多的話我想告訴你一些，在沒有妨害着你的範圍，你允許了吧！」

蓮璞聽了，她看了介內一眼，畏怯地點點頭，就慢慢地跟着他走出教室了。他們走到一個小池的旁邊，那裏臨池都栽着短樹，樹下有幾張石椅子，於是他們就坐下了。

夕陽的光輝顯得很無力地照在大地上，微風輕輕地搖動樹枝，葉兒便颼颼地落下來，一切都蒙上些薄暮淒涼的氣分。他們兩個人的心中都感到有些淒楚的心情，各人的眼睛都看到很遠的光線不大明楚的地方，靜靜的都不說話。介內先前沸騰得很利害的心此刻是被這種情景破壞得無存了，他在腦中極力

搜索那些美麗文雅的話，要使這些話對方聽了就深深地刻入她的心上，喚起她溫柔的同感，給她永不可磨滅的痕跡，可是他失敗了，他的腦子是那樣的混亂，他總不能像一隻夜鶯一般的唱出最甜蜜最中聽的話，任他是怎樣地在腦中迴旋着，思想就是那般零雜的。他自覺得額頭臉面都發熱了，幾乎就不能支持住自己的身體、最後他才痛苦地迸出了聲音：

「蓮璞！我覺得我們兩個人的中間好像是隔上了一層很不可喜的陰影了，我們兩個人就像一步一步的在相背走着，我想到從前，現在的情形便真使我痛苦，聰明的女郎，不要忘記了美麗的過去呀！」

介內說了，兩隻眼睛銳利地刺在蓮璞的身上，蓮璞就將頭一低讓眼光恐懼地落在她自己的腳尖上，她沒有話說，只有她內心激烈的跳動的聲音代替了她的回答，介內焦急地在待着她的意見，可是對方仍是那樣沉默的一無所答，十幾分鐘後介終內於不耐地說了：

「再會吧！只是不要忘記了可愛的過去呀！」他的聲音在顫抖，充滿着煩惱的情調。蓮璞的心忽然有如破裂的痛楚，她的口似乎有要說話的樣子，可是她終於慢慢的走去了，介內目送了在陰影中漸漸逝去的蓮璞的背影，惆悵的情緒帶着他在黑暗中掩沒了。

自從那天後蓮璞同介內對面相見的時間很少了，介內常常發覺蓮璞在很遠的地方一看見自己便急急地避了開去，好像是怕他的樣子；在教室中的時候也孤獨地少有同人家談話了，她心中像是很憂鬱，這些憂鬱使得她愈沉默了，愈沉默了，這些景象就使得介內陷入深深的痛苦的境域，許多的人可以常常看見他的臉上有了煩悶的記號。

一個晴和的天，大地上的景物都是快樂美好，介內帶着煩惱的心去看他從前學校裏的那位級任先生，那位級任先生看見他，連忙握了他的手快活地叫道：

「歡迎呀！可愛的少年人！」

介內感謝地看了先生一眼，微笑着向他點點頭，就站在他的面前沒有移動，先生還是以激動的聲音說道：

「你怎麼不時常來看我呢？許久沒有看見你了，你現在竟已是一個很強壯的青年人，先生覺得真快活呢！」

「謝謝你，先生！我給那裏許多功課忙亂了，所以很少來看先生的機會了，真覺得抱歉哩！」介內很有禮貌地說。先生笑了，沉默暫時佔有了他們。一會兒先生忽然的又道：

「近來蓮璞來看我好多次，她告訴我一個消息，她說她同地的一個表兄訂了婚了，她告訴過你沒有？」

介內聽了，他的身體忽然一震，不覺的仰起頭來叫道：

「噢！她訂了婚了？她自己願意嗎？」他的聲音像有些發顫。

「是的！她說她的表兄很愛她，先後向她求婚就不知多少次，她都沒有答應他，最後她的母親就替她主持了，她很愛她的母親，爲不忍使她年老的母親傷心，她只得服從了。可是我

就覺得她像是很悲哀的樣子，她說她真難過，她的父親很早的就沒有了，不然，她至少是會有一個善於體貼子女的父親的。這真奇怪，大概一般的女郎當了這種時候就會有了這樣的感覺的。可愛的介內呀！她這樣聰慧的女郎有了這樣美麗的歸托，你還不應該替她大大的歡喜嗎？」先生說時臉上有光明的影子在閃耀着，他覺得很高興。

介內的腦昏了，她忘記了自己，勉強地從喉中迸出了一句話：

「是的，先生！我祝福她！」他的頭一低，忽然有兩顆大淚點從他的眼中滴下地來，他用力地站起身體，輕輕地說道：

「再會了，先生！」他便走出那房間了。

那位級任先生驚奇地走出來在目送着他逝去的背影。

一夜。

介內接到一封信，那是敬茲寄來的。在燈光的下面，他折開看了，那紙上就寫着這樣的話：

「親愛的朋友呀！你許會感到很傷心吧？這就是葉蓮璞小姐已經和人家訂婚了，這人是她的表兄，他追求她已經很久很久了，到了最近才由她的母親答應了這件事，據我所知她的確曾有數次將你向她的母親辯護過的，可是都給她母親溫和的拒

絕了，朋友呀！這樣你還須傷心嗎？她已經給你精神上的愛情了，在事實上你已經是勝利了哩！」

介內放下了信仰起頭來，眼中就養着晶瑩的液體和燈光輝映着。

從此之後，介內一看見蓮璞他的心就會起了激烈的震動，雖然各人在相見的時候也是若無其事的互相微笑，點頭，招呼，可是誰都可以看出來，對方是在受着銳利的痛楚，因此他們都怕自己兩人不時的相見，他們盡至於竭力想去避免牠。

一年過去了，來的又是一個春天了，介內就給蓮璞一封信道：

「蓮璞！這是我向你最後的一個請求了，你能否允許我和你作一次快活的談話呢？」蓮璞接到了，她向他點點頭。

也是一個明朗的初春的日子，蓮璞同介內兩個人在園林裏徐徐地並行走着，各人的中間隔了一段距離，他們都低着頭靜靜的不說話，有時介內仰起頭來看看蓮璞便又迅速地低了下去；蓮璞有時便只是順手摘了搖拽在路邊的柳葉放在手中搓揉着。各人隱隱的似乎可以聽出對方心跳的聲音來，這些聲音同他們輕輕的步拍，就好像在互相節奏。

他們默默的走到湖邊，默默的立在那裏看看水流的運動；可是這些對他們很是糊塗，他們默默地走開了；他們又走到一座亭中，默默的坐了一會兒，他們仍是默默地走開了。他們都想說話，可是都說不出來。終於他們走到一株梅樹的下面，介內釘住這樹看了好一會兒，他於是說了：

「啊！梅花已經不見了！」

蓮璞仰起頭看看這株繁茂着綠葉的梅樹，她就說道：

「當然囉，現在已經是春天的季節了，時候也已經變了。」

「所以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可悲感的事了。」介內說。

「這梅花同你有了什麼關係，你這樣追懷牠？」蓮璞驚異地問。

介內看着梅樹出神，他傷感地說：

「這梅花嗎？……很早以前我就愛過牠的！」

蓮璞聽了，她的眼睛就看到面前的遠山去，她沉默了好一

會兒於是向着介內說：

「梅花雖然凋了，可是這裏還有許多比梅花還要美麗的花

呀！」

「可是我就不能忘了她的清麗！」

「但是這梅花自有她的環境哩！」蓮璞說了，她的頭略向左一偏，介內就看見有一點閃耀着日光的淚珠從她的面上落到

地下，他就背轉身看到前面一帶的桃花林出神。很久很久的他

回頭過來看見蓮璞還站在那裏，眼睛如夢地對着那株梅樹，他就慎重地在他的一本書中拿出了一條書簽握在手中，他說道：

「啊！蓮璞，這書簽是誰給我的呢？我好好地保存了她四

年多，可是現在這對我只是一種很可紀念的東西了。」

蓮璞是沒有回答。介內又說了：

「啊！蓮璞那天上的太陽和夜中閃耀着的星星和月亮是很光亮的吧！但這就好像我的心呀！我的心就同這些日月和星星

一樣樣的長明着，那紅紅的火燒燃得很熱烈吧！但這也就像

我的心呀！我的心就同那火焰一樣地灼燒着，可是啊！！這心

現在還有人了解他嗎？」

蓮璞還是沒有說話，她的眼睛仍是如夢地看着梅樹出神。

「啊！蓮璞，我們是有怎樣的一個美麗的過去呀！在生命的道路中我就永不能忘記了它，你難道對他就沒有一些兒留戀嗎？」

介內的話就像如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入蓮璞的心中，她就仰起頭，眼睛中充滿了同情的淚水看着介內說道：

「請把這些種種的事情忘記了吧……我也忘記了……」

「只有你可以這樣！我就不能夠這樣的就將牠埋葬了！」

介內大聲地說。

「不要這樣罷，介內！」蓮璞淒然地說「我的環境已經不允許我去眷念着過去了，我們就做着永久相愛的朋友不好嗎？」

介內看看她，他的心中就起了一陣痙攣，他痛苦地叫道：

「啊！我們不能夠只以朋友了事，我們或者做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或者是做最不幸的人，這全在你自己的斟酌了。」

但是蓮璞沒有回答，介內就看見她正在啜泣着，他忽的覺得有眼淚從他的眼角緩緩地掛下到他的口邊，他就用手一拭，

同時低低的說一聲：

「再會了，蓮璞！」

蓮璞迅然地抬起潤濕的面孔，頹然地問道：

「絕對沒有講和的餘地了嗎？」

「這樣了，我們還有什麼好說呢？」介內說，他就猝然的背轉身來一步一步的走開了，轉到一個灣，介內從樹林的疎隙中看過去，他看見蓮璞還呆然地站在那裏，胸脯起伏得很利害，她正在傷心地抽咽着，他於是又繼續向前回去了。

# 送赴杭軍訓的普一同學們

心

恰巧得很，當德國替凱推多希特勒「總統」下令恢復徵兵

制與強迫勞役制的辰光，我們普一同學也開始集中杭州的軍事訓練。這至少也可以給我們一點教訓：「時代是更嚴重了！」

很高興，我們歡送普一同學，我們勇敢的戰士，赴杭受嚴格的軍事訓練。對不起，我們買不起高價的旅菜，備不起一席送行酒，這里只有一點兒的話語送君遠行。

「時代是更嚴重了！」這是誰也知道，在充滿着火藥氣味的世界下，我們知道不合理的資本主義社會是走到末途。戰爭，便是唯一一刀兩斷的快決的方法。同時我們老大的中國，也只有戰爭才是解脫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打開自強之生路。

要戰爭，得有武力，有武力才能實現我們的理想。普一同學，對於你們的受軍訓，我們是很贊助的。

可是單憑軍事技術就對了完了嗎？不，頂重要的要在乎「認識」；認識現社會的矛盾！認識中國問題的癥結！認識現社會的動向！認識中國的出路！！的確，沒有認識清楚的戰士，雖然是可敬可愛，總不免蹈於「有勇無謀」之譏。

中山先生說過：「中國是處於次殖民地地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舊封建勢力的摧殘，賜給我們的「福」，就是大眾的「失業」，「飢餓」，「淪落」，「死亡」。還有的便是「叛變」。中國近九年來的「反帝」與「反封建」運動，便是叛變的行動。可是，這

是過去了。

現在，帝國主義者自身為苟延殘喘起見，更加迅速地緊緊地壓迫我們了。舊封建勢力為鞏固自身動搖的地步，也施行「最後」的剝削。在這嚴重的情勢下，大眾無恙麼？社會安定麼？事實已經告訴了我們：大眾的生活是更悲慘了！滿街流浪着要工作要飯吃的菜色飢民，各社會角落裏滿播着兇猛的生活病源菌。這樣，我們需要「改」。那末再來一個「叛變」嗎？正如中山先生所說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所以我們要再來一個為大眾生活求改善的「真正」的「民族革命」。

那邊是兩個前進的大目標——打倒帝國主義與剷除封建殘餘——這才是中華民族真正的出路。這責任是要全社會大眾中進步的青年來擔擋！！普一同學，諸君是受過相當的教育，練有健全的體魄。無疑的，你們是大眾中進步的青年，是全社會的中堅分子。來吧，讓我們大家一起負起做「中華民族求真正出路的先鋒」的責任。

三個月後，你們有極豐富的軍事技術，顯然是一個更可愛可敬的勇敢的戰士。

但願你們個個做智勇兼備的戰士，不要做「不識時代」「盲從附和」的「有勇無謀」者。所以，我們自信這一點兒話語勝過高價的旅菜與一席送行酒。

## 溫州俚語拾零 (續)

范德風

自本刊四期衆生們發表「溫州俚語拾零」之後，有不少的讀者對這加以贊許。可是尚有遺漏之處，我現在增加了些。略補其遺漏，其實除這篇之外還，有許多遺漏的俚語正待要補哩！然而我搜羅得有限，那些只好在下期本刊上與諸君見面。話不多說了。

啞兒手手切尿盆裏黃講勿响——中心所認的痛苦，不能剖白給

狗毛打個結——即「易如反掌」

他人知道，和「啞子吃黃蓮」同意義。

吃別人末色汗吃出，吃自己末色血吃出——形容貪婪鄙吝的人。

未學作篋先學鳩，未學小日先學扭——鳩踉也。竹匠削篋，以

命像狗能，錢像命能——言人只愛惜金錢，而不愛惜其命，即

踉地上爲多，此兩句意言凡事應先打定基礎。

輕命重財之意，能語尾也。

稻怕秋來旱，人怕老來窮——稻在秋天正是蒸蒸日上之時，此

娘邊女兒，骨邊肉——越親近越親熱。

時須時灌以水，如遇天旱，田中無水，稻即枯稿。而人在少

掘一個老頂走一步——掘，敲也，「老頂」即以手指骨擊物。言

時窮尙不甚要緊，一至年邁，不能工作，故此時之窮實人生

人之愚拙，不能隨機應變之意。

的至苦。

丙日不藏匿——匿，太陽也。言廢曆日曆上若爲丙日，此天必

狗見鬼——甌人迷信狗眼能見鬼，即言似有其事的意思。

睛，此迷信之話也。

人碎嘴老——碎就是小。言人雖少而經驗作事倒還老練。

吃蛇人不把鰻贖黃——言人不肯遜輸於別人。黃語尾也。

豬賭吃多扇吃出——賭乃豬的胃。言做不正當的陰謀的事，必

上坟講坟式，下坟只講吃——上坟即掃墓，只知言而不行，敷衍苟且之意。

有一日會洩漏秘密的。

行苟且之意。

辣料有辣料蟲，辣料頭上生細蟲——辣料一種有毒植物。言有

老也西兒少也西兒——西兒即小孩子，人到老時，其舉動和思

威勢之外，更有比此還大的威勢。

想往往和小孩子相似，所謂老年天真者也。

阿爸打航船阿奶索湯圓——言男女各事其職。

門折黃，門白總還在——卽物在人亡的意思。

人碎辣頭足——人雖少而架子則善擺。

病人與如先生——此處先生卽醫生，卽弱者不屈於強者，卑者

不服長者的意思。

雨打熱頭晒——言物體在自然界中，爲空氣等所優化的化學變

化。

心寬難老——安心者體格健全，憂而不樂者，多病易老。心寬

卽心安也。

丁能精，客正相——可恥。

皇天有眼！——驚嘆句，卽「上帝知道」！

鏊灶呈尿盤——呈相稱也，言屋宇之非常窄狹。

該里拔單——卽這裏那邊的意思，尤以溫州城市中爲多。

喫魚喫肉菜乾長成——這是女兒「歸甯」不肯返家之勸告，卽

他人的快樂不是自己的，自己的快樂才是真正永久的快樂。

坑上講話不用你坑下答應——不必干涉他人。

挑擔不喫力，背坑勺還喫力——喜替人抱不平，喜干涉他人，

與前句同。揷，糞也。

冷屁退褲假祭淨——冷卽放也。「吹毛求疵」之意。

點火燒過萬重山——小小的事鬧成大大的禍，屑碎地方，不應

忽略過去，這好像「電子雖小得不可思議，誰知道這是構成

自然界一切物質的要素呢。」

老起八月茄種能——「能」爲口氣，茄至八月已成熟非常，此喻

人的老成特重也。

個還火——火，不也。言不可能，或決沒有這件事。

頭上起賊能——頭髮蓄長如長毛賊一樣，言人之懶而漫。

耳朵快屈搗黃——卽耳聾如柱，快卽給也。

水老兒，烏龜生，頭毛生，扁槩生——皆罵人之句。

墨麼堯，字寫種——堯卽濃，種卽肥胖，言墨若濃則字亦寫得

好。

對不起兩還算——卽對不起之意，不過爲輕薄的回答。

衣裳着起棺材店橋奉能——註：橋奉卽老闊，相傳棺材店老闆

其衣冠革履，皆打扮得很講究。

牙齒裂開太保爺喫鷄能——註：太保爺是神名，相傳其每逢人

家獻鷄祭拜時，皆露齒而笑，卽笑之形容。

墜坑裏黃還說耳朵掛坑唇上牢——言漫天大話的吹牛。

碎米胆兒——即胆怯如鼠。

廿九黃昏埋一埋，正月初一爬起就只爭最硬——註：廿九黃昏

即除夕，本地風俗，凡在除夕店中一切帳目，必須料理清

楚，欠戶到除夕，無錢還賬，只得匿而避之，翌日為元旦，

即使外出遇之，不能討賬，此鄉間風俗如此也。

打棟柱應板帳——指桑罵槐也。

哈飯——即小孩子之稱，或有稱「碎西兒」。

人會不如運會——言人為命運所左右，以命運為主宰，即天定

勝人之意。

路頭坑越掏越臭——喻以往的敗事，不應提及。即不應追求過

去。「坑」廁所也。

新婦人阿婆兒鬼跟能跟牢——新婦人即新娘，阿婆兒即料理或

照管新娘的婦人，二人幾乎一刻不離，即言親熱之意。

打風起還碎，回南還大——註：打風起即發颶風，碎，小也，

凡大風之後，旋生有反向之大風（普通都南風）其勢比前更

猛，此即所謂「回南」。言反應之力大於作用之力，或反應

力量之厲害。

空殼徒老官——外表看去似有可取，其實一無所有，此猶為紙

老虎是也。

空口說白話——即紙上談兵，能言而不能行之意。

銅錢打水盤飄黃——言做無價值的浪費。水盤飄物繫水戲。

阿衙——鄉間夫稱其妻的口語。

作念末色——做什麼事。

死人好——即很好，溫州語往往以「死人」，「短命」，「老人」，

「黃腫」，「棺材」……等替代「很」字，如死人長，短命吵，黃

腫重，老人好……

周白旗，害人精——搗亂的人。周白旗某壞人也。

健着害人，死黃害鬼——言人之厲害可怕也。

用無着，排勿的——即不可以的意思。

不曉得香臭——不知世故。

歪歪嘴兒，辯辯嘴兒——喻口若懸河，言是若非，言非若是之

意。

太拉巴（或太拉方）——很多之意。

甕陪兒底打出——與「雨傘骨底穿出」同。

混騰賣黃買麵喫——言合算的事不作，而反做不合算的事。

扁槳打卵——罵人說話混亂不清楚。

有被不蓋蓋布帳——言人作事不得其當。

有心吳好報——吳，無也，即勞而無功也。

走紐堂關——到那裏去。

打布子——即揩油。

七月七生個阿巧——即湊巧之意。

落海隻船，努海隻船——註：海隻即那隻。即既致力於該業，

當努力到底，即同舟共濟之意。

一斤青柑三兩火——言吃青的柑能致肝火上升。

千銀難得八百現——現錢交易勝過賒賬。

擲坊裏畢業——溫州小鷄，皆由火焙緊使其脫殼而去，以此描

寫求學走捷徑的人或加緊畢業的人，必非有真才實學。

乞米不帶袋——言人辦事不周到，猶巧兒討米不帶袋。

乞米外乞底，做賊底偷出——乞米即乞丐，若初次乞丐本地，

爲人取笑，視爲可恥，若初次偷入外地，路徑情形不熟，勢

必爲人所捕，此言凡職業初步須有良好之方法。

懶人試重担——凡懶人皆厭煩繁屑之手續，而願一爲而了之，

故懶人取物，甚喜一連取盡。

潮煙筒吸塞黃，空吸——喻無意義的慨憤。

白蒲瓜肯喜捧——蒲瓜至成熟色皆白，其蒂亦易斷，一搖即

墜，言無能之人一出風頭，而終則失敗。

不怕真會丘，只怕真沒有——債主向債戶執討其債，如債戶確

無其錢，債主無論如何作兇，也歸罔效。丘討也。

老老娘講拜佛好，烏煙人講鴉片好，醫藥先生講吃藥好——言

人只爲自己利益而向人宣傳。老老娘即老太婆。

鑊灶額頭出青草——寫家破人亡的蕭條景象，罵人絕後之句。

向尼姑堂裏討奶奶吃——註：奶即乳，意如「問道於盲」。

菜頭出，醫藥先生絕——註：菜頭即菜販，其出於秋季，而秋

風一起則百病皆殺，故醫生生意大減。

善人有人滾，興人有人敬——言無武力做後盾的人，易爲人所

欺侮，註：滾即罵也。

千人倒——罵人之句。

半路凹——即短命人，亦罵人句。

喫飯老司頭，做事黃饅頭——喻人的只能吃，而不能幹，註：

老司頭，有經驗之匠人也。

水晶棺材透明——言祕密不能掩飾。

## 憶

(一)

是一個可怕的秋天夜裏。殘暴的寒風，挾着雨絲，向那宇宙間的一切，施行慘毒的攻擊，喊殺之聲，充滿了整個的大地。

這時，一所破舊的茅屋，在極度的暴力下動搖著，差不多不能支持下去了。風雨從壁縫中襲了進來，發出「呼呼」的聲音；一盞微弱的孤燈，不住地搖擺著，似乎是對於這可怕的威迫，起了無限的恐怖。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婦，伏在一張灰黑的舊桌上，蒼蒼的白髮，耀着燈光，在抖顫之中，起了一種神祕的波紋。

不時她仰起了那副乾癟的臉，呆對着這發抖的燈光，漸漸地落下淚珠來。

這樣的過了好久，她突然地立起身來，向著一座破舊不堪的木櫃走去，佇立了一會，才輕輕地如偷兒般地打開了櫃門，謹慎地在櫃的內壁，拿出了一包用白布包得很精密的東西，戰戰兢兢地把他放在桌上，打開白布，露出了許多樣式不同的信封。那灰黃的顏色，便可以證明這是很久以前的東西了。對着這，那老婦發呆了。腦子裏，翻着過去的情景。

(二)

玲子——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在這春光明媚的午後，呆對着花缸看；看那游來游去的田魚出神。

「玲子，我們去農場玩吧，現在桃花正開得熱鬧哩！」崇敏——一個與她年齡相彷彿的男孩子，從裏頭跑了出來，在她背後拍一下說。

「喲！敏哥，你看呵！這田魚多活潑啊！」崇敏的話，玲子好像是全沒聽見，只是讚美着缸中的田魚。

「是，我很喜歡，我看你很像這些，所以，我也很喜歡你。」崇敏帶着幾分頑皮又天真的神氣，對玲子笑着說。眼是那般盯着她觀看。

「啞！」玲子啞了一聲，紅著臉把頭低了下去。

「何必動氣呢？說說有什麼關係。」崇敏噙着嘴，像快樂，又像懊悔。

「誰動氣？你怎麼這樣性急呵！」聰明的玲子，趕緊扳轉話頭，對他微微一笑，背轉身子走了。

「到那兒去？我們到農場去玩。」崇敏敏捷地追了上來，一把拉住她的手，不讓她去。

「你又性急了，我還要告訴媽媽去，她也想到你農場裏去玩，我們約她回去不很好嗎？」玲子說著，掙開了他的手，笑著回到裡面去了，崇敏呆立在外面等著。

「敏哥，去穿好的衣裳來！媽媽說要去哩！姑母呢？你去問問看。」玲子突然地跑了出來，這樣的說了，又匆匆地跑回裏頭去。

在暖和的日光下，和煦的微風中，他們慢慢地走著，兩個母親一邊走，一邊談，兩個小孩子在阡陌上飛奔著，母親看見孩子跑遠了，高聲喊住他們。

一路說說笑笑，不覺已到了山麓下的農場，牠前面臨著茫茫的大江，海風不住地吹來，桃花開得很熱鬧。他們從桃樹下經過，到了一所新築的小房子，這是崇明的父親特地給自己住的，因為這裏很清靜，帶便監視全部的農場。今天，他老人家正在閒坐著，看見了他們來，快樂地起來歡迎，大家在客廳裏坐著閒談。誰知兩個孩子便暗暗地溜了出來，跑過了桃林，到了屋後的小山坡上，那兒有濃紅色的山茶花，有跳躍着唱歌的鳥兒，微風送來陣陣的清香。他倆揀了一個乾淨的樹根坐下，樹根不很大，二個孩子只好緊挨著坐。他們有一顆活潑快樂的心，默默地相應著。

「你覺得這裏比城中有趣麼？」沈點了一會以後，崇明終

於先說了。

「好得多哩！」她輕輕地說。

「那末，你就永久住在我這裏好了，我們可以一同玩。」崇敏知道玲子不日便要回城去，所以這樣說。

玲子沒有答，出神地望著前面一束美麗的山茶。

「你中意嗎？讓我去採。」崇敏說著，跑去採了那束山茶花，遞給玲子，二人高興地玩著山茶花。

「崇敏！玲子！」崇敏的爸在高聲地喊著，兩個孩子便跑向爸去。

兩個媽媽正坐著閒談，見了他倆回來，便說：「你們不要再到外頭玩了，等會子便要回去啦！」他們靠在母親身上，彼此微笑着看了一眼，靜聽着大人說話。

「這兩個孩子真是天生一對，你看多親熱，假如配成一對！表姊妹見老親，多好呢？」他的母親笑着對她的母親說。

「我也是這樣想喲！」玲子的母親，十分贊同這頭親事。

這些話，兩孩子都聽進耳臉孔漲得紅了，低下頭。可是他倆的心中都充滿了快樂，這在他倆的小心靈中留下了永久的印象。

(三)

一個月的時間像輕烟般瀾散了。兩個孩子很難過，因為玲

子與她的媽要回城去了。

當玲子與她的母親坐上轎子的那一忽兒，崇敏痴呆地立在門口，眼睛紅紅的，一直到了她們的，轎子過了彎，才哭喪著臉，懶洋洋地回到裏面，他的飯量，亦因之減少了數天，但不久，便漸漸地忘却了。

這年秋天，他倆便訂了婚。

二年後，他倆一同考入城中一個著名的中學。崇敏寄宿在他姑母家中，因此，他倆是更加親熱了，早晨吃了飯，拉着手兒到校中去；散了課，仍拉着手兒回家。晚上，兩人坐在明亮的電燈下，互相研究，他倆都具有聰慧的頭腦，又很用功，所以成績都是全班最好的，學校裏的教師們，都很喜歡他們，同學們都很羨慕和敬仰他倆。對於文藝，他倆都有著濃厚的興趣，又能寫出很動人的小說和詩歌。崇敏又長於演說，他那清亮的音調，深刻的表情，都具有一種神秘的魔力，能引起大眾的傾心，在××國恥紀念日中，他的演說引起了許多聽眾之下淚與憤怒。在大眾的眼中，他是一個最有希望的人物。

在這樣的甜蜜生活下過了六年，他們畢業了。玲子因為環境的關係，就在城中擔任小學的國文教員，崇敏仍考入北平××政治大學肄業，從此，他倆的見面機會是很少了。但是他們常常通信，愛情的苗日益滋長起來。

時光飛得很快，崇敏是從大學畢業了。可是，跟著來的，是職業問題，在這勢利的黑暗的社會中，一個沒有靠背的人，是很難找到相當的職業的，雖然他具有高深的學識與很好的辦事能力，因此，崇敏是失業了。可是，他的家中，還有着百餘畝的良田與廣大的農場，仍可過着安樂的生活。於是他倆便在這年的冬天結了婚，一同住在鄉間，在那大自然的懷抱裏，過著清閒自在的生活。

數年後，他們的父母相繼去世，同時他們也作了人家的父母。

#### (四)

日本的勢力，像洪水般的向着我國衝來。全國的土地，全國的人民的生命財產，都受着日帝國主義武力的威脅，在牠的掌握之下苟全。這是莫大的恥辱，所以便激起了一般前進者的愛國心，他們願意犧牲一切，為國土的完整，國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國恥的報復而鬥爭。

「玲子，我恨極了，我不願坐看國家的淪亡，昨天接到了老同學李君的信，知道他們已經在北平組織了義軍，不日便可出發了，他們很希望著我來參加的——我決計去。」一夜，崇敏對他妻子說。

「崇敏，我想你還是不要這樣做吧！你們的舉動，雖然是很偉大的，但很難能得到相當的成功，因為你們是沒有受過相當的軍事訓練與持有猛烈的武器，能和這已有積極準備的日本帝國主義作長期的抵抗嗎？你知道將來的社會還很需要你的改革啊！你不可輕易地犧牲你的生命。」玲子不肯讓崇敏去犧牲。但是故意裝得一本正經的話。

「啊！話不是這麼說的，我們作事應該不要預先去計較成敗，雖然我知道這次的義舉難能成功，但我們得做抗日的先導，失敗是成功之母，有了我們現在的失敗，將來必有他人的成功的一天，且看辛亥革命的成功，且不是由於七十二烈士的死節嗎？玲子，現在是危急的關頭了，再不能等待將來，要奮鬥只有現在，只有現在呵！」這段慷慨的言辭，說得玲子閉口無言，她只是流淚，嗚咽，她懼怕著將來的生活，她不忍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丈夫給人家殺死，呵！女人的心總是軟弱，自私的。

在這段對話發生後的早晨，崇敏忽然失蹤了。在他的案頭，留下了一封未封的信，當時，玲子便一口氣將牠讀畢，滿臉的熱淚，像決了堤的江水，直湧出來，濕透了她的前襟，她要

到東北去看護，藉此找尋她的丈夫；可是，她一想到唯一的愛兒，她就不能離開了家，實行她的意志，她只得挨著孤寂的生活，等待著唯一的希望。

## (五)

想到這裏，老婦人的熱淚，流得更加利害了，並且發出嗚嗚的哭聲。她的神經起了極大的悲痛，不自主地從這許多灰色的信封中，揀了較大的一封，很快地看了下去：

「玲子！我的愛！在你發現了我失蹤之後，諒你一定是很悲痛的，同時一定要罵我無情，不愛你，遺棄你；但是，唉！我的愛，這也不能怪我呵！因為我有我的愛國熱忱。現在，且讓我詳細地向你解釋，請你原諒，並了解我愛你的心。這次的舉動，我的肉體必須要受十分的痛苦，但我的精神仍然是興奮的，愉快的，我想精神的愉快，往往能克服肉體的痛苦。人生的真義，就是能夠獲得精神的愉快，肉體的快樂是獸慾，我不願作一個禽獸，所以我要求我的精神的愉快，我的愛，這話對嗎！？」

這次的舉動是非常危險的，所以，這也許就是我的絕筆。

我的愛，想必你還記得：我們在中學時期的一個晚上，在明亮的電燈下，共同閱著林覺民絕筆書，讀畢了之後，我發現了你的眼眶內，盛滿了澄瑩的淚，在電燈的照耀下閃閃地發光。

「喲！你哭了嗎？」我問。

「這寫得太感人了！」

「你覺得林烈士這人怎樣？」

「奇男子。」

「你崇拜這種人嗎？」

「崇拜的。」

「那末，如果你的丈夫也如此，便怎樣？」

「這是不會的吧！」

「要是可能的話。」

「那我……我是很贊同的。」

「如果真的到了這樣的境遇，恐怕你又要反轉話頭了。」

「……………」

從你的言辭中，知道你是很欽佩林烈士的行爲，而不主張自己的丈夫這樣做；這是一般女子的心理，所以我也不能

怪你。

我這次的舉動，是和林烈士的舉動帶着一樣的性質，林烈士是將個人的愛擴充到民族的愛；我却是將個人的愛擴充到國家的愛。所以我這次的犧牲比林烈士的犧牲還要值得，還要需要，因為如果我們不去與日帝國主義抵抗，則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我們兒子的生命，我們全國同胞的生命，必至束手待斃了。如其眼睜睜地看著人家拿着利刃向我們的咽喉刺來，倒不如在沒有近身以前，與他們拼一死活；雖然是因為力量不足而死亡，但也可以給那些未死者做一教訓，因為這，所以我願意犧牲一切，去奮鬥，去救我們的國家。

想起了過去的歡樂，小年時代，學校生活，婚後歲月，不竟長嘆了。

「還是不要去吧！家庭的生活是多麼的甜蜜呀！」一種突然而來的思想，在我的腦袋裏打了一個圈。

「不要作夢了，恐怕你的頭顱也不能保了，還想享受甜蜜的生活嗎？你如果想繼續這甜蜜的生活，非先將你的敵人趕走了以後不可。」另外一種有力的思想，像快箭般的追了上來，趕走了那頹廢的思想。

玲子，我的愛！現在不能多說話了，因為我的同志在前線

等著我去呢？屋外是漆黑的，風吹得很大；但是，我爲了愛國家，爲了愛你，所以就不避一切困苦，暗暗地離開你們，去實行我的意志，啊！啊！玲子，我的肉體雖然是受苦，我的精神仍然是快樂的。我希望能趕走殘暴的敵人，凱旋歸來，那時我們來享我們真正的快樂吧！玲子，我們的孩子是很聰慧的，很有希望的，所以你必须好好地教導他，使他將來成爲一個偉大的人物，替社會服務。這樣，我雖死也瞑目了！我的愛，別了！也許是長別了！請你不要爲我悲痛吧！殺敵是痛快的事，我希望你能學著斯巴達的女人一樣，大笑一陣，這樣，才是一個女中的豪傑呢！玲子，別了，我的愛，願你珍重。

你親愛的人兒崇敏。

(六)

思想是最不易抑制的一種東西，像電影般地一幕幕地浮了上來。

自她的丈夫離開家庭數年後的某一個夏天，太陽整日地高懸在天空，火般地熱，晒得田裏起了龜裂，稻桿成了焦黃色，很可憐地貼着在泥土上。無知的農民以自己的最後的一滴血去

求神問佛，以最後的一點希望去祈求神，佛的救苦救難；但是，神是走了滅亡之途了，他們保不住自家的威嚴，尙不免於滅亡，再也沒有權力來給別人「救苦救難」了。求神無效，所以村中憑空添了許多難民，爲衣食問題所迫，只得去幹那種沒天良的勾當了。

玲子是鄉中一個很有田地的人，當然免不了那種人的覬覦。所以在某一個夜間，天空是漆黑的，數十個殘暴的土匪執了火把，荷著鏢了的槍，與閃閃的利刃，像久餓的猛虎般闖進了她的門，蜂擁到她的室門外，火把在黑暗中更顯得光亮，嘈雜的聲音把她從夢中驚醒，她驚駭極了，緊緊地抱住她的愛兒，全身戰慄著。一會兒，五六個猙獰的臉孔，擺在她的面前，一個黑髯的，走到了她的床前，用力去奪她的兒子；可是她總是緊抱着不放，那漢子大怒，舉起了一把光閃閃的刀，在她的眼前一亮，她覺得十分疼痛，便昏了過去，不省人事。

一陣嘈雜的人聲，打入了她的耳膜，她掙開朦朧的眼睛，看見了許多隣人，圍住了她的床，高聲地講話，室中只有幾隻空的箱子錯亂地擺著。突然，她放聲大哭了。鄰人們都吃了一驚，一齊上來勸他，可是她儘管哭著，哭得更起勁了，願來她

發現自己的愛兒，已經不翼而飛了。

後來還是她的叔父——一個奸滑而尖刻的流氓，自告奮勇，願意盡力去贖回他的侄兒。結果，賴了他的力量，變賣了全部的財產，才贖回了他的愛兒。這事全成了以後，她的叔父得去了大半的利益，全家都搬到城中去住了。

當她重見她的兒子的時候，她的心中充滿了悲和樂。她發現她的兒子與從前大大的不同了，兩頰瘦削了下去，可愛的紅霞，已經消滅，換來的只是一個黃皮包骨的七分像鬼三分像人的小塊頭，他的身體似乎很疲倦，嘶聲地哭，又咳嗽得很利害，濃痰在喉嚨裏咕嚕咕嚕地打着滾，但是總是望下吞，不見咳出來。

孩子病了，請過了許多醫生，吃過了不少的藥；可是，他

的病是日見沉重，終於，終於在一個可怕的深夜裏死去。

她的丈夫是不回來了；她的財產是變賣光了；她的愛兒是死去了；所贖下來的，只有一個孤伶伶的一身，在這黑暗的社會裏掙扎著，人情的炎涼，國家的喪亂，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依然是與她的丈夫未死前一樣，並且似乎還不如多了。

(七)

屋外的寒風的怒吼更來得起勁了，油燈的戰慄愈來得利害了，茅屋擺動著。老婦人埋頭案上，如睡着了一樣，一動也不動，白髮在起著神祕的波紋。灰黃的信封，散亂案頭，這裏頭，充滿着她過去的生命。

## 民衆教育的實施

### 學生自治會消息

本學生自治會平民教育股，自設民衆夜校以來，學生人數增至百餘人，為歷年來所未有，股長蔡作幹君，熱心服事，聘有林紹中君洪彥霖君等優良同學二十餘人為教師，延長授課期間八星期，每日授二小時，除原有四級外，且專設特別班，使程度稍高者亦得以繼續求知。

所有書冊簿籍冊由學校當屬分給外，本會亦頗添添經費，以資鼓勵提倡民衆教育。

陽光是這樣和暖的，和風是這樣習習的，這樣碧的天呀！  
這樣白的雲呀！呵！這樣的天氣呀！不出來遊，再待什麼時候？

出了門，呵！那朵白雲在前面跑！「追上去！追上去！追上那白雲去！」

呵！兩旁的花兒這樣美麗呀！氣味這樣芳香呀！呵！我醉了！醉了！醉了！從天涯送來一陣輕風，「呵！」且任輕風將我飄去！

「呼呼——呼！呼……」甚麼？哇！前面的山像火車般開過來！「哇！不要把我撞倒！」——「哈哈！」幸而沒有把我撞倒。這座山巍然地止住在我前面。呵！多麼高呀！上面擋住了白雲。

我且坐下來休息一會兒。呵！這山上的土這麼的柔軟呀！好像坐在頂大的沙發裏。「哈哈！」我且躺下去睡覺一會兒。

「潺潺——潺！潺……」甚麼？哇！上面傾下來一片水！「呵！好水！好水！」

爬上去！呵！這溪中的清泉呀！呵！好水！好水！脫了鞋子襪子，一足踏進去！「哇！好滑！」險些兒把我滑倒。「涼

呀！涼呀！」這水多麼涼快呀！這是觀音菩薩的甘露吧！盡量的喝了一口，洗得肚子裏清爽極了。再喝！「再喝！」呵！「呵！」

「哇！甚麼？混帳！」風搶去了我的帽給了水，水拿着逃去了。「喝！追上去追上去！」——「哈哈！」

「啊唷！混帳！」水把我跌了一交。「哇！」水滲進我的心了！「呵！爽快！」水洗得我的心舒服極了，「水！我愛你！」

又那裏來的一陣輕風，吹得我的全身空空似的。「呵！」我浮起來！浮起來！浮起來！再讓輕風將我飄去！  
這樣高的山在我底下。這山像火車般開過去！

「呼呼！」甚麼？前面來了一片白茫：「呼呼！」甚麼？前面來了一片黑魃魃。哇！「甚麼！」

白茫茫在幻變着。黑魃魃在幻變着。一張桌子在面前出現了！「哇！」

陽光是這樣和暖的，和風是這樣習習的。這樣碧的天呀！這樣白的雲呀！呵！這樣的天氣呀！不出來遊。再待什麼時候？

想起  
寫錄

景

已故的祖父，若是現在仍活着的話，當是白髮蒼蒼的了。從那輪圓的眼球，與「威廉」（歐戰時德皇名）式的鬍子，在他睜大眼睛，從手指抖顫着將鬚尖向上轉，面部皺紋一皺，那相貌真可駭人膽！

他是學醫的，學的是中醫，但不曾自稱為國醫，早上忙着門診，下午則多坐轎子出診去，整個白天，除飲食糞便之外，恐怕都要花在按脈，視舌，談肝說腎之中，晚上，才是他自己的世界。祖父年紀大了，看過醫書也不少，經驗資格在本地都有相當聲譽，所以他不像新出山的後輩那般日夜攻讀半知不解的書，自然也不像胸無點墨的教員，夜裏加油開車預備明天教學生的功課。

他對中醫大概是有些懷疑之處吧！有時幾個他的朋友——我應該稱為阿公的——來家閒談，說呀說的火氣呀經呀，等到大家都說得莫名其妙了，祖父便皺一下眉夫，捋一下鬚鬚，低低說着：「這樣醫人實在不夠。」小孩子的我如何聽懂大人們的話語呢？因為小孩子的我最留心祖父的行動，見他在阿公羣中皺起眉尖來，必定有什麼不愉快的事，於是跑去問祖母，問呀問的肝火呀經呀。祖母原不懂醫道，不過她時常幫助祖

父配方，這些肝火經肝腎頗能知得一二皮毛，她也半知不解的講給我聽，我也聽呀聽的半知不解。最後她提出警語來：「現在西醫盛行起來，你阿爺這個飯碗恐怕很難保。」繼着她想起我已故學西醫的爸爸，含着的淚，告訴我；我爸爸讀書用功，性情馴良，做事熱心，孝敬父母，怎麼竟短命了。這樣可把我聽哭了，我哭，祖母也哭，哭聲不敢張大，祖父只咳嗽一聲，我們便急忙止着哭，為的是怕被他知道，引得老年人也悲哀。

大家庭裏，晚上，大家都聚在祖父房中（很寬大的），除掉我爸爸媽媽二叔父留在上海外，三叔父是被督着學醫，倆孀孀跟弟妹們與祖母談纏在一處，祖父則微笑着看報章或其他書籍，偶而捉我們弟妹中的一個去，抱在膝上，搖着撫着，給了一塊糖果，我們小孩子便都圍上去，結果是一瓶糖果搶個精光。有時也有不敷分配的，搶不到的便哇哇哭將起來，鬧得滿室都是哭聲，祖母罵祖父幾句，孀孀抱了哭了的弟妹在懷中，千方百計的撫靜他或她，祖父則捋一下鬚尖，微笑着仍看他的書報。

惡耗傳來；爸爸患重病，祖父趕上海去，可是爸爸終於死了。爸爸的影像我不甚深，因他終年在在外，難得暑假寒假期回家

一二次，不過我隱隱記得他也同我現在相似的；是長個子，惟較我壯了些，他有一張和藹可親而漂亮的臉龐，不大愛說話，靜靜地。他帶給我的玩具不少，後來我自己玩破了許多，給鄰家孩子騙去幾件，爸爸亡後我便很少有玩具玩，其實那時我已七歲，玩具已到不起我的興趣。

往後，二叔父二嬸嬸繼着亡去。

從此以後，祖父便永遠帶着憂鬱的面臉過着無生氣的生活，日裏活像一架為全家生活而活動的機械；晚上，也懶得沒精神督三叔父的課了，任他早早的同三嬸嬸睡覺。祖母則常借父麻雀來消悶，母親那時任高小女校校長，校務繁重，日夜不懈，我們小孩子站在祖父面前，微笑的臉不易見着了，換上的；雙目輪圓，手捋鬚尖，清茶變了濃茶，水煙筒變了烏烟槍，在豆燈之榻上，在雲霧瀰漫之中，彷彿他同往是換了一個人了。

從前他讀了書報，津津有味向我們講着自己編造的「老虎離山」「狗同羊相打」的故事。這時，放下報便「吳佩孚這壞蛋，張作霖那傢伙」地罵起來，或是「齊燮元啊！盧永祥啊！民賊！」如戲子般喊着。後來我才知道是「奉直」、「江浙」的戰事

觸感了他淒涼的老懷。放下書便孔子孟子的對我們說教，從此我們跟祖父一天一天的淡漠了。

孫傳芳抬頭，兵從福建開入，與鎮守本城的×司令部隊戰於平陽。×司令敗退，溫城危急，全城逃得十室九空，我家也準備往鄉下暫避，祖父堅要自己獨守房屋，任你怎樣勸他也茫然。事平了，溫城安然無事，全家搬回老屋，祖父驕傲地捋着鬚尖，指着堆在房角裏的堆堆酒瓶說：「全是你們自作自受，你看我酒肉吃得多爽快。」躺後哈哈大笑。

革命軍北伐，閩力殘軍退入，溫城又鬧了一番把戲，祖父又苦笑看着我們從鄉下歸來。

煙酒，祖父染上大大的癮，把矍鑠的身體漸漸弄成衰弱，輪圓的眼球上滿佈了紅經。醫，懶得醫，除重病急病自己動手外，餘皆由學生或三叔父代醫。整天躺在煙榻上，吃飯之前必喝三大杯老酒汗，然後吃一小碗飯，咳嗽次數多了，但他永不給自己開一方藥，時而瞪着眼望那掛在榻前壁上的我爸爸與二叔父嬸嬸的遺像，挨聲地嘆着氣。

某年，我在小學得了作文優勝，題目好像是關於「五九國恥的，祖父大加稱贊。居然離開烟榻，搬出舊時剪下的報來，

一一講解給我聽，同時囑我常常留心新聞。又親自赴書坊購了一本適合我程度的「國恥演義」給我，且說要是我一星期看完能講，他要賞我一雙小皮鞋。這個賞格使我真快活，有一雙皮鞋哪！讀讀讀，果然得了他的贈品。同時覺得這些書報讀得真痛心，却又不忍釋手。這些，使我小身體中的熱血澎湃起來，每週都為學級自由發表欄上錄些有刺激性的新聞，先生的紅圈密加在我的稿文上，同學擁擠在壁前看我的作品，小心靈不無感動於是書報便與我深深地結了緣。

## 泗水與玩水

我想泗水是一件多麼有興趣的事啊！使我十二分的羨慕着。

好多個小朋友，他們浮在水面游泳，脚尖輕輕地蹴了一下，一團團的水花便飛濺起來，掉在水面上彷彿是一副圖案。有時他們互相把水對踢着，那水花便不停地緊緊地包圍着他們自己，好似他們站在暮春時候的桃花樹下，微風把片片的碎瓣紛紛吹落在他們身上，等到玩得疲倦了，躺在岸灘上休息，也許

祖父病了，依然吸烟飲酒如常，不久阿公們跟爸爸的同学宣佈他無藥可救。債便是他留給我們的遺產。

大家庭分裂了，我依媽媽住，由小學進中學，有一時期中，竟醉心新文藝，幾乎連祖父所喜的書報也都忘了讀。有一時期，我喜習數理，報只是草草地瀏覽一過。

自從世界大勢轉了帆，次殖民地的人非認清自身的危機不可，我看書報又起勁了，隱約中有一雙眼輪圓威廉式鬚子的老人面前幌着。

## 粹

其中有會怪自己玩得太頑皮了，但是在興高采烈的當兒，決不會記起一切人生的悲哀跟父兄的咒罵。這種福可是老年壯年大孩子們能享受得到嗎？

小孩子遇着雨天，真是和過新年一般的快樂，雨停了，他們縛上褲脚，赤着小脚，在積水裏蹣跚着，跳着，捉小魚和放紙船。偶然跌了一交，便哇哇地哭，也有馬上爬起哈哈大笑不止的，這些，大人們再也裝不起來。

# 聰明

Lucretia Hale 原著  
洪彥霖 譯

他們正環坐在早膳桌邊，驚疑着他們現在應該做些什麼事

情？因爲自「菲拉特爾非亞」來的女士已經回家去了。阿格摩娜

已進過大學，而其餘小孩子也都曾入學讀書，但就一家庭而

論，他們仍不得稱上「聰明」。

「這是從書中來的，」其中一人說着：「凡是有許多書本的人

是非常聰明的。」於是他們算起來，屋裏書本的確太少——

幾本寥寥的學校用書和彼得金太太的烹飪書。

「是呀！是呀！」阿格摩娜說：「我們需要一個圖書館。」

「我們需要一個圖書館，」沙羅門約翰也說。

「我們需要一個圖書館！」他們都嚷着。

「讓我們看怎樣可以得到一個圖書館，」彼得金太太說：「

我看別人都有許多事情想着。」

他們都坐下來，想了半晌。

然後阿格摩娜說：「我願意造了一個圖書館。那小屋裡有

幾塊木板，我有鎚和釘，我們再借些鉸鏈來，那麼我們便可以

有一個圖書館了。」

對這主張大家都滿意。

「這只是書箱的部分，」阿力柴說：「但是書呢？」

因此他們再坐下來想了一會兒。

「我要寫成一部書！」沙羅門約翰嚷道，大家都驚愕地注視

着他。

「是的，」他接着說：「書本可以使我們聰明，但是我先要

寫成一部書呀。」

於是大家來到客廳，他坐下來要動手寫一本書，但是墨

水一點也沒有，沒有墨水怎麼辦呢？阿力柴說他曾聽人說過；

五倍子和醋混合可以造成很好的墨水。因此他們決定馬上去製

造，那些小孩子說他們在樹叢裏可以尋得到五倍子，於是大家

都贊成到外邊摘些來，彼得金太太戴上了附披肩的帽兒，其餘

小孩子都套上了橡皮靴，大家出去了。

五倍子很難尋得到，雖則樹上幾乎每種東西都有；栗，胡

桃，榛樹子和許多松鼠，他們只得又走了很遠的路，最後他們

尋到二個，裝在兩個家裡拿來的大籃中，到了家，又發生了醋

的問題，醋是彼得金太太在前天燒甜菜時已用光。

「我們到部長太太那裏去問問看如何？」阿力柴說。

大家都到部長家裏去，部長太太說假如他們需要些好醋的話，他們最好把一桶蘋果汁放在地窖裏，一二年後就可製得了。但是他們說馬上要用的，部長太太聽了，她很願意借些醋與他們，於是給了他們一杯。他們帶回家去，把五倍子放在裏面攪拌起來，天晚時他們便得到頂好的墨水。

這時沙羅門約翰討筆了，阿格摩娜有一枝鋼製的，但是沙羅門約翰說：「詩人是常用翻筆的。」阿力柴提議大家應該到家禽欄內去找一條翻。

可惜天已黑了，他們本有兩個燈籠，再由鄰舍處借來幾個，他們列隊向家禽欄出發。當他們到了那裏，家禽都已歸噤了，於是他們鎮靜地觀察；那裏有長頸長腳雞，交趾雞，珠雞，花雞，波蘭公雞，火雞和綏雞，可是沒有一隻鵝。

「沒有鵝！」彼得金太太說。

他們都喪氣地回家；當他們大隊人馬回到家裏來的時候，竟驚動了全村人士。

「炬火行列哩！」全村兒童喊着；他們圍住了那房子，大叫

開門了！

彼得金太太不得不把他們延進來，拿蘋果酒和薑餅給他們吃，然後說明這不是別的，這不過她合家到埤內看雞。

在這大堆人都散去了以後，沙羅門約翰再想到他的寫作事伴。阿格摩娜說到對面書店裏買枝翻筆來。大家都同他走過去，巧好店員正在關店門，然而他願意賣與他們，他們買得筆就匆匆地回家了。

但是紙還沒有，這時書店已關上了門，彼得金先生說郵件差不多就寄來，或者他能接到一封信，那麼就可用信封去寫了。

大家都到郵局裏去，那些小孩子又穿上橡皮靴。

當他們發覺彼得金先生有一封信時，大家都大聲嚷着，那郵政局長詢問他們嚷些什麼。

「我要給兒子一張紙去寫成一本書。」他說。

於是沙羅門約翰坐下來，一家人都環坐在桌邊注視着他，他已有了筆，墨水和紙，他把筆浸在墨水內，並且把牠擎在紙上，想了一分鐘，又一分鐘；

於是說：「我現在還想不出好文章來。」

太陽在黑雲後面自做其勾當，空氣更顯得陰暗，冷靜，凝結。天，顯然是麻木了。山，樹木，屋子，都悄然地遠遠地站着，滿臉死沉氣。風，不知從那個角落裏跑過來的，打着路灣的稀疏的幾株樹的枝條上，在沙沙地作嚮。一片空闊的田只有幾處是種了糜麥之類的東西。若不是幾聲鷄啼大吠和孩子的哭鬧跟着風傳來，那麼這地就像沙漠般的死寂。便是好事多嘴的鳥兒，也不出來和別的打交道了。

黃昏近了，在這郊野中，更增其陰沈慘惻之氣。這時光，阿三踏着寒冷生硬的鄉間的碎石子路懶懶地步回家。眼眶深陷，眼珠失神，鬼摸過般的皺紋縱橫的枯槁的頭臉縮着與肩黏在一起，帶着打寒噤般的喘息，因為頑強的冷風正在和他作對，露着的每顆毛孔都給它吹透。

——錢總算有三十多塊了，這一冬儘夠過得去。明春起盡力種這兩畝二田，不，再求求四大爺給我幾畝種……還求菩薩保佑……我們靠天吃飯的。

驟然地，眼前一閃，阿春在掙扎着，哭喊着，責罵着他。

——爸，快帶我去！這生地，我一剎也不留。他哭喊着，當他發現了周圍不是他活慣了的環境，那兒沒有媽，沒有治婦。然而阿三終於出了地獄似的很快的走出門外。頭一抖，眼裏有些淚，眼前沒有阿春，兩腳機械地在路上拽。

——吃屎的，沒志氣！

——實在沒法子想了嗎？賣兒子！

——阿正不是和我一樣窮？他呢？他六天前便帶着妻，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出外求乞了。他想到阿正帶着家人好好地出外求乞，然而，自己竟聽着別人的話把兒子賣了。覺得阿正實是高尚，偉大，自己像個爬虫。

睫毛一閃，他們逸去了，一個光着頭的老頭兒，阿法公，似乎向他走來，一臉嚴肅正經氣，然而嘴角上隱隱地浮些老奸巨滑的本色。

——死不去的，沒種的死者。幾何哼出聲來，在他想起了前天向那老兒借五塊錢被拒絕的那一剎那的難堪的恥辱。

胸前破棉襖上突然滴着一顆大淚珠，接着一下子又滴了兩點。打斷了呆想。

然而他並不去措，還是只管走去，機械式地走，失了覺地走。

行行重行行，已走到了江邊，一舉起眼，便可看到靠江一所屋子，雖然是破舊了的小屋子，却正是這方數里之地的卜居者的祠堂，「祖宗之牌位在焉」。那兒，往來行客，儘管有憩担休息者。

就是前月有一天，他還記得：他和阿生等四，五個人在這裏偶然地會着。那時晚稻已收穫了——阿三兩畝二田收不到百六十斤，鄉間沒有什麼事，人正好閒。他們談起話來，雖然是在閒時，可是他們身上似乎都有心事。

「今年晚稻收成這樣，可怎麼好？」阿庚公說着，接着歎一口气氣。

「聽說平陽，不，就是南岸一帶，一畝田可收幾百斤穀呢！尙娘的！怎麼我們這樣倒運呢？」阿生在氣憤地說，似乎有別

人害了他。

聽着的也有些惘然，菩薩有些對他們不起！

「這可不然。這是天數，……現在人心大變了，或許菩薩給我們些報應。」

「這我屌也不信，難道別地的人都是好種嗎？」

「可不是，前天聽見下屋圍相說外面也不好呢？」

「尙他媽的，聽說縣裏還要捐什麼……這年頭……」

突然地阿申插着說，俯一俯身，瞪一瞪眼，口邊唾味在飛。

「有什麼法子好想呢？……除非當土匪。」阿生失望地

說。

「那沒出息，你看這光景，那個當土匪的有好結果？不槍

決便坐牢門，那隱伏一些的家也吃嚇。」阿庚公似警戒地說，

兩眼釘着地，流露些祕密的憂鬱與茫然。

阿三呆着聽，他們的一句句話都加上他的心以一些麻木的

倏然。

——家裏老母，老婆，兩三個兒子！幾畝薄田收些什麼？

……這樣可支吾過？……

本來是很冷的心田，現在給這些不期而湊聚的斷念縈繞

着。只有抖着身兒，煩惱和焦灼纏着他腦子。

——我自度從來沒做過大錯，現在却，……菩薩沒眼嗎？

——當土匪呢？正如阿庚公所說有點子險，而且現在那一處也有保衛團，這一地也有幾排兵，曾經氣焰一時的他們自己在稱着「同志」的，現在都蟄伏在家，而且自己膽子又小，——做賊嗎？沒本事，偷些什麼？——賣兒子嗎？那多殘忍……更有什麼辦意好想？

大家感着不幸地沈默着。

潮漲時分，面前江水正在湧上黃濁之水，伸着幾百千萬片舌尖觸着岸坡，晚陽的餘暉映射着水面，樹枝……，偶而一陣西風，吹落幾張黃綠色樹葉子。

寒宵將來臨了。

無話可說，他們散了。

拖着一雙沈重的脚步，帶着一顆憂鬱的心，他踉蹌地回家

了。

又過了一個月的貧困的生活，現在並且要更可怕更無辦法的生活。

自家裏的新穀米吃完了時，起初向別人家借些，借多了，自己也不好問。賒買些，賒多了，自己不好說。

終於，生活的重壓驅使他，他和妻無法想，只好撤了最

後一道防線，在某一個淒慘的晚上，當大地浸在蒼莽的黑暗裏，他帶第二個兒子到離自家百餘里的地，苦痛地易來三，四十塊錢。

這是那麼地可悲，他如像被割去了心頭的肉，他在離開那兒子的那一忽兒，孩子的一聲聲哭叫，便好像一枚枚針兒在他身上的各部刺着。

他慚愧，他悲哀，他憤恨，畢竟麻木受創的神經使他忍着一切離開了那親生之子。

這所破舊小屋子走過去了，他整個身兒隱在茫茫的暮色裏。麻木了的心有些疲倦。他如何也不能想，也不願想。有時偶然從絕望中抬起頭來，眼前一片青灰色的自然，冒了烟般的昏暗的世界。

在凝凍昏茫的世界中走着，依然瑟縮發抖的身子，拖着沉重的

的心。

漸漸地看見昏暗暈黃之光，已是自家破屋門前。  
「死不掉的！這時那裏有飯！」妻帶怒而沙澀的調子在罵最小的兒子的聲音。

## 關於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個體與團體)與宇宙

學鑑

現今的科學，還是幼稚不過的，這句話很對。我們對於宇宙，只是在一知半解濛濛朧朧的狀態中，誰也不能明白地切實地了解，認識。我們對於物質，或則可以說有相當的明瞭。但是，真的明瞭嗎？沒有，絕對沒有！真的明瞭要等到真的明瞭全宇宙的時候，我們對於生命，簡直是一個不可捉摸的謎。我們自己，我們認為是生命中最高等的，最複雜的。那末我們對於我們自己，覺得如何？可捉摸嗎？或則有人以為我自己總可以了解自己，認識自己。但是，真的了解認識嗎？恐怕決不會吧！自己對於自己，還是不可捉摸的。現在，我們對於我們個體，尚且是不可捉摸，那末我們對於我們團體——社會，國際——可捉摸嗎？自然，這是不可能的。

生命的變化，是不可形狀的複雜變化，不可形狀的有機化學變化，我們可以說全不曉。我們對於自身隨時隨地的無數種的生命的變化，自然更全不曉。現在所謂人類學，人體生理學，解剖學，心理學，優生學……等等對於我們自身的學問很多很多，似乎我們對於我們自己已是很明瞭了。但是，不對，耗盡平生精力專從事研究這些學問中一種的學者，尚且發覺有無數的疑難難題全不能解釋，或甚至不可想像。我們對於自身的學

問，還只是一點不完整的皮表上的淺識呢！而且我們這些學問，還只是一般地攙統地來討論的。我們是複雜的有機體，我們決不像沒有生命的物質分子或原子可以視作每個每個都相同。我們各個各個間都互相有差異，在性情上，思想上，體格上……等等，總而言之心理上和生理上。所以我們這些學問到處有例外，幾乎沒有一處沒有例外。所以，我們這些學問是我們各種科學中最幼稚的科學。

我們不明瞭生命，我們不明瞭我們個體，我們能明瞭我們團體——社會與國際——嗎？自然不可能，絕對不可能！現在所謂熟識時事，明瞭社會，國際狀況的，不是真的明瞭，只是假的明瞭，不是內心的明瞭，只是外表的明瞭，——外表的明瞭已是講得太過，誰能確實地明瞭外表？——現在所謂世界預言家能預言未來的，或則以為這總可以說是明瞭社會國際的，不然他如何下預言？同時，或則以為，他並且可以說是明瞭過去國際上一切歷史的，不然，他如何下預言？但是，這如何會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絕對不可能！他同樣的不明瞭社會，國際，他同樣的不明瞭過去。（他自己認為明瞭的明瞭，至多不過是假的外表上的明瞭。）他的預言，只是猜謎般的在瞎

猜，沒有一點道理的。如果中了，那完全是湊巧的偶然的事，世界決不是這樣簡單的。自然，我們歷史上所記載的原因結果自然也都是沒有道理的。完全不對的，至少可以說大半是不對的。因為我們過去的人類與現在的一樣的不明瞭事物，甚至於更不如現在的。總之我們不明瞭生命，我們不明瞭我們個體，我們決不能明瞭我們團體。

記得科學畫報某一期裏有一頁生命之綱的圖說，表示生命間存在着的密切之關係。其實這還是淺顯不過的，還是淺顯的一個例子。我們還有更奧妙更複雜許多倍的關係存在着。我們知道，我們很小很小的一舉一動，都有他的原因與影響。她今天在門口忽然跌到，他昨天在房裡忽然睡着。那個小孩子忽然用手抓兩抓臉兒，呼一聲跑開去，那個老太婆忽然把手杖敲敲地板，嘻一聲笑出來，都各有他的原因與影響。他的門口跌倒，決不是地滑或不留神，影響決不只是她跌痛或只是增進或減退她的健康，她（這件事）應該與我們人類甚至於全宇宙有關。也許是她的跌倒因為數千年前某地一個微生物的死亡，影響所及，也許會使令將來某二國開戰。……如果真正明瞭事物的人，應該在她未出生之前就預知她那天那時候會在門口跌

的。……自然我今天少放一個屁也許會影響到太陽的壽命，他昨天多吃一碗飯也許會影響到月球的運動。……總之宇宙間存在着極複雜的關係，而我們對於他還沒有真正了解認識，我們只是茫茫然的。

從前我心中曾發生一個問題：「爲什麼有宇宙？」這確是一個最大的大問題。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須明瞭宇宙。明瞭宇宙之後，才可以開始解答。如果這個問題解答了，那麼宇宙間一切問題都解答了。但是，現在，我們從何說起呢？

不過，話雖如此說，……宇宙會產生生命，這確是神祕中的神祕事，生命確是神祕中的神祕物。我們人類認爲是生命中的最高等者，所謂萬物之靈。也許我們人類會神祕到如此地步，會神祕到我們會有一個明瞭自己的日子。如果真的這麼一天，有一天我們能明瞭自己，那末我們就有一天能明瞭宇宙。呵！好神祕的一天！我們希望有這麼一天。不過，這不能擔保，如果明瞭宇宙，「爲什麼有宇宙？」這個問題能否解答可不能擔保，但是我們想，我們想必……想必這也能解答的吧！

## 孩子

蓉

孩子！活潑的孩子！

當你走進大自然的環境裏，享受着大自然的幸福與光榮，有那清香而美麗的花卉，有碧綠嫩翠的葉，有清脆婉轉的歌聲，有澄清瀟瀟的水，更有蔚藍色的天空。這是令人沉醉着青春的世界啊！

活潑自由的小鳥兒，向着那無邊無際的大空前飛，努力地向前飛，不斷地前飛！孩子只恨自己無方法能截住它底前進；也無能力抓住它，爲的是，沒有手鎗，沒有網羅。畢竟只好呆瞪瞪地望着它在無際無礙的青空，疾馳地前飛！前飛！

苦味脆口的瓜，長在這高大的果樹上，惹起了小孩涎涎欲滴。小孩子，惆悵，無聊！

忽然飛來一隻玲瓏的蝴蝶，迴旋在青的大自然行徑中，享受青春的洗沐。

一朵紫色的玫瑰點着願兒，盼待久了似地，一見到這蝴蝶，便起了真摯的情緒的表現——歡迎禮。他也認識了她，便

在她身上緊緊地倚着，吻着，儘量地，洩露着濃厚的熱情！不幸的渠倆，却在惆悵，無聊，惡尋玩意的小孩子底眼

下，安排了痛苦的命運；蝴蝶底行止，早是小孩子視線底目標了。

終於，渠倆被他監視起來，而施行破壞的手段了！他決定了堅強的主張，向蝴蝶緊依處，猛力地撲滅着。

多情的玫瑰，請求小孩子饒怒似地，似微紅着臉兒，搖擺，傾斜向着他，——惡尋玩意的小孩。

因小孩不諒解不容納她底要求，最後，她爲維護渠倆底情愛永久計，爭扎渠倆共死的餘生，患難的蝶兒，愈爲她緊抱起來了，把那堅銳的刺兒，像是突地放射出來，因出於被勸而施猛烈的抗禦，刺激。

孩子因不經意地強折了她下來，慘酷地，她被他無謂地片片地剝，零落殘碎在地上。

蝴蝶幸從孩子底緊捏着的拳縫裏逃出，倖免了他慘酷的宰割，而已是死多活少！最後待孩子遠走了，才負重創地向那已死了的粉骸——碎殘的花瓣，不絕地撫慰着。

數日後，那碎殘的花瓣，已深埋入黑土中，永遠地滅跡了。而那死多活少的蝶兒，雖然經那自然的撫慰，可已成了殘廢的孤獨者了。

# 京調的流行

士

哼了京調，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況且，人各有好，各有自由。但，我們從「哼了京調」的流行，可以看到現社會間一般的意識。

在路上，在房中，以至於在學生的自修室裏，我們耳不絕聞的聽到「一馬離了」「聽他言」等等京腔。這也許他們在娛樂自己，可是，試問他們在歌唱中得到什麼的觀念，能有什麼思想呢？這，我可武斷的說：他們只是躲避現實，忘記了目前的苦痛，昏瞶地哼着，儘哼着。

唱歌原是好事，可是這要有條件的。就是：要有內容，因為藝術不是一件空洞的東西。歌的內容要有勾引人們情感的地方，一隻好的歌曲唱起來時，聽者每為這歌的魅力所引住，而感到興奮，緊張，他自身也起了共鳴。但是京調只是哼了而已，直是哼不出什麼「名堂」（註）來哩！

京調，在中國的都市鄉村大街窮巷，是普遍的流行着，人們之對於此的耽迷可知。他們不要求什麼，除了哼了，哼了，

這樣便讓京調永遠地繼續地存在着。他代表着這社會一般人的要求希望——无思想。

中國人的心的麻木，由京調的存在便給證明了。京調是舊社會的遺孽，可以給這古老頹廢的「民族心」以一點安慰——麻醉，也可以說是一帖逃避劑。這種摧殘健強心靈的東西的存在，便可顯見這民族的无希望。

一個健強的民族，是需要新的東西，新的刺激。那種東西是他們心靈的表現，是他們憧憬的對象。摧殘舊的惡的一切，也是他們所努力的工作，因為舊的正是阻止新的發展的障礙啊！

中國人對於新的看不順眼，反對。對於舊的的耽迷擁護，一個民族是這麼樣的生存着，覆亡是免不了吧！

由京調的流行，若感到這社會間人們的麻木，消沉，不自覺。革新的先驅，將如何下手呢？

# 好生意經

邊

——為剝削階級的利益打算

偶然的讀到一張上海的小報，上面有着這樣的一段記載：  
「達賴的人骨念珠」

達賴生前曾有人骨念珠數掛，係用人骨製成，每一頭骨，只製念珠一枚，故一掛百枚中，係用一百人頭所製成。在珠之裂紋處，血漬宛然，侵入骨中，米殷可愛。年前班禪赴平時，曾携來兩掛，後以一掛贈某名公。刻聞該珠已由某名人以五萬元代價售與法國古玩商人矣。」

一百人頭製就的念珠，便可得五萬元的代價。當然，這製念珠的人頭不得不借用被剝削者了，而被剝削者無條件的——

被迫的——接受這要求了。假使中國所有的被剝削階級的人頭都製為念珠，其值亦不少矣。今姑統計如下：  
中國被剝削階級約佔百分之八十。所得人數為：

$$47000000 \times 80\% = 37600000 \text{人}$$

以百枚人頭可得五萬元代價，則三萬七千六百萬人頭可得：

$$37600000 \div 100 \times 50000 = 18800000000 \text{元}$$

平均分配於剝削階級每人可得：

$$47000000 - 37600000 = 9400000 \text{人(剝削階級)}$$

$$18800000000 \div 9400000 = 2000 \text{元(每人所得)}$$

以很少的力量便可平穩的得到二千元。數目雖不大，可是這是穩當的，況且這麼一來，金錢既得，那氣煞人的罷工，不繳租……等等麻煩的事又可消滅，豈不人財兩得，這還不能說是件好生意經嗎？

## 歐洲各國軍力比較

據歐洲軍事專家所比較之各國軍力。德國陸軍將列第二。其海軍與空軍則居第三。如希特勒之計劃見諸事實。則超過德國陸軍人數者惟有蘇俄。而英法兩國之海軍則超過德國。法俄之空軍亦超過德國。各國軍力如下：  
蘇俄——陸軍九四〇〇〇〇〇人。飛機二五〇〇〇架。海軍二〇〇〇〇噸。英國——陸軍一〇六・七〇〇人。飛機八四八架。海軍一・〇九五・四〇〇噸。意國——陸軍二五四・〇〇〇人。飛機一・五〇七架。海軍三七八五八噸。法國——陸軍二九四・七六〇人。飛機二・一六七架。海軍五四一・六三〇噸。比國——陸軍六七・八五〇人。飛機二五〇架。捷克——陸軍二〇〇〇〇人。飛機五四六架。南斯拉夫——陸軍一〇七・六五二人。飛機六二七架。海軍九・五一二噸。羅馬尼亞——陸軍一四九・三九〇人。飛機五四六架。土耳其——陸軍一九四・〇〇〇人。飛機三七〇架。海軍五二・九七〇噸。德國——(將來)陸軍五四〇・〇〇〇人。飛機二・〇〇〇架。海軍四〇〇・〇〇〇噸。保加利亞——(將來)陸軍五〇・〇〇〇人。飛機一〇〇架。波蘭——陸軍二六六・〇〇〇人。飛機七〇架。海軍七八四〇噸。此外。  
奧國——陸軍三〇・〇〇〇人。希臘——陸軍五三・〇四三人。飛機一九架。海軍五二・九八八噸。

# 默戀

陳步桂

(一)

灰白色的天空中，透射出細微的陽光，這是下午四點鐘左右的時候。

蔓蔓田野的西角，有幾株柳樹的弱枝在搖曳。再過去是一個近山的小湖，湖水是很澄潔的。澄潔的水是從那峭立着的高山上流下來的。潺潺的鳴聲，真是怪好聽。那湖並不很深，湖底鋪着的亂石也依稀可見。尤其是當此春光明媚之時，湖是更形可愛的了：四圍的堤岸滿蓋上迤邐一碧的雜草；湖水澄清得像鏡子一般；挺立着的高山的倒影，在水中顛動着；魚兒們也活躍在水面了。但這裏是個靜寂所在，雖然供列這樣的奇麗佳景，却很少有人來欣賞。就是那山腰裏的玄妙觀，也很少有作佛事。

剛在這時，柳蔭下發現了一位眉目清秀的少年，看來約莫有十五六歲，穿着一身嘩嘩的學生裝，是箇中學生模樣，正對着湖面的清影發怔，頹喪的臉上，現出慘淡的微笑。

從他的神色，和皺着的眉尖看來；他是在深思——是的！他是在回憶着他在小學時的瑣事。頓時，在他的面前現出一幅幻影：瓜子臉上有一對迷人的慧眼，雙重眼簾上的是濃而細的

眉毛，緋色的兩頰中間突起的是個不高不低的鼻子，很曲很紅的嘴唇里添上紅中帶黑的胭脂，雖然不很會裝飾，但天然的姿色是勝過一切人爲的。他笑了，勝利的笑。

這麼地站着有點厭倦了，慢慢他回過頭來。遙望着那城市中，峻峙半空的高房，和茅草搭成的貧民窟。突然的，遠遠地有兩位女郎迎面走來。他注視着：——啊，啊！那不是他剛才所想到的年紀和他相仿的而被他愛慕着的惠英嗎！啊，那左邊的穿藍旗袍的可不是嗎？右邊的不是隣居阿釵，常和她在一處玩的那個嗎？他驚喜着。

雖然，他很想和她見一見面，然而他的心頭是突突地跳着，他的兩脚在不得已地挪移了，急急地奔向山邊去。他的心裏起了一種難以明狀的苦悶。山徑是非常崎嶇的，但是時却跑得很快，不一會，已經跑到玄妙觀的門口。便進去躲在山門後喘息。從門縫里看出去，這山腰上的風景倒也不遜：滿是開滿了粉紅花的桃樹，却又相間些開白花的李樹。好一會，他看看村上人家的屋上已經有一縷縷的炊煙，心裏想：「大概她們已經回去了吧？我也可回家了。」但剛要站起來時，耳邊忽然繼續繼續地傳來皮鞋的聲音：「確……確！」

愁苦的臉上，立刻起了恐怖。他嚇得幾乎跌倒了，勉強支撐着。

「惠英，你看這兒的桃花多麼茂盛呵！」山門外傳來這麼的談笑聲。

他渾身顫動着，向着彌勒佛出神。皮鞋腳聲又響了，他又抖索着，幸而這皮鞋腳聲是愈去愈遠了。片刻，他才定一定神，偷偷地向山門外一看；哦！暮色漸漸地蓋上來了。

他慢慢地走上歸途。

(二)

天空是愈黑了，昏沉沉地沒有星星，眉似的月亮，還被烏雲蓋上了一半。他拖着酸痛腳，心裏只是想着自己剛才的舉動，是太無意識了：「心裏既然很想和她見見面，為何却又逃避了呢？」——「不，不！那是不錯的事，假使就和她會面的話，却又那里來的話兒和她說呢？何況我又是個怕……！」他又勝利地笑了。

快要近城了，他的想頭又回溯到幼年時代——追憶着小學時代的喜劇和悲劇。一幕幕像電影般的在他的眼前映出來：

「他從進了學校，和她就同在一級裡念書。並且他們還是一對好朋友哩，他倆每天總是在一塊兒玩，他也會到過她的家；她家後園有一株高大的玉蘭樹，每當玉蘭盛開的時候，她

總拏了許多來送給他，並且還很和氣地插在他的口袋裏。他倆有事，都互相幫助的，因之，他倆的感情，便密切起來。就在這時種下了很深的愛苗。

「但年齡稍為增長，他知道自家是個男孩子；她曉得自己是個女子之後，他倆不能再天真地談笑了。雖然肚子裏有些話想說，但終不好意思出口，他們便彼此沉默着。

「有一次，先生說要他和她担任一個歌劇的主角。他倆聽了這箇報告，心裏裏很歡樂的，但兩頰不免起了幾陣紅雲。而結果他倆卻並沒說些什麼，並且說時總扭？呢？漲紅了臉說話。這使他倆都感到不好意思。

「從第三學年起，他們稍互相了解男女間的關係。便互相渴慕着，可是總沒有談話的機會。就使有的話，他倆也不敢冒險的。不過彼此眉去目來暗中胡歌罷了。

「他在他們級裏是最風出頭的人物，學業、品行、體育什麼都是最好。講演會、運動場上他也是不可少的角色。尤其，他在級裏是佔有特別優先權。這些都是使她拜服的。——並且她的潔白的臂膀、紅潤的面龐、迷人的眼睛，和從容的態度，也夠使他傾心的呵！

「然而日子依舊是平靜地過去，他倆間的漠漠的愛情是特別地增切了。但是他倆總沒談過一次話，作進一步的計較。就

是講幾句，也是不關痛癢的。

「光陰易逝，在第四年下學期將結束之時，他因家庭關係，明年要轉學了，當他將這消息傳出之後，她正在教室裏坐着，許多女同學都出去了，只有她還坐在那兒，回頭凝視着他，並且她的微紅的眼眶中，有數點欲掉的淚珠。」

「他自從轉到H小學之後，她仍舊佔住他腦子的一部分，而母校的門口，他是一腳也不敢去的。偶然在街頭無意地遇見，也是低着頭，紅了臉過去的。但就在那低着頭的剎那間他倆互相耽着。」

(111)

一陣喧鬧的「話匣子」聲，打破了他的思網。一時沉默着。

光着眼睛向四圍看看——已經到了大街了。

轉變抹角地又走上僻靜的小巷：於是繼續着追憶：

「光陰悄悄地過去，他倆也漸漸地長大了。生理上也起了特殊的變化。爲了性的要求使他們不得不上異性崇拜的路。這時，他倆都在小學裏畢了業，他又投入W中學。而她則中途輟學了！他們見面機會更少了。然而他對她的追求較以前是熱烈得多了。」

「他的理想，終究得不到完全的成功。因之，他覺得人生是無味，自己是單獨——是的！沒有安慰，沒有同情，到底有

什麼意味！？世界是虛空，人類是虛偽。甚麼戰爭，什麼國事，一切都不管。他被埋入寂寞的坟墓裏。

「這樣地過了」箇多月，偶然在一位朋友的家裏，和住在她隔壁的阿釵的弟弟龍兒認識了。居然在龍兒的口中把她的家庭情形和她近來生活狀況打聽得清清楚楚：家父是政界裏的，母親是個和善的人，家裏稍有儲蓄，她近來只是愁眉不展，狀若有所思。很少和人講話，看來很孤獨伶仃似的。他得來這樣小小的線索之後，不覺啞然失笑了。

「雖然稍有些線索了，但他終究沒有勇氣來寫信或教那龍兒傳遞什麼消息。」

「有一天，他確乎耐不住了。很誠懇地拉着龍兒的手：

——龍兒~~~~你肯替我辦點事嗎？

——什麼事？我能辦到一定肯。

——就是——你到惠英那兒問問「有個姓陳的可知」好不好？

——好的，好的！……嘻嘻~~~~你想她嗎？

——不~~~~~……

「明天的下午便得了佳音：「……我剛去問她的時候，她正倚着窗對那玉蘭樹發怔。我問過她後，她便紅了臉驚喜地對我發呆，半嚮，才紅着臉說：「……你講的可是在W中學念書的？……」——那人很好！」我得了答語之後，便打算跑開了。

然而當我對她笑了笑，回身走的時候，突然她却跑來扯住我的手，悄悄的對我說：「你怎麼會和他認識的呢？」「你不必管我好了！」我玩皮地說罷便跑開了。……遠遠地她還在望着我哩……

「我很感激龍兒，可是以後見了他却怕羞起來，而至躲避了。」

「太陽漸漸的熱了。暖春的春光，早已去得無影無蹤了。接着來的是炎熱的夏天。校裏已放了假，在假期的生活中，他只感到孤獨的哀。每天坐着的時候，只有苦笑和沉默。」

「真是光陰如箭，日月如梭：一個多月的暑期早已過去了。校裏也開學了，在開學的第二星期的一夜，他因去參觀×校的遊藝會，偶然在數百觀衆的中間瞥見了她。心頭不住地怦怦在跳，目光是炯炯地注視着她：她確乎長大得多了，緋色的兩頰，濃黑的眉毛，迷人的大眼，血紅的嘴唇，和胸前聳起的乳房——帖身的印度綢單衫，使乳房更聳得高了，他又看得心醉了。」

「他檢了位置坐下之後，眼光是不住的在她身上溜，台面上做些什麼？他一點兒也不明白。」

「在歸途上，他是低着頭走。已經有了睡意，很想就在這時已經躺在床上。並且走得很快，在寂靜的小巷上，「確：」的皮鞋聲，突而打破了沉默。他抬頭張着惺忪的眼：前面走着的是個少女攜着個小孩。他又張大了眼仔細地看，啊！那不正是她——惠英——嗎？他的心在抖了，很想避過去，然而這悠長的小巷那兒可眼躲避之處！回頭嗎？心裏有點不願；前去嗎？又覺得有些可怕——不！有些怕羞。結果他只得繼續走了，終於在小巷的三繼路只給她瞥見了。他倆的視線接觸了好久，他於是低頭逃脫了……」

「從這次之後，他倆便都沒有遇見，不意今天居然在郊外的湖邊和她見面了……！」

時間已夠八句鐘了，他已經站在自家的後門。用力在門上敲下，側着身默想：今天的半喜半悲的一幕。

「唔呀」門開了。

然而他並沒有聽見，以為還沒有人來開。又用手敲去。「拍」的一聲，一手掌拍在老媽子的左頰。

「少爺……」

「怎麼啦！……哦……哦。」

# 準備戰爭

戒

戰爭！戰爭！！戰爭!!!

整個的世界充滿着「戰爭」的呼聲!!!

四年前，就有人在預測着：「世界又要來一次大屠殺了，這慘劇是不可避免的，現在只是時間的早遲問題罷了。到了一九三六年，在華府與倫敦二海約滿期的時候，太平洋上一定發生較歐戰更兇猛的戰爭。」今年是一九三五年了，怪不得人們驚恐地狂呼：「時代是嚴重了！火藥的氣味更濃了！」，明年，真的，算不定世界的地圖將要改了色哩！

戰爭，誰都覺得這二個字是可怕。不過，戰爭不是天上掉下的，而是人們造成的。那麼，人類有喜歡殺害同類的殘酷性嗎？不是。拙統的講一句，過去的第一次世界戰爭與未來的二次大戰，都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確實，資本主義就是「戰神」。

我們要曉得，任何事物的過程，牠必然的要經過「發生」「興盛」「衰落」這三個階段。社會制度也是一樣，牠沒有絕對的「好」，也沒有絕對的「壞」。資本主義，當然是社會制度的一種，他在整個的社會發展史中，更是適合這規律。產業革命時，資本主義利用了機器的大規模生產，衝破了封建的狹隘的

手工業生產，在這種場合時，人類的物質文明的確是增進了，所以我們不得不說資本主義是合那時的潮流的。但是，資本主義是向前發展的，發展，發展，一直發展到現在，壯年的時期是早已過去了，日暮窮途境地，就在目前。可是在新的適合於現代潮流的社會制度未產生前，資本主義是死命在掙扎，苟延他最後的殘喘，但是愈掙扎愈陷入不堪的地步，「戰爭」，那就是唯一的解決的方法了！

更進一步，我們可以分析資本主義是以營利為目的而生產的，不需要為目的而生產的。資本主義是集大財資於少數人之手，大眾祇站在貧窮線上的。自從工業革命之後，產業的自由競爭日甚一日，因為有生產迅速的優良機器，能以極少的費用與極短的時間便生產大量的物品。這種生產的組織是處在無政府——無統制——狀態之下，其結果是：物品的產量超過人們消耗的數量。況且大眾的購買是這樣的低落，自然物品是過剩的了。各產業家都要盡量的賣脫這過剩的出產品，唯有降低物價，物價一降低，大資本家忍着時一的犧牲以待復原，小資本家則無法使物價減至低於成本數倍，經濟上顯然是極大的困難，難於是閉上廠門，辭退工人，宣告破產了。

這影響就是失業的增加。失業人數一增加，社會便片刻不能靜甯了。同時過剩的生產品堆積如山，而不能銷售，這便是資本主義重要缺陷的一大原因。要解決這缺陷，資本主義唯一出路便是「向外發展」，希望抓得一塊殖民地或大市場，好使他們的過剩生產品得以脫售，國內的遊資得以移殖，更可從那邊得來用於製造的原料。

可是，世界上的陸地是有限的；整個陸地只佔五分之一，其餘都是充滿水的汪洋大海。在南北極圈以內之地，冰天雪地，那非宜於人類生活之地。此外尚有沙漠火山高山低地……即在溫熱二帶之中，也有這許多不適人類生活之地。顯然陸地是太小了，適宜人類生活之地更有限，殖民地與市場真是寥寥可數。在這小小之地上，各資本主義國家為維持自己的生命起見，不能不爭得一席之地，究竟僧多粥少，於是不惜以武力作後盾，施行那強盜式的手腕，於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便互相衝突起來。這種利害的衝突，就是我們現在所謂「帝國主義間自身的矛盾」。

帝國主義自身的矛盾，是愈來愈厲害的。各帝國主義為保持或奪取殖民地與市場的緣故，拚命的在增加軍備，準備「戰爭」，引起市場再分割的「世界大戰」。可憐的只是無辜的大衆，被統治階級蒙上「愛國主義」「復興民族」的美名，負着

槍桿，自相殘殺。這從第一次大戰的歷史，很明顯的告訴了我們；統治階級送大衆上戰場去死，是轉移他們「向內」的眼光為「向外」，這種卑鄙的手段早已被我們看透了。

同時由第一次大戰的結果，我們可以曉得「戰爭」不能正確的解決大衆生活問題，並且反而造成帝國主義佔領殖民地與侵奪市場的激烈化。這從十多年來的軍備競爭，貨幣競爭，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競爭之中，可以明明白白的表白出來。

總括一句；資本主義發達到最高點，各資本主義國家成為帝國主義的時候，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戰爭是要發生的。同時，資本主義轉入末途的辰光，也要來一次迴光反照，那便是更厲害的「世界大戰」。

在現在世界各國的情勢看來，可分二個集團；一是帝國主義的陣容，另一個是社會主義的陣容。後者便是那簇新的蘇俄，蘇俄在歐戰的常兒，國內即起革命，經過幾番血鬥，終於推翻那腐敗的暴虐的沙皇，而建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政體的聯邦。在建立之初，內亂外患交迫，誰都說這雄稱一時「六大強」之一的俄國將要滅亡了。

在貧苦之下沉着前進，由新經濟政策實施後，繼着宣佈偉大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大家以為他們着夢魘的迷了。到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卒於四年之中完成了。這對於世界，任何

人都要驚奇的，眼看着他們荒地開闢，教育普及，失業全無，農業振興，工業發達。他們的長成，實在使帝國主義者看得眼紅。敬着，怕着，「北歐之熊」現在比昔日佔「六大強」之一寶座的沙皇時代更可怕了。他坐鎮北方，非但使帝國主義失去一個絕好的市場，並且還促成了帝國主義內部的分化——勞資的對立——不啻是各帝國主義的一個致命傷。蘇俄第二個「五年計劃」未完成，內部人民生活未十分改善，西伯利亞與遠東尚未開闢完竣的時候，他們不需要殘酷的戰爭，他們只需要為人類謀幸福的和平。但是羣雄向他炯？注目的時候，不能不作暗暗的準備，同時利用巧妙的外交手腕，降低帝國主義者向他仇視的深度。以現在的形勢看來，帝國主義自身的矛盾日趨尖銳，恐怕反俄戰爭是一時難以形成吧？！反之社會主義的蘇俄，使戰爭時間延遲，到了帝國主義內部分化最厲害的時候，出而助無產階級奮鬥，誠然是給帝國主義一個炸彈，這未嘗不是各帝國主義反俄陣線連合的主因。

現在的世界，除了帝國主義陣容與社會主義的陣容外，與帝國主義對立的那便是被帝國的壓迫，所剝削的弱小民族的陣容。所包含的很多，如殖民地，次殖民地，委任統治地，保護國……：在這些地方，有着廣大的羣衆，遼闊的土地，他們的經濟權政治權及一切的權利都操在帝國主義的手裏，帝國主義

更憑藉了不平等條約的武器，擠得民族資本主義不能盡量的發展，於是，資本的移植，商品的傾銷，被剝削的弱小民族的血給他吮得完盡了。那廣大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大眾那裏能忍耐着受致死的壓迫呢？况且在這資本主義趨入末途，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當兒，帝國主義內部大眾謀業無路，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剝削他們更加加重，同時這些弱小民族都是產業落後者，不僅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剝削，更受那封建地主，新興的民族資本主義者壓迫，剝削，在這種種鐵蹄殘踏之下，「反抗」「戰爭」這便是他們自救的方法。我們可以預測；當這大戰來臨的前夕，他們都會紛紛起獨立運動，這獨立運動，愈使帝國主義陷入不可救藥的絕境。更危險的是；社會主義的蘇俄也許會作他們「反抗」「戰爭」的後盾呢！

戰爭將要爆發了，在戰爭爆發的前夕，我們雖已知戰爭的由來，知道；資本主義已是將死的東西，在過去帝國主義者以戰爭來解決內部問題，以重新分割殖民地與市場來作唯一的救星，但結果也不過是人口減少，物質文明毀壞，版圖改色而已。在未來，一定要再來一次屠殺。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或許會根本的崩壞呢！

這冒險的嘗試——戰爭——的避免是不可能的了，準備，

在各帝國主義看來，是急不容待，由上次大戰的教訓，使他們準備得更充實。

從以下各帝國主義準備的狀況，我們可了然於大戰的降臨是不久的事了。

軍備 殺人武器的進步，軍備的擴充無限量；軍縮裁軍的絕望，以及限制軍備條約的廢止，都是加速了大戰的爆發，更可以從這樣看出現在各帝國主義間的火併是多麼的厲害呀，以下便是實例：

△自華府海軍公約簽定後，各國擴充海軍的情形大致如下：

國名	新建者 艘數	重建者 艘數	建造中 艘數	將建造 艘數	計劃中 艘數
英國	一〇六	一四	三二	一七	二四
美國	一一	四(主力)	一七	三七	一〇二
法國	一〇四	一(航空)	四〇	六	四
意國	九八		二八	二	四億八千萬利拉
日本					

無準確之統計。

B 海軍公約限制下的現有各國艦船：

國名	主力艦 數	航空母艦 數
英國	一五	六
美國	四七四七五〇噸	一一五三五〇噸

國名	驅逐艦 數	潛水艇 數	甲種巡洋 艦艘數 (艦齡二十年)	乙種巡洋 艦艘數 (艦齡二十年)
美國	一五	五	四五五四〇噸	一二〇五〇噸
法國	一〇	一	二二二四二五噸	二二二四六噸
意國	四		八六五三二噸	
日本	九	四	二七二〇七噸	六八三七〇噸
英國	一〇六	三九	一二九八三四噸	一六〇一九六噸
美國	二二三	五三	二七四〇七五噸	一一〇五〇噸
法國	五九	八一	一一九四七噸	九七四一一噸
意國	六六	五四	七五四四噸	八一七六八噸
日本	九六	六二	一二〇〇九七噸	一一五四五噸

國名	補助艦合計 (巡洋、驅逐、潛水)
英國	二〇五艘
美國	五八一八一四噸

準 備 戰 爭

國名	總艘數及總噸數
美國	三〇七艘 六〇五六四五噸
法國	一六二艘 三五六一四七噸
意國	一四三艘 二七〇六四九噸
日本	一九〇艘 四一九四八〇噸
國名	總艘數及總噸數
英國	二二六艘 一、一七一、九一四噸
美國	三二七艘 一、一八一、五四五噸
法國	一七三艘 五九〇、七一八噸
意國	一四七艘 三五七、四八一噸
日本	二〇四艘 七五九、九一四噸
品名	機關槍
國名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三四年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三四年
英國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二〇〇〇 一四〇〇〇
美國	九五〇 四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
法國	三四〇〇三 五〇〇七 一七八 二三〇〇〇
意國	一二〇四 二五〇〇 四二四 六五五〇
日本	一二〇〇 二二〇〇 九六八 九二〇〇

坦克車——英一三〇〇，美一二五〇，法五〇〇〇，意七〇〇，日一〇〇〇。

D 空軍：軍用飛機——英二三九八架，美二七三九架，法四七三四架，意二二〇三架，日二六五九架。

從以上的統計看來，各列強差不多是勢均力敵。英國以領土分散各地，海軍必定要比任何國強二倍，但這已是不可能了。日本在去年宣告廢約，軍備更要增加。你看今年日本海陸軍費各要增加二千七百萬元，這欲實現獨霸東亞的戰魔，他的準備恐怕早已超過了條約的限制呢！法國呢，一則恐失了「歐陸之王」，二則又要保護殖民地與開拓殖民地。今年邊防特別經費竟達八億法郎。至於意國因本國環境不佳，向外急進乃必然之事。美國亦然，定要維持他的貿易才肯罷手。總之，各國徵兵的年齡降低，年限增長，增加軍額，積極訓練，無非是使軍備完善以達到戰爭的目的。這些殺人的傢伙將來都要搬上太平洋來大獻身手。

失業與殖民地問題 因帝國主義經濟組織之不健全，失業的人數大大的增多；據最近統計，美國約一千五百萬，英國約一百八十萬，日本約四十萬，法國約卅五萬，意國約一百

萬。看了這個大數目，誰也會驚一驚，他們整天在嚷工作，要麵包，即有業的工人也在工作時間延長，工資減少之下渡着半飢餓的生活。這就是大衆的失業問題。同時，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經濟的崩壞更使他們發生叛變的「求麵包」運動；這二種的內蝕力愈發促成了帝國主義內部的解體。因爲這問題是太嚴重了，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拿出這唯一的法寶——大不列顛主義，大亞細亞主義，大日耳曼主義，美洲門羅主義……——以轉移眼光（前面已經略述過）。還有的解決辦法，那便是擴充軍火工業以容納一小部分失業工人，但是，這些都是徒然的，只有愈使帝國主義趨於自殺的途徑。

一切的軍需品工業的局部繁榮，這正是證明了帝國主義的備戰狂的白熱化。其他如煤油量貯藏，糧食的囤積……：沒有不一樣不是爲了「戰爭」而「努力」的，可惜我們沒有正確的實例，只得從缺。

備戰！備戰！！備戰!!! 帝國主義的備戰的呼聲已經高唱入雲。火藥，血腥的氣息滲透過了脆弱的堡壘，整個的籠罩着我們

了。

「我們應備戰嗎？」

正是，我們應備戰!!! 爲的是求整個民族的解放，我們得向帝國主義的陣線衝去！衝！！

### 作後記

去年十一月時，高中部社會科學研究會派我講演，且由指導陸光宇先生指定講「世界大勢」這一方面。當時我以預備沒時間，拉雜的講了二小時，不外乎歐洲，太平洋以及其他各處情勢的話。講後陸先生囑我摘錄付校刊（非自治會刊）登載，恰巧我那時正因某事未作完，同時這樣的零星稿實在沒法摘錄。

現在偶然想起了陸先生的吩咐，自思不該這樣違背他，於是決計動筆。可是材料之部委實有商榷的必要，那些演化的事實，報章雜誌上已登得滿城風雨。我現在提出這「準備戰爭」，並不是新鮮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最容易弄得糊塗，爲了遵守陸先生的吩咐，爲了我們更進一步對「二次世界大戰」的認識。我這篇糾纏不清的東西便做下去了。

稿經馬德里阿弟詳閱一過，詳改一過，才變得稍有頭緒。我是很感謝的。

關於這類東西，我是很喜歡談的，一有機會，我便來談，

讀者們，再會吧！

# 上帝與阿彌陀佛

文 一

滿天黑暗，烏煙瘴氣籠罩着整個大地，隆隆的雷聲和轟轟的人類咆哮聲打成一片，暴風雨顯然是快要到了，現在是正在醞釀着，形勢是一步一步地吃緊，偶然間亦有幾陣大雨。

在半空中，上帝穿着雨衣，形勢兇兇地前奔，一抬頭看見一神，面目端好，駕着雲霧正對着自己跑來，就立住叫道：「喂！那位尊神？」

「是我，你是上帝……哦，上帝嗎？」

「咳，是我。我有事找你呢，請你快跑一些吧！」

「呀！我也有事找你呢。」

見面之後，上帝就開口：「老兄，我想叫你吧「長江」以南借給我九十九年呢，因為我所管轄的地方都鬧着失業啊！……」

「你沒有聽見我那里農村破產嗎？他們這班奴隸要暴動呢；所以我想再向你借些金元，買些槍炮去鎮壓鎮壓啊！」

「那贊成，我們在這兩年已經是結成好朋友了，哈哈，不要說你還有東西抵押給我，就是沒有，我也要幫你的忙啊！可是我那邊那班該死的工人也要暴動，爲了緩和他們的情緒與獲得利潤起見，所以要向你借些地方呢。」

「不，那不能，我不能隨便借給你地方，因爲有人說我是一個大軍閥；何況我那里還有小軍閥呢！」

「你不是已經送給我許多土地嗎？現在爲什麼不再給我一些呀？」

「因爲如果再這樣，那班奴隸更要說我壞話了。」

「那不要緊，我幫你把他們鎮壓下去就是了。你給我些地方，你一定有許多利益的，你不知「甯賸友邦，不給家奴」的道理嗎？」

「好的，好的，」阿彌陀佛躊躇了一會說：「我們必須聯合起來，殺盡我們共同的敵人，——那班暴動的奴隸……」

「我知道了，再會吧！」

「不過，」阿彌陀佛匆忙地接着說：「我給你地方，你一定要給我利益的啊！」

「哈哈，那自然，朋友！親愛的朋友！好，再會吧！」上帝鞠躬。

「再會！」阿彌陀佛合掌，點一點頭。

可是，來了！

一九三四，一月作

# 電的最普通的應用

孫經遂

物質文明先進的國家，現在都已經是電氣化了。無論工業上，交通上，以及家用器具，都以電為原動力。電為甚麼能夠這樣普遍的被人應用呢？這因為電是一種能的形式，在一定的情形之下，牠能變成了熱能，磁能和化學能。總括一切電的應用而言，電是被應用於電信和電力兩方面的，科學日日進步，電應用的範圍也日見擴充，要說完牠是不可能的。這裏只將電應用的基本原理和大概情形，極簡的說幾句。

(一)電信：線線和無線電報電話、及電規等用電來傳遞消息或談話的，都叫做電信。現在分述之於左：

## 甲、有線電話

一八七五年柏爾 A. G. Bell 發明電話，至今已經大大的改良然而基本原理還是一樣的。

### A 基本原理

電話的主要部分就是發話器和收話器，其構造及原理如此：

發話器的作用，是把聲波變成有強弱的電流，其構造如第一圖。兩端各有金屬板一，其間充滿可以傳電的炭粒。其外部的金屬板受聲波後便起振動，於是兩板間的炭粒忽疏忽密。電

抵抗就忽大忽小，所以通過兩板的電流也就忽強忽弱了。然後經導線而將此種電流傳到收話器。

收話器的作用是將有強弱的電流變成聲波。構造如第一圖，即一電磁石與一鐵片。有強弱的話流 Voice current 通入環繞電磁石的導線後，磁石前的磁場也就因電流強弱而強弱。鐵受其吸引而顫動，便發生和原來一樣的聲音了。發話器和收話器連在一起便是聽筒。新式的聽筒的收話器不用長的電磁石，却用一片薄的電磁板。

B 電話的種類，大列為人工電話 Manual telephone 和自動電話 Automatic telephone 二種。從前的電話都是人工電話，用戶間通話時接綫手續，由接綫生做的。自動電話發明較晚，不需接綫生，而由電磁石去找號碼。用戶祇要就電話機上把所要的號碼撥動，便可與對方談話。更有兼用人工和機械通話的，叫做半自動電話 Semi-automatic telephone。

一、人工電話復因電流供給的方法，而分做磁石式 (Magnet type) 和共電式 (Common battery type) 二種，磁石式用乾電瓶供給談話所需的電流，而以磁石轉動生電發出信號到話局，乾電瓶和磁石發電機均裝在用戶的電話機內。共電式的電

力，則集中在電話局，通話和信號所需的電流，均由局內的蓄電池供給的，所以用戶電話機內，沒有電瓶和發電機。

以上二式各有長短，大概言之，共電式的維持費較省點，

而電力既集中，同時管理很容易，但設備方面，除電池外，用還有充電用的機件等裝置，牠的價格很昂貴。磁石式的電話不這樣，較可省費，然而牠的電力設備散在各用戶處，管理很不容易，雖能使電瓶一樣達到工作所需的標準，而修理交換，人工太不經濟，此乃是牠的缺點。

二、自動電話：自動電話有許多種，括言之可以分做二種

• 一是進步法的斯特魯喬式 *Strowger system* 美國公司出品，即

屬此式。此式又可分與一：兩線式和三線式。後者除兩導線外，並且利用大地為通電的路，但此式現在已經不用。二是機

動式 *Machine switching system* 代表此式者有二種形式，旋轉式

*Rotary type* 和盤牌式 *Panel type*。我國裝自動電話的地方，是

上海天津瀋陽南京漢口哈爾濱青島廣州杭州等地，杭州廣州用

機動式，餘皆用斯特魯喬式。上海租界也用盤牌式。現在將自

動電話的原理申述於下：

自動電話乃用機械替代人工的電話；雖然有時也用少數接線生，但人工交換機上的各種工作，則可由相當的機械代之。

用戶在通話的時候，撥動所需的號碼，發動電脈動，例如號碼

是七五號，則先發電脈動七次，繼發五次；話局的機械，受此脈動的感動，乃逐步替你找尋七五號，並且替你接線。

### 乙、無線電報

無線電報是籍電波的傳送，用與遠方通信的裝置。是意國馬可尼 (Marconi) 所發明的。現在將牠的裝置和原理略述如下：

無線電報最簡單的裝置如下面第二圖所表示。甲地豎起天線（此線是紫銅製的，長的一百五十尺，至短須一百尺，或竟長於三百尺），另裝一條與地相連的地線。這兩條線的尖端，互相接近，成爲一間隙H，將誘導圈K的兩極，連接在這兩條線上，間隙H有電花通過，則天線上即起電振動，由此發出的電波，向四面傳播開來。

收報局的乙地，亦同樣懸有天線，引到粉末檢波器C的一端，牠的地線連接在粉末器的他一端。又由粉末器的兩端，用導線經過導線D，電磁石Z，連成一條完全的電路。並且在電磁石上裝有與電鈴相同的裝置，利用槌下以敲擊粉末器內的金屬粉末，使牠恢復原狀。

電波傳到S的導線上，即引起共振的現象，使粉末器內的鍍層黏合，C處的電路既通，電磁石便發生作用，敲擊粉末器的玻璃管，使鍍層疏鬆，於是抵抗增大，電流也就停止。直待

甲地再發送電波的時候，乙地的粉末檢波器始再通電，如此往復動作，因通電的久暫，可以知道對方所發的信號。

### 丙、無線電話

無線電話是由音波的波形改變電波的振幅的裝置，牠的原理如下：

如第三圖甲是發電處，C是蓄電池，I和I'是變壓器，F是電花間隙，FI在C的兩邊，連成完全的電路，電流在電路中，作往復振動。H是發電機。

電路CIF中如發生電振動，則二次圈I'，受其電磁誘導作用，所以I'的裏面，也起了電振動，此種電振動，由天線A經I'以至於地面下T的導體全部，皆被牠波及。所以如果在此導體中任何一處，裝入送話器S，人向此說話，即和普通有線的電話無異；電的抵抗，生或大或小的變化。抵抗大的時候，（即音弱的時候）所生的電波很弱，抵抗小的時候（即音強的時候）所生的電波很强。於是聲波的波形，改變電波的振幅，而四向播送出去。

受話器的裝置，和無線電報的受信裝置相同，只不過用聽筒來替代受信器罷了。牠的重要部分如圖所示；天線和地線的中央有一個圈I'，因遠處送來的電波而生共振的現象，於是在J，C，K，電路中因誘導作用而生較高電壓之電流往復振

動。C為蓄電池屬於靜的功能；I為誘導圈屬於動的功能，如此一動一靜，乃有往復振盪的現象，K為檢波器，現在都用三種真空管來做檢波工作，所謂檢波工作者，無非將方向不同的電流變為同一方向的電流，而且可以自由控制電流的強弱。如此一來，頻率減低，適應人的聽覺，乃可以達到聽話的目的。

### 丁、有線電報

有線電報是藉電流作用，以短時間作長距離的通信。牠的器具是電池，電線，電機，受信機等。自甲地通信於受信機，電流即經電線達到乙地受信機的電磁石上，而將牠上面的鐵片吸引到下面去，鐵片的片端有筆，觸到正在運轉的長紙片上。電一斷絕，則鐵片由彈簧曳上。發信機上有一電鑰，按下則電流通，掀上則電流斷，電流忽通忽斷，受信機上的筆尖，也隨之在紙上忽觸忽離。如此紙片上所著的墨迹，都是些「點」和「橫線」的記號，電報的號碼即由此等「點」和「橫線」所組成的。

用上述的裝置，則由甲地發出的信號，可送到乙地，由乙地送出的信號，也可送到甲地。不過甲乙兩處若欲同時發信，則用此法，即不可能。現在最新式的電報同時可打一二十個電報，這是利用電波長短的裝置，本文不復贅及。

### 戊、電視

映像用電力輸送遠處，使遠處觀測者的心目中得一相似的

形像，叫做電視，這亦屬於電信範圍內，所以並在此處提及。

電視的主要裝置，如第四圖所示，在播景站將景物用極強的光度送出，因景物表面上的明暗，射光線通過光電池後（光電池是把光能變為電能的器械），跟着明暗而發生強弱不等的電流，再利用真空管，把這個微弱變化的電流，加以擴大，然後或用電線或用無線電送至遠地。在收景站把收得的電波，再加以擴大，然後射於霓虹管。此器於海一瞬間所發生的光輝，跟着接收的電流的強弱而起變化。觀測者由一細隙盤後窺察霓虹管；這樣的細隙盤和播景站用以節制光線的細隙盤用同一速度轉動。這樣於視覺遺像限度以內的一小時，得以看見霓虹管上所顯景物的連續光點，所以觀測者的心目中，得以看見物物的整個形象。

(二) 電力：現代工業之所以這樣的發達，全賴電力的發明，電力房以機械能力變做電的能力，待輸送至工廠，又把電能變做機械能。例如建設一電燈廠非祇購一發電機而已，而同時須有蒸汽機式煤氣機，或水車等以使之轉動。吾人已知感應電流的方向，常反抗導線的運動，故發電機產生的電流越大，則所需的工率也越多，供給電車電燈用的發電機，有時須用二〇，〇〇〇匹馬力至七〇，〇〇〇匹馬力的蒸汽機。工業發達的國家，不祇機器的運轉需要電力，即一切日常生活所需的用

具，却都利用牠。現在把和電力的應用有關係的器械人，簡單地寫在下面。

電燈：

電燈的種類可分為白熱燈，穆爾燈，弧光燈，及鈾弧燈數種。其中以白熱燈用途最廣，所以關於牠的發明史方面略為提及。

白熱燈是在西曆一八七九年愛迪生 Edison 氏發明的。起初用銅絲通過電，即發熱發光，但是因銅質在空氣中燃燒，立即化為灰燼，顯然不能用牠。於是又試驗種種物質，終不能達到耐用的目的。後來改用碳絲，同時把燈泡中的空氣抽去，初步的電燈乃始完成。至一九〇九年又把鎢抽成的絲，加以鍛煉，即不容易損壞，然而所製成的電燈泡，所需的工率仍然很大，總覺得未甚完善。至一九一三年，發明用惰性的氫氣或氮氣充入電燈泡內，效率較高，壽命也長，現在所謂半瓦泡者，便是此種燈泡。

白熱燈何以能發光呢？因一切導電的物質，都具有阻電通過的性質，這種性質，叫做電阻，電阻越大，所發生的熱量也越多。所以電流流過極細的導體後，一部分即化為熱，再由熱化為光。

穆爾燈的主要部分是一玻璃管，牠的長度不等，當電流通

過時，兩極間發生火花，而放光明。此是穆爾 (Mear'an moore) 所發明的，故名。牠的光色，視管內之色質而異：氫氣燈是粉紅色；二氟化碳燈是白色，這種燈在實用上已屬陳迹，只能供科學的研究而已。

電弧燈是西曆一八二一年賓維氏 (Davy) 所發明的，法以二炭棒連結於強電槽之兩極，接近於棒的兩尖端，稍稍離開，則兩端間即放白光，增加距離至某種限度，光益增強。兩端間光成弧形故名。當通電的時候，兩尖端近旁多布滿蒸氣，蒸氣分解為帶陽電的陽離子，和帶陰電的陰離子。兩種離子相對流動。速度極高，所以溫度達攝氏一千九百八十度至二千一百度，使電弧發出強光，如航空站中所置強烈的燈光，就是電弧燈。

銻氣燈的重要部分，有高度真空玻璃一條，長三四尺不等。裏面貯藏銻，懸掛時一端向下傾斜。有銻的一端是陰極，另一端是陽極。電流通過時，銻蒸發成蒸氣，發出強烈的光線，牠的主要光色是青色和紫色。所以攝製活動影戲時，多裝用銻氣燈，並且對於人目很是安適，如船塢圖書室等處也常裝用。

電鎔爐：電弧的溫度很高，當氫氣流過鎔棒，兩極間的電弧內，大部分的氫分子分解為自由的氫原子。這樣的氫原子當其再併合為分子時，能發生高溫度的火焰（約攝氏四〇〇〇度

）便構成電鎔爐 (Electric furnace) 的原理。電鎔爐用以供製造碳化鈣及硅化碳等用途，又如鍊鋼及製造含有錫或鉍的鋼合金等。須要高熱，故亦用電鎔爐。

電焊：鐵匠煨接兩鐵條，須將其兩端燒紅，然後以錘敲擊，使其接合。但煨接金屬，若用電焊 (Electric welding)，效率一定更大。將兩棒的兩端，互相接觸，通以電流，即能增高溫度，蓋因接觸之處，電阻最大，所以熱度很高。電焊法常用於接合斷裂鐵軌，及其他同樣的用途。鋼橋和房屋的鋼架以前用鑽釘接合的，現在都採用電焊法。

電鍍：將金銀鎳銅等化合物的水溶液電解，而使這些金屬覆被在他金屬的表面上，叫做電鍍 (Electric plating)。電鍍的時候，先將要鍍的金屬器，和應鍍的金屬塊浸在電鍍液中，用金屬器連結在電池的陰極，金屬塊連結在電池的陽極。例如銀器上要鍍金時，先浸銀器和金塊在鍍金液中，再將銀器連在陽極，金塊連在陽極。茲將數種電鍍液的製法表示如下：

(一) 鍍金液：

(甲) 氰化鉀：七十二克 水十克

(乙) 氯化金：三十六克 水二百五十克

混合甲乙二液，如蒸餾水，使成五升。電流每平方粉約〇、一至〇、一五安為最適當

(二) 鍍銀液：

氰化銀二十五克混以少量蒸餾水，如以氰化鉀二十五克和四百立方厘米的蒸餾水的溶液，使氰化銀完全溶解後，如蒸餾水使成一升。電流每平方厘米約〇、一至〇、四五安為適當。

(三) 鍍鎳液：

濃硫酸五十克，酒精二十克，混合後加熱在水槽上約一小時光景，放冷之，同時加水八百克；將所得溶液的三分之一，用炭酸鎳或氫氧化鎳把牠中和了，其餘的四分之一，用鎂把牠中和；混合這二種溶液，加以蒸餾水使成一升。電流每平方厘米約〇、二至〇、三安

欲鍍的東西，須研磨洗滌後，先用銅鍍上較只相宜些。

電鑄 Electrotyping：用石膏等物質，混在原物的上面，造成一個反對的模型；模型內的面，遍塗石墨粉，使牠成為雷的良好導體，可通電流，模型的反面塗以假漆等電的不導體。用此把地浸在酸性的硫酸銅飽和溶液內，和銅塊相對浸入液中，把模型連結在電池的陰極，銅塊連結在陽極，則模型內的表面上，銅就析出附着到適當的厚度時，將銅由模內取出，可得和原形相同的物體，以這樣的手續鑄造物體，叫做電鑄。

牠的原理和電解相同。

電車 Electric car：電車是應用電動機而行駛的工具。牠的車台下部裝有一部電動機，內有一個鼓形的電動子，蓋的底面和電動子下面，各裝有一塊磁石，電動子的軸棒上固釘着一個齒輪，此齒輪和車軸上面的齒輪互相啣聯，所以電動子的轉動，由齒輪傳至車輪而成全體的運動。

第五圖是複線架空式的電車，從發電廠送來的電流，經過架於空中的導線 W（此導線是不絕緣的粗銅線，牠的表面因氧化而變成黑色）和金屬棒 S，入於電動機 M，而流於電動子上，經過金屬棒而復歸於發電所。又單線架空式的電車，則空中僅架一條導線，送入電流，經電動子而流出後，由鐵軌 R 而復歸於發電所。還有地下線式的電車，則供給電流的導線，不架在空中，而埋在軌道側渠內，還有不由外線給電，而將蓄電池裝在車體內，自行給電的，叫做電池式。

電扇 Electric Fan：電扇在酷暑的時候裝在室內，使牠轉動起風的一種器械。轉動軸上有固着的翼板數個，方向都和轉動軸成垂直，板面則略扭彎，而各板的扭彎方向都是同一的。轉動軸的後方，連結在小形電動機上，使軸和翼板急速回轉。翼板轉動的方向，和板自身的方向不一致，牠的形狀和風箏相同；風扇後面的空氣，被牠壓向前方而成涼爽的风。

電鈴 Electric bell 電鈴是應用電磁石的道理做成的。如第

六圖所示：將蹄鐵形的軟鐵，在牠的兩脚上捲以多次的絕緣導線，成爲蹄鐵電磁石；牠的兩極前面，用彈條支持一軟鐵片，鐵片的前端附一金屬小球，此球是擊鐘的錘。鐵片和雄螺旋 S 尖端相接觸。現在要捺鈕時，電流通過電磁石的導線中，所以電磁石立刻吸引鐵片，錘遂即擊鐘。同時 S 雄螺旋的尖端和彈條相離，所以電流斷絕，電磁石遂即失了磁性，使鐵片復歸原位。而再通電流，鐵片復被吸引，錘再擊鐘。如此捺鈕的時候，錘繼續擊鈴不止。

電動機 Electric motor：電動機是供給電流使牠發生機械運轉的裝置。牠俗名馬達。在直流發電機中，使用克拉姆環迴轉，而生電流；反之通電流於刷毛上，則環迴轉。所以環的軸上附以拖帶 Belt，可以使其其他的機械運轉。茲將牠的原理略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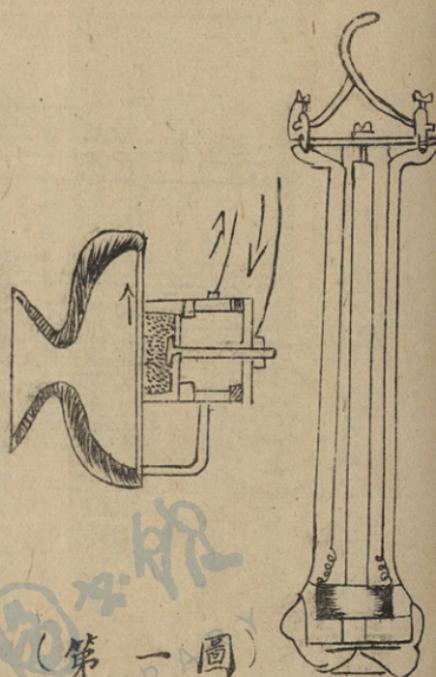
第七圖中 CC，是軟鐵環，捲上絕緣導線，即克拉姆環，附有迴轉軸 (M)，M 軸的周圍，附以金屬片 a, b, c, d, 各金屬片和軸相絕緣。F 和 F' 是金屬毛刷，隔軸相對，刷毛的一端和金屬密接，他端連結在 P', P 的粗導線上 N S 是場磁石的南極和北極。現在克拉姆環環雖如圖的位置靜止時，或迴轉時，

軟鐵環近於 N 部分常生南極 (S)，近於 S 部分常生北極 (N)。因說明簡便計，設軟鐵環靜止，而圈 A, B, C, D, 滑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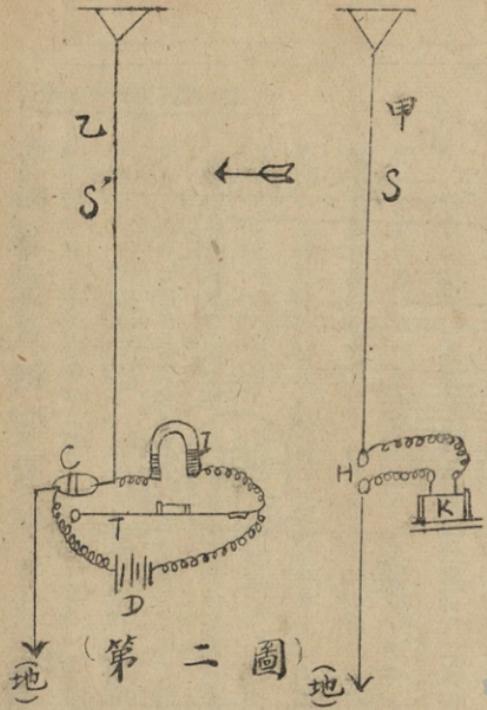
在軟鐵環上。P, P' 的導線，各和直流發電機的陽極和陽極相連，自 F 刷毛，通電流於金屬片 a，則如小矢所示的方向，電流分爲兩路，一流在 A, B 而到金屬片 C，一流在 D, C 圈而到金屬片 C，共經刷毛 F，而流入在導線 P'，入於發電機的陰極。現在就 D 圈考察之，電流流於小矢方向，所以牠的下端是南極，上端是北極；但軟鐵環的 S 極對於 D 圈的作用，較場磁石 N 極對於 D 圈的作用大，所以圈是軟鐵環 S 極所吸引而滑動在上方。又 C 圈的右端是南極，左端是北極，所以被軟鐵環的 S 極所拒斥，而向左方滑動。由同理，B 圈是軟鐵環 N 極所吸引，A 圈被 n 極所拒斥，共向下方滑轉。如此，四圈皆依反時針方向進行而生迴轉。A 進於 D 的位置時，刷毛 F 和金屬片 b 相接觸，F' 和 d 相接觸，和前有同樣的關係，各圈仍依反時針方向迴轉。實際上各圈固着軟鐵環，所以環和圈共同迴轉，如圖中大矢所示。

M 軸上捲以拖帶，即可拖動另外一機械。電車就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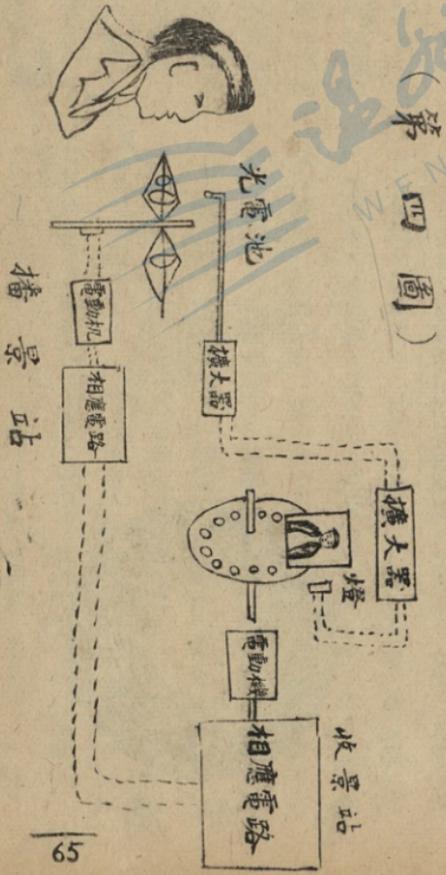
以上所述的是直流電動機。交流電動機是交流發電動機的反原理，工業上多用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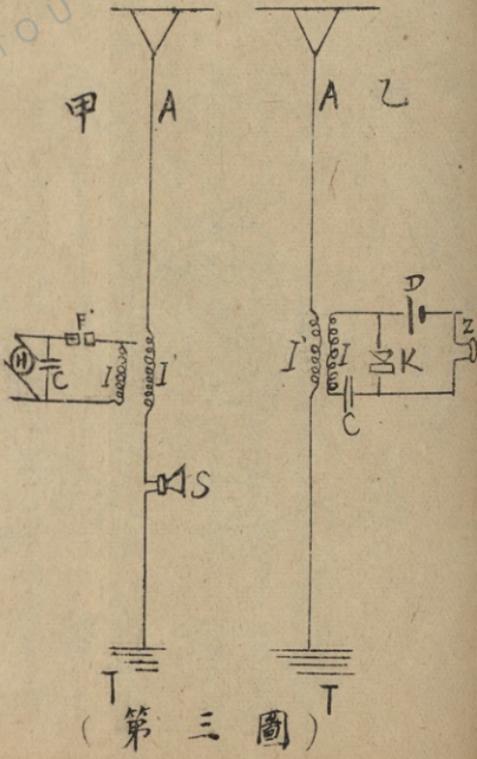
(第一圖)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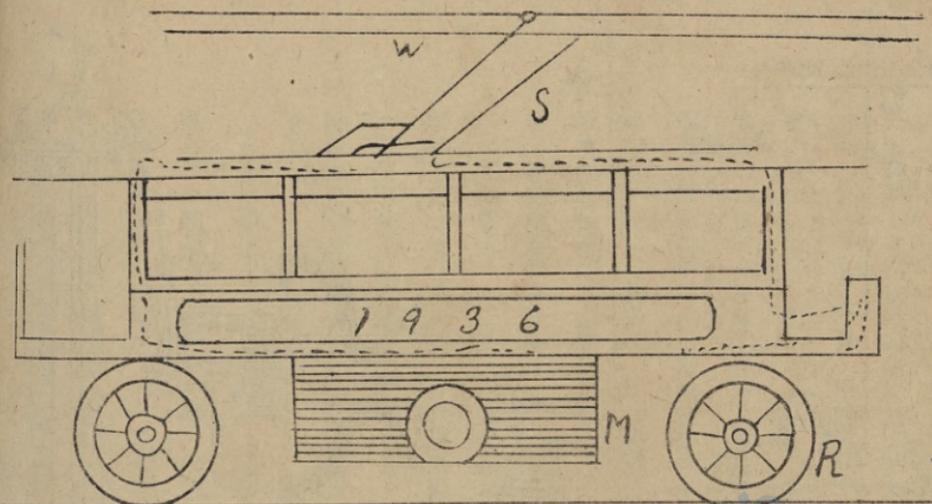


(第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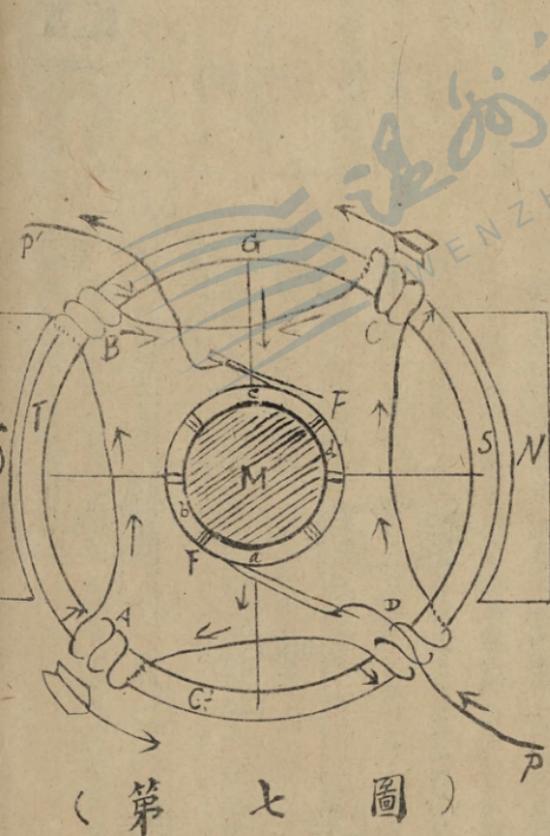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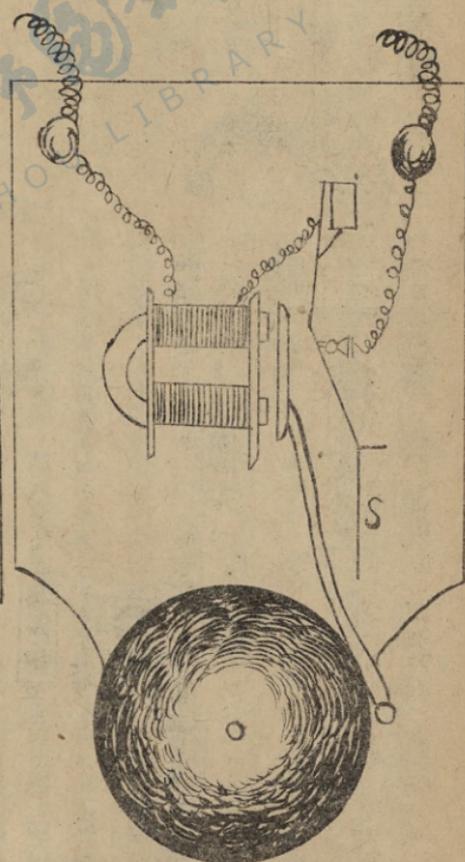
（複線架空式的電車）



（第五圖）



（第七圖）



（第六圖）

# 自然科學觀念的美的作用

博 談

"A primrose by a river's brim

A yellow primrose was to him,

And it was nothing more."

Wordsworth 的詩裏寫出這樣一個人，這實在是三個可憐

的人，這樣的人從未見過「自然」，在他的眼中只有無生氣的東西，他的人生是乾枯的。設想河畔上一株櫻草，這裏面究竟有些甚麼？豈只是一株生黃花的櫻草而已嗎？

櫻草的花是由五瓣合成的，從那些橢圓形的葉的中央，伸出一條長花莖，一叢黃色的花就生在花莖的頂上，只要有感覺的，見了這美麗的形狀和色彩，至少總能夠覺得這花好看而發生一種離開利害關係的快感，這就是美感。然而對於那種除了一株生黃花的櫻草外，甚麼都見不到的人，這花的形狀和色彩就不能引起他的注意，於是他就連這一點美的快感都得不到。一株櫻草都看不清楚，這人豈非等於盲人？怎麼能見到「自然」？一點美感都沒有，他的人生是枯乾的，他和「自然」是不相干的。這樣可憐的人很不少。究其原因，不是沒有人教他怎樣睜開眼睛看「自然」，便是因為某種原因使得他沒有機

會學看「自然」，或者就是他生來就不能看「自然」。人類生來就是愛美的，所以我們當然不願意和這種人一樣。我們必須睜開眼睛，很精確的認識「自然」，然後纔很深刻的感覺到自然間一事一物的美。

我們再來想想這河畔上的櫻草裏面所包含的意義，那條花莖上為甚開着這一叢美麗黃色的花呀？那雄蕊雌蕊像少男少女，穿上了五瓣黃色花冠的盛裝，引誘蜂蝶替牠們做媒呢！這又是甚麼意思？這櫻草既然到了壯年，便要造下種子，傳佈開去，以繁衍牠們的種族，和繼續牠們種族的生命，——生命，這是個神祕的東西呀！一顆小小的種子，裏面藏著一個睡眠的胚，落在適宜的地方，這胚便活動起來了。種子發了芽，漸漸長大，脫離了幼年時代，便負起生殖的責任來了，於是又開了花，結了查播了種。責任完了，這櫻草便漸漸衰老而終於一死，這就是櫻草的一生的過程！一切植物的一生的過程都是如此的，一切生物的一生的過程也都與此相彷彿，人的一生也和這個差不多。我們知道了「生命」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知道了河畔上的櫻草裏面有這麼重大的意義！假使現在此地有這樣一株櫻草，我們再來看看牠，一定覺得牠格外顯得美麗。這是甚麼緣故？

我們已經有了生物學的概念，看到河旁的櫻草，便會想到這黃花的意義；跟下來便聯想到生命；想到這花的生命史，便聯想到人生；想到人生，便對那些花發生了感情。這就是所謂感情的移入；移入了感情後，再加上所見的花的形狀和色彩的美，這美感便會格外強烈，而成爲感動的了。所以有了清楚的觀念，經過聯想作用，移入了感情，便能很深刻的感覺到美處，所以 *Weg* 給美下了個定義說：「美是觀念底感覺的發現」。

有了清楚的觀念，便可以有很深的美感。便是有了非常敏銳的感覺，這不僅對於櫻草而然，也不僅限於生物而然，而是對自然間一切的事物都然的。這裏可以舉幾個例。

千變萬化的雲是美麗的，要是有了氣象學的概念，便可以看出各種雲的「雲情」；這種雲預示大風，那種雲預示急雨；日月遇到這種雲會生大圓圈似的暈，遇到那種雲又會生美麗彩色的華。有了各種雲的氣象學的概念，然後看到各種雲時，那些大風急雨日月暈華的景色，就會湧現於腦中。

常雨前或雨後的時候，天上時常掛着一條七色悅目的虹。要是水滴屈折分散和反射光線的概念，便會神馳於那高空中的雲上，而發生好像騰空而上似的感覺。同時又會驚歎陽光的奇妙的性質，因爲牠能在形狀不規則的雲氣上，造成了人目中以爲極齊整極華麗的虹。

在晴夜裏，滿天縱橫着星斗，在有天文學觀念的人看來，便能分得出那一些大熊，小熊，獵戶，天力士等等的星座，各有各的形態，各有各的姿勢。星座間還有一些星雲，億兆年後，牠們也會變成我們所住的世界似的。那裏還有銀河，我們的太陽不過那無窮個恆星中的一個。那顆最亮的星是金星，那顆帶紅色的星是火星，這兩個是地球的兄弟，在那上面或許住有類人的生物。有了天文學觀念然後來看衆星，燦爛，生動，偉大，等等的美感都可以感覺得到。要是沒有這種觀念，那看星所得的美感，或者只等於看看螢火蟲一樣。

懸崖峭壁是壯麗的了，要是知道牠們形成的由來，和變動的趨向，就能夠發生滄海桑田的感歎，而感覺到大自然能力的偉大。更偉大的，我的可以想到，我們還能征服這大自然。

可見的美的事物，在對這事物有清楚的觀念的人看來，能夠感覺常人所感覺不到的美處。然而有時對一件事物，在常人表面的觀察是感覺不到美的，在對這事物觀念非常清楚的人看來，却會感覺到非常的美。這種美是透視到事物的內部纔能感覺得到的，不經過聯想作用是感覺不到的。譬如我們說笑話，擦傷了一點皮便說損失了千萬個細胞。細胞是我們眼所不能見的，然而聽得這樣的說法，我們就會覺得好像自己的眼睛忽然變了顯微鏡似的，真的好像細胞一個一個的掉了下來，而感覺

得非常的興趣。至於興趣呢，也是一種美感。但是擦傷了皮這事，我們平常是覺不到美或者興趣的。這樣的事很可能是可能；生物學觀念清楚的人，看見綠葉，便想到其中的同化體素，用了葉綠素做機器，碳酸氣和水作原料，日光作原動力，而造成了澱粉；副產品養氣，却被從葉的烟肉——氣孔——中放了出來，而供給動物的呼吸。見了睡眠的動物，他能想到其體中的器官仍舊在工作着，周身細胞，仍舊在不斷的行新陳代謝，而維持其生活。見了動物的尸體，他或者能想到，這生命雖是完了，然而牠的組織間，却正有許多腐生物在繁殖着，而將其中的有機體，依舊造成有生命的東西（細菌等的原生質）。物質構造觀念清楚的人，見了礦石或結晶體，便能想到美麗的晶形。精細一些，便能想到其分子排列的情形。隨便見了一種物質，他就能想到其分子間幾種原子結合的情形；更精細一些，能夠想到原子間各層電子的個數和高速的旋迴運動。

美不僅存在於形的東西裏面，無形的事物中也蘊藏著美，不過不是目力所能感覺的罷了。譬方我們聽了好的音樂，就會很自然的感覺到其和諧升沉節奏等等的美點。然而這些美點，不是存在於樂器裏面的，而是音樂本身所有的。在對音學有清楚觀念的人，聽到音樂，却能在音樂本身的美以外，更聯想到音波的疏密和波長的變化等事實，而感覺到特別的興趣。自然

科學中很多像聲音等無形事物的討論和定理，所以如果有很清楚的自然科學的觀念，便可以感覺到許多無形的美處，而發生很大的趣興。舉兩個例遇到涼風拂過，可以想到熱量的被剝奪；見到水波四向散開，可以想到能力的傳播。都是因聯想的作用，而發現了觀念，便感覺非常的美。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有了各種事物清楚的觀念，然後遇到各種事物，能因聯想的作用，而感覺到感覺器官能力之外的美；聯合感覺器官所感覺到的美，這美感就成了非常強烈的。要使人人生不成為枯乾的，我們必須使我們的生活美化，就是時常發生美感。發生美感，必須有美的對象；所以要使生活美化，必須尋求美的對象。我們所認為的美的對象有兩種：一是藝術品，一是「自然」實在的事物。藝術品是人造的，所包含的美是有限的。自然間則有而蘊藏的美，「自然」是我們最大的美的泉源，我們的本體和我們周圍的東西都是自然間的「物」，我們的行為和周圍東西的變動都是自然間的「事」；所以能領略自然事物的「美」，隨時隨地都有「美」。然而藝術品却不是隨時隨地都有的。能夠隨時隨地發生美感，這人的生活便永久是美化的了。在可能的範圍內，我們不只要領略自然事物的「美」，我們更要求很深刻很強烈的感覺自然事物的「美」，所以也我們也須要對於那自然的事物的清楚的觀念。

怎樣纔能夠得到關於自然事物清楚的觀念呢？這當然要所從研究自然科學入手。我們時常說自然科學是求「真」的，這裏我還可以說自然科學也是求「美」。這是研究自然科學一個重大的意義，不可以不注意。有人就要問我，爲甚麼有些研究自然科學很「精」的人不能發生那麼靈敏，那麼深刻，那麼強烈的超感官能力的美感呢？這我可以回答。他們的「精」是「精」在實用，關於應用的學理或者很「精」很熟，但是對於自然，他仍却沒有清楚的觀念。這句話不是說他們不知道自然事物的真理，而是說他們對自然事物沒有能夠具體表現的觀念。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只在腦中有某事物的道理，但是遇到那事物時，却不能想起那道理。這豈不是觀念沒有清楚？遇到事物不能發生聯想，那種超感官能力的美感也就不能發生了。

學自然科學，不但能使我們美感特別靈敏，同時還能得到許多美的事物形像，就是得到許多美的事物的觀念。我們不能看到許多美景，但可以從許多圖畫中欣賞美景，我們不能經歷許多美的事物，但可以從文藝作品中欣賞那些美的事物；同樣，我們不能看到宇宙間所有美的東西和美的現象，也可從自然科學中知道牠們，然後在心中造成美的假象。所謂美的假象，就是在意識中的實物，就是那對於那種實物的觀念。學了動物學，植物學，就可以知道許多美麗的動物植物；學了地質學，就可以知道許多美麗的地形；學了各種自然科學，就可以知道了各種美的自然事物。自然科學是有系統有組織的，一種

科學至少能包含其範圍以內所有的美的事物，所以學了各種科學知道了各種科學中所有的美的事物，就是有了自然間所有的美的事物的觀念，也就是感覺到整個宇宙中所有的美。這雖是非常難的事，或者就可以說決不可能的，然而學了各種自然科學而有清楚的觀念，至少可以知道宇宙大部分的「美」。

自然科學是有這樣一個性質的，就是越到高深，其所研究的越有普遍性，例如生物學高深時研究細胞，物理和化學高深時研究分子原子及能量子。細胞是一切生物共有的分子，原子是一切物質共有的，而量子又是一切「能」所共有的。所以研究自然科學到了高深的時候，其所得觀念很有普遍，於是便能對於一切事物，感覺到其共有的美點。能於一切事物中尋出美點，那美感可說是靈敏極了。有這樣靈敏的美感的人，真是一個幸福的人呢！

總上所說，我們得一結論。研究自然科學，可以得到許多美的事物的觀念，又可以使美的感覺靈敏到超感官能力之外，而能特別深刻而且強烈的感覺事物的「美點」。能夠知道自然科學中所有的美的事物，就是能夠感覺到整個宇宙的美，研究自然科學到高深的時候，可以得到很有普遍性的觀念，而可以感覺到一切事物中所共存的「美點」，並且可以從任意一事物中尋出其「美點」。這樣，有了自然科學的觀念，就可以「美化人生」，而使人生不成爲像那種見了櫻草只知道櫻草的人的一樣的乾枯，一樣狹窄的了。

# 左二伯伯

漪

這兩天不知怎的常常想起左二伯伯來了，他是我母親的表兄，安化人，是世襲的侯爵，雖然到了民國，他仍是大家所尊敬的人物。

當我們在湘時，每聽傭人叫「左二老爺來了」時，我和弟弟便很快的跑到樓下去接他上來，叫着「左二伯伯」，同時隨着一聲「猴子」。母親罵我們沒有規矩，尊卑都不知。其實我們那時也是聽父親以及許多父執開玩笑而學來的，因為左二伯伯是前清的候爵，而人又很滑稽，故博得這「猴子」的渾號。我和弟弟每見他來時，叫了「左二伯伯」並行了鞠躬禮之後，就牽着他的手或爬到他身上，使他一刻也不能安坐，而和我們玩耍。

記得有一次，他住在我們家裏，睡在三樓上，我和弟弟第二天一早就起來，把樓門鎖了，可是左二伯伯却從上面爬了出來，做着鬼臉，惹得我們大笑不止。他很會做詩填詞，可是也喜歡吃酒，這些都是他的嗜好。

可是現在呢！一切都變了：左二伯伯也不像從前好開玩笑會吵鬧了；因為左二伯伯早年就得肺病而亡，遺下兩女，都很聰明伶俐。大女——我的靜姐，於出嫁後，也得肺病死了。當

她在醫院中時，適我母也在院中，於是才得看見她最後的一面，二女——我的婉姐，為人尤沈靜寡言，慈祥淑婉，真不愧叫婉姐，她可算是左二伯伯的第一顆掌珠，可是皇天不佑好人，她也得了左二伯伯的遺傳病——肺病死了。家庭的不幸，殘害左二伯伯的心靈，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妻兒物故，只有老母在堂，沒有人侍奉，這情形夠多悲慘？他天天看着這悲慘的情形，更加傷慟，因此常常借酒澆愁，喝得酩酊大醉。最近聽了友人的勸告，娶了一位續弦的太太，伺候老母，生活才稍稍安定，然而這無非是外形的安慰而已，又那能醫愈他內心的創傷呢！

啊！人生是如流水行雲的一般快，剎那五年間，事事都從新改變了一番，可是左二伯伯戴着一副眼鏡，右頰有一顆黑痣的方臉，以及常穿中山裝的神態，仍深深印在我記憶中，不時顯映出來。這位在名義上稱為伯伯，而實際祇是我和弟弟童年的玩伴，已由樂天知命，變而為觸景生悲了！變幻不定的人生，真令人不可捉摸！往事，不敢回憶的往事……，但不知他他日還鄉，還能再見到和我們開玩笑的神情否？

我願為這悲哀的老人祝福！

## 「救救自然科學吧！」

瑞人

「科學是能救國的」這句話，照理說來，誰也不能懷疑；但是，在某一種人的口裏喊出，我們却無容否認這里面是含有不少的鴉片煙！時代畢竟是偉大的，矛盾的社會就有矛盾的反映啊！

哈緣由呢？

他們把「科學」這個名詞曲解了，他們說：「科學」只是限於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是不在此列的。」他們說這種話究竟是啥意思呢？原來他們想叫大眾忘了現實的社會，離開現實的社會躲入「 $A+B+C$ 」裏面去，好使他們自己每天有肉吃，有姨太太伴啊！好叫勞苦的農工及呆頭呆腦的「公式」家，馴若羔羊地給他們做奴才啊！

然而，朋友，我們都是肯吃苦的，肯到現實的社會中去磨鍊的，願意促進這老朽的社會往一條新路走的青年，我們不能受騙，我們要起來揭破這個美妙的欺騙！

一切東西，要能促進社會的進步才有意義，否則這種東西也無需存在了，「科學」當然也不能例外。自然科學的確會給人類不少的幸福，可是現在怎麼樣？現在不是有些地方反而阻止我們進步嗎！時代畢竟是變了，凡是進步的青年，都得承認

：「科學是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學科的。」只有綜合這兩種科學，才能得到一個綜合的法則，才能得到一個新的正確的世界觀，才能使之與社會的實踐相配，才能使社會進步。認為自然科學只是純粹的技術關係，那是侮辱了自然科學！何況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這雙重壓力之下，中國的資本主義化是否可能，尚屬一個很大的疑問！何況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個吃人的老朽的資本主義社會！

無疑的，我們上面已經說過，自然科學在現階段反而阻止了我們的進步。因了科學的發明和技術的進步，戰爭，掠奪，飢餓，失業……等等的慘象，不是很明顯的暴露在我们的眼前嗎？可是，我們得認清，這是不能歸罪於自然科學的，這完全是近代的大怪物——資本帝國主義——賜給我們的啊！我們要挽救偉大的自然科學，要使自然科學為整個人羣謀幸福，我們就得消滅這個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但是，這是一個重大的而且是偉大的任務，是一件長期的艱苦的工作，是需要許多鼓着勇氣大踏步地前進的青年共同合作的。所以，事情是最明白也沒有的了，凡是進步的自然科學研究者，應該與大眾合作來鏟除現社會，要產除現社會，就應該不要受騙而忘了現實，

就應該起來多讀一點哲學書，用新的方法來研究自然科學；更應該起來多讀一點社會科學書，來認識認識現在的這個齷齪的社會。否則，就始終得不到正確的結論，就始終不能進一步的研究自然科學，就休想和惡劣的現社會抗爭及替人類的解放盡絲毫的任務。而尤其使我們痛心的，那就是我們的實驗室和玻璃瓶有被搗碎的可能。靠自然科學造成的炸彈不是曾經炸毀過大批的實驗室嗎？偉大的愛因斯坦不是已經被現世界的魔王，羣衆的罪人——希特勒驅逐出境嗎？新近才去世的居禮夫人不是曾經受過多方的阻礙嗎？假使沒有這些惡環境的阻當，自然

### 神話化的自然科學（節錄太白半月刊一卷三期）

科學的通步，不消說是早已一日千里了。

朋友，志願於深研自然科學的朋友，這不是太使我們痛心嗎？天下竟有這等矛盾的事情！然而這是有原因的，在你仔細的各方面認識清楚後，你自然就知道其中的道理了。

朋友，你想，這樣下去，自然科學有什麼好結果嗎？沒有的，當然沒有的啊！可是怎麼辦呢？就讓牠這樣下去嗎？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了嗎？不，不的，朋友，我們都是有作爲的青年，我們得努力啊！

……一種新的學說底發見，每每使一時代的宇宙觀發生動搖，這在科學發達的國家尙且是不能免的，現在是新的科學現象侵入了「世界的鄉村」，能夠在大衆的傳統的世界觀裏衝出裂痕來，更是必然的事了。看見火車而發生惶恐，正是這裂痕開始的表現。他們的生活中走進了傳統的思想所不能了解的事物，又不能馬上獲得科學的世界觀。惟一的救濟方法，就只是極力設法去填補這裂痕，把這新的異物極力溶化在舊的世界觀裏，把它推進迷信，神話，鬼怪的行列中，自然科學就因此而成爲異聞奇談。這就是說，異聞奇談化的科學本身包含着兩種矛盾的傾向，一方面是大衆的傳統觀念已發生裂痕，同時又表現大衆在努力要將這裂痕彌補起來。也有前進的意義，也有保守的意義。自然，爲大衆的利益着想，是應該使那前進的要素克服了保守的要素，使科學的認識長大起來，衝碎那迷信的外殼。有心要幹大衆的啓蒙運動的朋友們，對於這一點也應該有深切的注意。……

# 遊雁蕩忘了的的一件事——

拔地而起，高聳入雲的天柱峯上的採蘭者

劉青錢

一個人要寫最心愛的對象時，這是多爲難的一件事呀！他恐寫得太過分，超越了牠的正確，又恐寫得太謹慎，蔽絕了牠的真象，我這回正就是感到這個現象哩！

灼人肌膚的太陽光，已是變成了漫無氣力的淡黃色的光輝，反照得屋頂樹梢一片通紅。西山也已穿上血的麗袍，這是牠與太陽接吻擁抱時的唯一裝飾；一羣羣的烏鴉，已是哇哇地飛向林中歇宿了；做了整日工作的農夫，肩上架着未鋤口中唱着俚歌帶着一半快活，一半疲倦的心情回去。這是黃昏前的時候了。

在靈岩寺的近旁，有一突入蒼空的天柱峯，峯身半生翡翠的草木，半露面目。正當這黃昏，靈岩寺的主持急急的向我們說：「採蘭者要墜天柱峯了！」說完，忙回轉身去，抬着頭，揮着手，對着天柱峯高喊着：「慢點！他們還不知道哩！」我就把視線一移：在峯尖的頂點，發見一點米小米小的黑點，這小黑點很目然的緩緩地下墜，像是有甚麼東西在携提他似的。

——這就是縛住人們的軟繩——他墜到灌木叢生或花草競美之處，便逗留着在顫動，這時他或許就是在採蘭。他如此的墜下來，直到峯的下半截，這下半截是暴露着赤褐色的真面目，峭峻得非常厲害，間或有高凸的石瘤，與驟凹的窟窿。他墜到這裡便風馳電掣似的下來；因峯身的凸凹不平，他的身子便一下

離開岩石撞到空中，一下使被吸入石柱低凹的處所，甚至連影子也不能看見。這時我想：他的頭顱，一定是會衝撞得粉碎了；皮膚一定會被擦得皮破血流了吧！或者，假使那縛身的繩子，在中段時忽然一斷掉，那真是不堪設想了，他的一生不是就此無價值的完結了嗎？呵！這太可怕了！這太苦痛了！我睜着驚訝的雙眼，注視着他，一直從尖頂墜到地面，才喘過氣來。

「他如此衝撞的下墜，於他的生命豈不會發生危險嗎？他爲甚麼要做這樣危險的事？」被好奇心所驅使的我，不禁這樣的自己發問。

「他作慣了這種生涯，是不會出危險的；要是他不做這種工作，他那吃飯便發生問題了。——因爲他是個無立錐之地的窮老頭。」站在埭邊的靈岩寺主持這樣的回答着。這時我的小腦瓜裏起風波了，洪濤巨浪已是在奔騰呼嘯了：「窮底人生活着是爲吃飯？還是爲吃飯而活着？假使人可以不吃飯，豈不是少生許多的是非，少犯許多的罪惡嗎？……」

美人眉毛似的新月，已在東方叢林深處出現了，陰森而淒涼的光芒，照遍了大地上的一切。夜風不停地在狂吹着，涼意陣陣的侵透入我的襯衣，我感到戰慄，戰慄，戰慄……

這時一切都已沉寂悄悄，萬籟無聲的入了夜之國裏，只有牆邊的蟲兒唧唧地在呼叫着。

# 扒垃圾的老人

馬驊

是迫近年冬的一天下午。

我因為要出外拜訪一個朋友，所以穿好了一件半新舊的大衣便出去，正在跨出門限的時候，突然後面一聲叫：

「先生……」

我連忙轉過頭去一瞧，原來是個扒垃圾的老頭兒，挑着兩隻畚箕，用着發抖的眼光望着我。

還沒有等我開口問他爲什麼事，他却又開口了。

「先生……：你還認得我吗？……」

真怪喲！這老頭兒憑空會用這樣的話來問我。的確，我一點也不認識他。他是一個穿着一套破棉襖，有幾處是一大塊一大塊的用各色的粗布補綴了的，簡直活像和尚的袈裟，並且在袖口的地方那變成黑灰色的棉花都漏出來；領子是短短的，但是像廚房裏抹布一樣的有一層厚厚的油垢，黑得發亮。他的臉孔呢？是怪骯髒的，油污與那些泥漿是塗滿了一臉，腮子吸了進去，鼻子却尖尖地突出來，與兩個額骨恰恰形成了像隻三腳的銅鍋底，眼睛深深地隔在皺皮的眼穴裏；額上都是褶疊的繃紋，上排的牙齒大概落了很久了，所以上唇是凹了進去，說起話來時在是蠕蠕地抖，頭髮是長長的去像灰色，鬍子是花白

的，一雙烏黑的，滿是泥漿的手，老是在發抖。的確，這樣像一個乞丐一樣的人我實在認不出是誰。

「你是誰？」我像一個審判官去審問一個罪犯一樣威嚴地問他。因為我實在有點莫明其妙，並且也有點不耐煩了。

「先生……」他總是用這兩個字開頭的。「啊！先生，瞞不得你說吓！我……啊啊！……我就是……就是錫通伯喲！……」他的聲音抖得很利害，眼睛在釘着我，雖然眼神是那麽暗淡且憂鬱。

「唉？……」我一驚，我只能發出一聲充滿了驚嘆號的問句，我不能再接着說下些兒話。同時我的記憶裡很敏捷地跳出一個笑嘻嘻的臉孔豐潤的老頭兒；他是看我墮地，看我長大，看到我到學校裏去念書的老鄰居。

「先生！你不是瑞蒸？……啊啊！長大了……啊！……日子真過快……」他的頭在擺動，像瓜棚上的一隻葫蘆瓜在搖擺。並且睜攏那雙灰色的眼睛在我臉上移來移去，我知道他現在正在追溯着過去時日中流過的陰影哪！

我的腦子裏充滿了驚奇，我似乎不相信這乞丐一樣的扒垃圾的老頭子就是八年前那紅光滿面的錫通伯。

「伯伯！請裏面坐！」半晌我才吱唔着說了一句。

「不不，……你有事……不……請便……我我……」

「呢……」他搖頭。仍是用他暗淡無光的眼睛釘着我，他似乎要在我的臉上找出些往日的印象。

我沒有說話，我只是驚奇地望着他那抖顫的手與被風飄動的粗布單褲。

太陽已經打抖了，大地間沒有一絲晴氣。忽然一陣冷風猛烈地括了過來，我扯起了大衣領把手也插入了衣袋。這老頭兒也忙把頭往下一縮，接着是咯？地咳嗽，一口口灰白色的熱氣往外滾去，便被風吹消失在這寒冷的空氣裏了，這景象正像這老頭兒過去的生活的突變一樣地迅速。

「先生」他咳嗽接着又說起來。「唉！自從你家裏搬出來，一到鄉下就壞啦！……咯，搬去不到三年，家裏就死了個光，只剩下了我受苦……唉！真是倒運喲！……一家五口不是熱熱鬧鬧嗎？……咯！……咯！……那知道鄉裏發了腦膜炎的病，一下子就死了三個，辦辦身後，用用藥費，醫費，於是把這剩下的兩畝田也都賣了個光……啊！……」

「……於是乎家道一天不如一天了，……沒法子，所以也只好自家兒下田做做粗事了，本來像我這樣世代書香的斯文人家，那裏拿得動鋤子鋤頭呢？……所以……咯！……」

呢……所以不到兩個月就病倒啦……鄰舍們見我生了病，

也來替我想法子，但是他們也是一樣地窮得光，那兒來的錢給我買藥吃呢？……我那時已經沒一個銅子剩了……銘兒（

他的兒子）又得吃，……他們左思右想……於是得個兩全

的辦法就是瞞了我把銘兒賣給人家，一邊只對我說銘兒是他舅爹領了去，……啊！……那知道……啊！……連銘兒

現在也死了……咯！……呢……咯！……」

他說了大批話，頭是一幌一幌地搖，喉嚨裏也像塞住了痰似的咕嚕咕嚕地響像拉着一隻破風車。說話與咳嗽使他這灰色的臉掙得紅紅的，他喘着氣手還是打抖，老年的乾枯的眼中滑出了熱的淚水來。一陣風又括過來，把他的花白鬍子吹得亂飄。連地上放着的畚箕裏的一些枯葉子也隨風飄了起來。

「到裏面坐坐吧？外面太冷了……」

「不不……唔……不……」他仍是這樣地固執，這皮氣正像他往日一樣。

他搓着一雙凍裂了的汚手，又接着說起來，我也正期待着要聽他這人世間滄海桑田的幻變的故事。

「等我病愈以後」他頓了頓，吸了口長氣，然後接下說：

「家裏就一無所有了想起從前坐館時的情景真教人流淚。啊！……前世的事……前世就安排好了……呀！……今世我可沒

作下孽，……前世……這樣我是只好又到城裏來，我可沒有臉孔來做一個老丐去討些飯菜來混混日子，於是……於是……去做這不用本錢的事，……一天扒垃圾也有一毛多錢……一天的肚子可不會挨餓了……唉！光陰真快過，真像發一陣風……我們別了已經八九年了……你也長大成人了……唉……」

我也不禁想到自己家裏的「一天不如一天」的景况，這使我連想到數年前我家裏的「紅」與近年來家裏的灰氣成了一個凄然的對比。

「哈哈……」半晌這老頭兒搖着頭苦笑起來「……從前；呀……從前我不是看你在門檻邊抓鷄屎吃嗎？哈哈……現在……哈哈……現在却大得這樣了……你十幾歲了？……呀！……老了沒用了……呀……你恐怕認不得我了吧？……哈哈……」

老人突然在嘴角湧現了一個苦笑，這笑笑是含有多少的悽愴與悲哀呀！

一隻烏鴉「呀」的一聲溜過頭頂飛過去了。

時候已是五點鐘了。

「伯伯……來我家吃晚飯吧，便飯便菜是有的……」不善言辭的我終於只說了這短短幾句。但是皮氣固執的他終於挑起脊箕一幌一擺地走遠了。一樣窮光的我，在身邊是沒半個錢的，我不能幫助他，我只能呆望着他這被歲月與生活壓瘦了的。背

影消失在暮靄裏時，才轉身跨進了家。

這時媽正在洗衣服，見我進來便問：

「回來了？」

「還沒過去呢……」媽轉過了頭出奇地望着我「剛才錫通伯來過了」我囁囁着說。

「誰？錫通伯伯？」

「那個我說從前住在自家廂間裏的教書的錫通伯喲！」

「他嗎？……呀！……」媽似乎恍然大悟了似的說。

「是喲！但是他現在是個扒垃圾的老頭兒了。」

「怎麼？他是個斯斯文文的塾館先生喲！怎麼去幹這勾當了？」媽睜大了兩隻眼睛釘住我問。

「是的……」於是我又重覆地把錫通伯的話告訴了媽媽。

「唉……」媽嘆了口長長的氣「十年水流東，十年水流

西」呀！他連十年還不到喲！……呀！

於是我也在記憶裏掘出了錫通伯八年前的影子來，他是個滿面紅光的，對孩子挺和氣的伯伯。每天他都拿着戒尺在塾堂裏踱來踱去，可是他從沒有打哭過一個學生。

吃過晚飯以後，我就上床去睡覺了，但是正在睡着的時候，我面前站着錫通伯，他仍是滿面紅光，笑嘻嘻地對我說：

「孩子！人事的變遷是你們所不能想像得到的吓！」

# 我的錶

Mark Twain 原著  
嚴陵 譯

我的美麗的新錶已經走了十八個月兒，不快也不慢，機器的任一部分，都沒有破壞，而且未曾停過一次，我相信牠時間報告得準確，並且牠的機件也毫無損壞。但是，我終於在某夜讓牠停掉。我對這感到非常惆悵，似乎這是公認的禍患的徵兆，可是我漸漸興奮起來，用臆測把牠的機器開了起來，而且把我這些預兆和迷信思想撇在腦後。次日我到了一個出名的鐘錶店裏要將牠時間對準，那店主便從我手裏拿牠過去，馬上動手替我的錶對準時間，於是他說：「慢了四分鐘——調節器要扳上一點。」我設法要止住他，要使他知道這錶保持着準確的時間；然而，不，這蠢才所能看到的是這錶慢四分鐘而調節器定要推上一些：這樣，當我痛苦地在他身邊跳着懇，求他不要再動我的錶時，他鎮定地殘忍地做了這無耻的勾當。

我的錶走得快起來了，一天比一天快，一星期後牠得了熱病，脈搏隱隱地跳到了一百五十下，兩個月末牠把錶內所有的時計都滾撒在後面，比日曆所指示的日子整整地地快了十三天有奇。當十月的樹葉還在變色的時候，牠早已到了十一月享雪景的時候了。我忙着付房租和其他應付的賑項及種種事情，狼狽得使我不能夠忍耐下去。我把錶拿到錶匠家裏給他修理；

他問我這錶已經修理過沒有，我說沒有，這錶是從來不要修理的。他現出惡意的快樂向錶看了一眼，於是熱切地把錶撬開，眼上戴上一個小鏡來窺視內部機件。他說除修理外，還要把牠弄潔而且上油。叫我一星期後去拿。

他弄清潔了上油和修理好以後，我的錶漸漸慢下去；慢得只像禮拜堂裏的鐘一樣地滴嗒着。以後我趕不上火車；失了一切朋友的約；回家吃午餐也太遲了。我的錶把三日的寬限伸展到四天，使得我有辭抗辯。我被拉到昨天，前天，前星期去，漸漸領悟到自家正寂寞地孤子地在一星期前躑躅着，連世界我也看不見了。我心裏似乎對於博物館裏的木乃伊發生詭祕的同感，並且要和他們交換消息。我再走到一個錶匠家裏去，他把錶都拆為碎片，說發條匣已經「腫脹」了，三日內他能把牠恢復原狀。

此後我的錶時間的報告，依平均算是準確的，但是沒有別的情形。他要如惡魔似的走了半天，發出響亮的犬吠聲，喘息聲，咳嗽聲，噴嚏聲和發聲聲，攪擾得使我想什麼連我自己也不能覺得；而且當這錶這樣繼續下去的時候，這地方沒有一隻錶能和他相比，但其餘半日則漸漸慢下去，把時間延擱下去，

直至一切落後的錶都趕上了驢爲止。所以在二十四小時以後，他仍走到一定的時間而沒有錯誤。但是「平均準確」只是錶的平凡的德性，於是我又把這傢伙拿到另錶一匠家裡去。他說總門已經損壞了，我說我還很喜歡，因爲在別方面沒有嚴重的損壞。披肝瀝胆地說一聲，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總門，但是我不願在一個陌生的客人面前裝出癡呆來。

他把總門修好，但是這方面修好了，別方面却又弄壞了。他走了片刻停了片刻又走了片刻，這樣繼續着下去，由他自己斟酌間隔的長短。每次牠走着時，牠常如短鎗似的反擊過來，因此我用東西把我的胸膛填塞了幾天，最後又拿錶到另一錶匠家內去，他也把牠拆爲碎片，把損壞的地方在他的鏡下不住地旋轉着，於是他說他在內發見扳機有點不好了，他將牠修理好，而且給牠新生命。

牠現在情形較好了，不過常常在十點鐘差十分時兩針要閉合着像一把剪刀，以後兩針便合併走着，這樣來，世界上最年老的人也不能由這樣一個錶知道現在是什麼時間。於是我又拿牠去修理，這錶匠說錶面玻璃已經彎曲了，大發條已經不直了；他又說一部分機件尙需「配底」呢。

他把這些事情都弄好，這樣我的錶便好好的走着，不過時常差不多走了八點鐘以後，內部每件東都要都忽然鬆弛，如蜜蜂樣地發出營營聲，兩針旋轉得非常快，以致牠們的個性都完全亡失了，看來似乎是一個佈在錶面的精緻的蛛網。牠會把未來的二十四小時在六七分鐘內就捲過去，然後書的一聲停止了。我萬分惆悵地走到又一個錶匠家裏，他將她拆爲碎片，我在那裡旁觀着。這時我開口嚴格地質問他，因爲這東西有些嚴重了。這隻錶本值二百塊錢，而我修理却已付出了兩三百塊錢。當我在等着旁觀着時，我登時認得這錶匠是一個老相識——一個從前汽船的工程師，且是一個很壞的工程師。他也正和別的一樣地留心觀察各部分，然後態度真實地說出他的管見。他說：「這錶裏面蒸氣太多了——你須把那猴頭螺絲把掛在安全瓣上使牠陰乾！」

我打了他一個耳光，還想我自己的錶把他活活地葬了。我的舅父威廉（現在已經死了，可惜！）常說一匹好馬總是一匹好馬，除非牠一旦跑走了；一隻好錶總是一隻好錶除非錶匠得到牠的修理機會。他常常要知道所有不成功的機器匠、鑄鐵匠、鞋匠、工程師和鐵匠是如何結局，但是沒人能告訴他。

# 瑞安飛雲江中游沿岸之糖業

青林

甘蔗之傳入 二千四百年前，相傳印度已有甘蔗種植；西元五百年時，印度即有白糖輸出。或謂我國唐初時，中西往來，漸已頻繁；當時政府，曾遣使西域，學習甘蔗之種植，與製糖方法；中國於是乎始有蔗糖業。說如可靠，則中國糖業迄今已達一三〇〇年之久了。而飛雲中游沿岸糖業何時開始呢？是唐初時直接由海道傳自西域，抑或由中國內地學習了去呢？「瑞安縣志」上不曾記載，歷史的痕跡湮沒無證；然而其地大部居民自閩省漳州徙居於此，也許由他們帶來的吧？

產蔗面積及土壤性質 雲江中游沿岸產蔗之地帶，西起平垌坑（江南岸）唐奧（北岸兩地以西還有），東至下陵沙洲（南岸）塗廠（北岸）等區域，皆有蔗之種植。總計面積，約有一五〇〇畝。土壤多沙土，而富有透水性。且從前平均每二年泛水一次，每次不過三天之久。故沿岸土壤較肥而適於植蔗。

甘蔗之種植與收穫 每當小雪節後，將田中優良甘蔗（製糖之蔗率皆為細莖種）上部，切下一尺二寸，覆以泥土，是為蔗苗，至明年清明時，將蔗苗斜埋土畦中，（如不用蔗苗而用舊蔗根株分栽者，則可於夏至前。）畦以沙土為佳。如為黏質土質，而缺乏透水性者，生長之蔗，蔗莖中纖維較硬；蔗汁亦

較之種沙壤中為少；且略帶酸味。種植之法，以牛曳犁，鋤成土畦。畦之相去約可二尺。蔗苗新種下時，須施肥一次，助蔗芽之茁長。（分栽舊蔗根株，法亦相同）。肥料普通以豚糞，菜子粕，荳餅等居多；間有用舶來之肥粉者。待蔗出土數尺時，又施肥一次。舊曆八九月之間，（約在交冬節時）則將苗長較晚的芽頭（或稱蔗苞）割去，使無耗地中養分，而蔗之大者，得享充分生長力。至小雪節後，蔗已成熟，用鎌刈之，輸往製糖工廠中，以供製造粗糖或白糖之用。

甘蔗之產量 上田每畝每季出蔗量約為五六〇斤；中田每畝約為一八〇〇斤。（所謂上田中田下田，非專以土質磽澆優劣言；他如人工，管理妥善與否；施肥種耨之勤疎，均在內）。平均則每畝約出蔗量為三六〇〇斤。

糖廠組織與設備 糖廠非專賴一人主持；而非亦獨家經理創辦。凡分六股。由植蔗者六家各一股組織之，供各人榨蔗之用。如非股東，得租用之。廠中一切用具，皆由此六人出資合購。每股派一人宿廠服務；出牛一隻，供曳轆轤。（亦稱糖絞）。六人又分為內班與外班。內班二人，一專司煮；餘則挑運田中糖蔗至廠，以供榨壓。外班四人，一人榨蔗餘三亦挑運糖蔗

。同班均可輪換職務，唯異班不得行之。糖廠設備甚簡單。廠內以茅茨為廠屋，廠前設石製轆轤一副，為榨蔗之用。廠內設土灶四釜，其餘火叉，秤，糖簞，糖漚，澄澱桶糖汁桶等即夠。

甘蔗製糖時情形 製糖程序概可分為二部：一為蔗汁榨出；一為糖之煮熟是也。

(A) 榨蔗情形 備二石製轆轤，(糖絞)上具輪齒，豎立平行於上下二塊大樹板間，下板鑿有小溝，可通出蔗汁。轆轤一為固定，呼輪齒之控制而轉動。其一則上穿車軛車軛他端以繩與牛軛相連。牛向轆轤周圍走動，轆轤即能迴旋。甘蔗置於兩轆轤之間，壓出蔗汁，由埋於地下之長竹筒，流注廠內灶前木桶中，以便汲取至釜中煮熟。蔗渣重壓二番後，作為燃料。

(B) 煮糖方法 將蔗汁滌後，移入煮鍋，下用直接火，時加石灰攪拌。加灰時間，在澄清雜質以後亦可。且天氣乾燥，石灰量放入七八盞亦足。天氣潮濕，有至十八九盞者。時撇去浮面污物，以淨為限。待蔗汁沸時，傾入澄澱桶中，俟雜質澄清下降後，再傾入鍋中煮之。至糖汁水分將盡，並呈赤泡，取出少許，在口中舐之，成為塊狀，至於糖簞上，略能動彈時，即可將糖汁傾入糖簞中，冷卻後凝結為板狀，是為糖板。如欲為糖粉，則乘其在簞中為融溶狀態而未凝固時，加以攪拌，冷

却，即成糖粉。至於白糖，往年甚鮮為之。且製法未能顯熟，經驗又不豐富，因而製品未能精良。其法係用泥鉢，鉢底有一小孔。製白糖時，熬煮糖汁使水分蒸發不可過甚，所呈赤泡，當亦較淡，取少許滴入冷水成軟塊時，即盛入鉢中。捏塞底孔，勿使流漏。二三天後，拔去底栓，將鉢放置甕上，蓋以黏土漿。(草灰或草亦可)。利用土漿中之水分，漸漸添透糖質，以溶解其色質，成為蜜狀之糖液，由鉢之底孔流入甕中。其中多含糖分，可與第二次煮糖共煮之。鉢上蓋面的泥漿，經十餘日後，漸漸乾燥，可刮去之。則鉢糖上面白者佔十分之二，呈黃黝色者，十分八，是為次白。

糖廠數目與分佈地及產糖量 因糖廠中利用牲畜發動壓榨器能率之低下，與熬煮糖汁速度之遲緩，各地糖廠之設立，遂因需要而增加。每地有多至七八所者，而二三所為最普通。總計各地廠數，約有一五〇所左右。其分佈地為平垸坑、唐奧、高奧、黃奧、柴橋頭、馬塗、馬嶼、岩頭、石排、蘇山、團嶼、七甲、八甲、青林、山豆上、上鄭、江上、小篔竹、垸頭、塘角、下陵、沙洲、山頭下、埤垸、五甲、塗頭、新河頭、石埠、昌埠、塗廠等等地方。平均每一〇〇畝蔗田，設有糖廠一所。至於產糖量，列表如下：

每廠每日夜出糖量

五〇〇

每廠每季出糖量(以六〇日計) 三〇〇〇

每畝平均產糖量 二五〇——三〇〇

糖與蔗百分率 六一—七%

各地每季出糖總量 四,五〇〇〇〇〇

(以上均以斤為單位)

糖之種類，色品，價格，及輸出地。

種類	色品	價格(每國幣)	輸出地
板糖	赤黑雜質多	十四斤	均以輸往坎
糖粉	黃黝雜質多	十二斤	門海門最多
白糖	淡黃雜質較少	六斤	處州龍泉
牛皮糖	黑塊狀濕度重味苦	無定	等處欠之。

(表內價格係廿三年舊曆十一月半之價格即寫稿時)

農民與糖業 沿飛雲江中遊兩岸之農民，其一年中所收穫

的農作有麥，糜子，早禾，棉花，大荳，花生，晚禾等等。此種作物大概在播種至收穫期間較短，故每田作物得兼種或易種其他作物。但種蔗之田，畦邊唯可兼種大荳；否則一年之收入，僅蔗糖而已。而蔗糖收穫，較其他農作物為最後，故他們多以蔗糖出產，作最切緊要之生活費。(此就普通而言，例外當然很多。)因為農民受生活的鞭策，不得不將收穫較早之棉，麥等雜糧，作為一家伙食消費。而其一年中各種農作之肥料費，農具置辦資本，及其他生產的消費，皆視蔗糖收入為其償還之準備金。且或一家消費量較大，先行重利賒貸維生活者，亦視此為其償債之來源；然他們對於蔗糖，積極的，既不能作集約經營，增加產量，以優裕他們的生活條件；而消極的，又不能深耕，(甘蔗為深根植物，故宜深耕土壤。土壤愈鬆，甘蔗

發育愈完全，否則生長後之產量必低)，且壓榨器簡陋，提出糖分，不及一半。餘均剩留在蔗渣中。又用直接火，而糖分焦化者很多。故上田每畝所得之蔗糖，唯三〇〇斤左右。若以價格每國幣值十二斤計之，不算低下。然亦不過二五元而已。如再減去下列平均各費用後，則所得剩餘甚少了。

肥料.....三.〇(國幣)

壓榨器稅(每八〇斤〇租稅一元).....三.七五

散工資(每人日斫〇五〇〇斤為〇三五斤值價三元左右

工資每人日三角故其比為1.〇1).....二.五〇

納稅.....〇.五〇

其他如農器置辦費燃料等.....一.五

總計.....一一.二

以上就蔗之大者言之。下此則其剩餘為八九元，或且至於五六元者。於是年底還債，與明春播種之資本，貧苦農民，遂覺其手拮据，而口卒瘡矣。此係一般情況，絲毫不能掩飾過去的。且糖價之漲落無定，未能操勝算，例如前月枚(舊曆十月晦前後)蔗糖銷路不暢，價遂大落，每一五〇——一六〇斤，僅值十元，此等情況，農村上下，不更因之恐慌歟。尤以世界經濟恐慌發生之故，各國國外貿易同趨衰落，出口貿易與入口貿易日趨下跌。故有匯價傾銷以鼓勵輸出提高銀價以提高國之購買力，而擴大其銷路。唯吾國首當其衝，一方面受匯價傾銷之影響，洋貨充斥。他方面因銀價提高，土貨出口不振，而貿易愈趨愈落。農民受此打擊，愈覺無計謀生活之安全了。

# 悼 恭 銘

李方成

在這個悲壯的五月裏，哀痛的聲浪，將我友恭銘，捲到九泉之下去了。恭銘的死，確實有點使人莫測。他有很強壯的體魄，竟讓不幸的命運支配了。可惡的病魔糾纏着。使他不得不離開人世，拋棄了一切，一直去走到「人生之道」的末路。

春假開始時，他心裏滿載着歡樂回家去。就在這一夕，他病了。一口口的鮮紅的血，從他的嘴裏噴了出來，從此以後，竟一病不起。當這個可怕的消息傳入我的耳膜裏，我驚住了，我就立刻去看他，然而在他的清瘦的臉孔，很不像一個有病態的人。在家裏，他和病魔足足糾纏了三個多禮拜。吃了中藥，不見到有多少成效，病勢似乎反而沉重起來，他才和他的父親跟同學胡君來本城白累德醫院求醫。誰能料到他這一次來溫，竟會與他的家鄉，與他的白髮瞠目的祖母，以及年幼的弟妹們作永久之別呢！

一月來，他深受着生病的苦楚。堅實的肌膚，漸漸變成乾癟了，枯瘦到簡直使人認不清他還是一個人形。後來，他看看這個醫院實在沒有多少效果時，於是移到另一家大南醫院裏。那位生着八字鬚的醫師首先便蹙眉說：「胃壁出血很討厭，非經長時間的調養不可。」

在醫院裏，他們住了好多天，他的病總不見起色。中西醫一點也沒有效果，情狀反而日惡一日。養着，靜靜地養着，食物是不能吞進一些。活縛縛着喉頭等餓死。藥，根本毫無應驗，於是一天，一天，終於到他將要斷氣的前幾分鐘，醫生才宣佈他的死：「這位青年的病，確是胃壁破裂，因為不能進食，

所以無營養之可談，因此體力不能支持，可惜先前早不投醫，以至延誤的時間太長久，現在我實在沒有法子來挽救他的生命，真是抱歉得很呵！」噫！恭銘死了，他毫無價值地死了，一個正當生氣勃勃的二十齡青年長逝了。

我回憶十幾年前，我還在孩童時期，跟他是手攜手的到小學校裏去讀書。在這麼長久的日子中，我們的友誼，我們的友誼，真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的。過去許多值得紀念的事情，現在只是當做憧憬的幻影，我的腦海是混亂起來了。

自從我們同考入本校高中後，他和我的感情，與日俱增，同時大家已是脫離童年時期的人兒了，我們常籌策着未來的前途。所以他給我的印像真是深刻呀！我明瞭他的個性，我很透澈他的個性是孤僻的，同時也是熱烈的。他對於待人接物的態度很是和氣，可是不願在大堆人羣中插嘴嚷吵，偶或和二知己聚在一起便說得天花亂墜，這麼確是一個特別的個性。他的思想非常周密，這與他數學天才的特長不無有許多影響的。他的意志比鋼鐵還要堅硬，並且固執而不妥協，於是常有人半諷諷的話語去暗刺他，然而他從未理會過這些，只是付之一笑。他既是一個熱情的青年，同時又是一個誠懇的青年。與他同在一處，便像浸進友情溫暖的鄉中。單就我而言，這好像是生活中必須的需要。可是像這樣一個好人，像這樣一個好朋友，却早早的離開這人世，別了家庭友伴……一切在地球上的，而輕飄地逝去了。這悲哀那裏會只是我一人呢？希冀着逝者的復活既不可能，還是虔誠地祈禱他在天之靈的安甯吧！我的永別了的親愛的好友呵！

## 紀念永別了的朋友

勉初

自從進了高中以後，我便認識了好友恭銘。數年來的友誼，使我洞悉了他的性格；他是個固執而堅決的青年，他最喜孤獨，在平時是很少與人談話的。不知道怎樣，他與我却很投契。這樣我倆便成了很親愛的朋友，友誼之情日益增密，因此，同學中常發生這樣的誤會——認為他同我是兄弟——事實上，他還是我的表姪呢！

枇杷上市了，去年今日，恭銘正啖着這橙紅圓圓的水菓，和我們談着青年們頂喜歡談的快樂的話兒。誰料到今年未到枇杷成熟時候，他竟嘗不到這美味的菓子，而棄了知好的同學與殘酷的社會而長逝了。這是多麼可痛的一件事呀！

在當時，我聽到了他病到毫無起色之時，我即跑去看他，那知道，這一見面是我們最後的一面了！那時候，他已經不省人事了，口裏儘管發着嗚語，那種悽慘的悲聲，真使人心碎腸斷，他便就於這時候與塵世久別了，啊！人生的程途茫茫如大海，我們是怎樣的給命運播弄啊！我們是怎樣的悲傷苦痛啊！

自恭銘死了之後，我每閉上了眼睛，他枯瘦的形骸，便時時現在我的面前，這種影像，更使我時時不忘的想念着他。在生前他同我所說所做的事，也時常迴轉於我的腦海。因此我使憶想到種種有關於他這回死的事：

在去年炎熱的夏天，恭銘才向我吐露出他心坎深處的隱藏

了三年之久的祕密；他的心中刻有一位他所最戀慕的女郎的影像，他就要求李君替他介紹，那知道他倆的心中早已彼此默戀着，一經介紹，他倆便互相愛上了，從此以後，他踏上粉紅色的歡愉的大道，時刻忙着寄情書，他們的友愛之情，真使我們羨慕敬仰呵！

假如在他人認為世界上沒有不幸的話，那這不幸定是上帝給與他的偏私；舊禮教的壓迫，舊思想的束縛，對於他倆的愛情予以極大的阻礙，這種阻礙對於他堅強的意志常發生一種莫大的刺激，而使他常感到最大的痛苦，他無從發洩心內的苦悶，只有鬱結於心，積之既久，遂成大疾了，這是一種多麼可怕

的病呀！他的口中常常湧出腥紅的鮮血，他強壯的體格，就漸漸地毀弱了，消瘦了。唉！他沉醉在幸福的愛河裏，還沒有完滿一週歲月，他竟撇下他的愛人竟自去了。幸福的天堂，爲什麼不允許一個恭銘進去呢？我茫然。

唉！恭銘，一個生氣勃勃，年方少壯的青年，就此棄了他白髮的祖母，天真活潑的弟妹和深交知友們。人間還有什麼比這更慘的事呢？他是一個特長於數學的青年，因此更使人想念他，哀悼他的天才的無可發展，尤其是我更覺得傷心痛悲。

誰說人生是快樂的，那裏有什麼美麗的光耀，和愉快的正面？恭銘死了，在我的思慮中人生只有灰色的掩幕！！

# 溫州的金融市場

馬德里

一

「溫州，小上海！」

人們在這樣的驚呼！

到過溫州的，總有逛過五馬街（現在改名爲中山路了）的，那是溫州的南京路，更是溫州的「華爾街」。尤其是近幾年來，廣寬的馬路，巍峨的洋房，密佈着的電線，……在在都充滿着大都市的色彩；最使我們驚異的，是那些特別偉大的銀行的建築；門戶陰森的老大中國銀行，立方體の後輩交通銀行，畫着飛馬商標的中國實業銀行，……都在向着我們誇示小上海的光榮！

在百業的蕭條中，祇有銀行業飛躍地發達，這就使我們驚奇。

同樣是金融機關的錢莊，却是接三連四的倒閉，這更使我

們驚奇。  
那麼，檢討檢討溫州的金融市場就成了必要。到底，他的性質怎樣，過去的情形怎樣，現在怎樣，前途呢，這更需要討論！

二

這要我們特別聲明的。

在「中國是世界的中國了」的現情勢之下。

我們深切的承認，中國的金融是世界金融的一環節，同時，溫州的金融亦是中國金融的一環節；離開了中國的金融的狀況，我們不能談溫州的金融，進一步的，我們假使忽略了世界的金融的趨勢，更不知道溫州的金融得從何說起。

所以我們單拿溫州一個地方的金融來談，並不是割斷了溫州與整個中國整個世界之間的金融關聯，這不過是從這小小的「一個洞孔裏面，我們可以看到整個中國金融大勢的縮影。至少，也可以從此得到整個輪廓的一點點。」

三

先說吧，我們溫州金融業發展的起機。（註一）

講得很遠很遠，那是在鴉片戰爭以後，我們中國的大門被打開了，洋鬼子，洋貨，洋錢，都由洋船載到了我們的內地來。溫州，那是在清光緒二年芝罘條約才開爲商埠的。也就是說，從光緒二年起洋鬼子的洋貨才有大宗的輸入，洋鬼子的領事

才設立。直接影響到的，便是海關的設立，買辦的產生。間接的；便可以說是銀行業的興盛。這句話好像太空泛一點，是的，我們得詳細的說明。

這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天性，他對於殖民地式市場，一方面，輸出他的生產剩餘物品，來吸收殖民地的金錢。另一方面，從殖民地買進低賤的原料品，給他精製一翻，又可以到殖民地式市場去吸大批的金錢。對溫州（中國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所以溫州是半殖民地的一塊小地方）也沒有什麼例外。

因為帝國主義國家對溫州的「唧筒作用」愈來愈烈，所以溫州的商業也一天比一天興盛，這可從溫州近年的貿易額的高漲可以看出：

年 期	洋 貨 入 口	進 口 總 數 (連 土 貨)	貿 易 總 額
民十五年	三·四〇二·五〇〇	六·二五七·九六七	一〇·六六〇·七〇六
民十六年	三·六八六·一三四	六·九八五·六二二	一一·五四一·三五六
民十七年	三·九七六·九〇三	八·一七六·一五二	一二·四四〇·一〇九
民十八年	三·一九九·二四九	九·三八三·三一五	一四·五四九·八七九
民十九年	五·〇九〇·八一九	九·四九六·一四五	一五·一〇七·八九七
民二十年	四·三七八·五六七	一一·九二七·二二〇	一六·八八八·七一九

以上統計以海關兩為單位

因了帝國主義國家對溫州商品（有的是資本，不過在溫州，資本的輸入還不起重要的作用）的輸入與原料的輸出，使貿易盛旺了，於是調節資本信用與流通信用的金融機關應運而生了。銀行利用他完美的組織，格外飛躍的發展了。所以我們可以講一句，溫州銀行業的興盛是外壓力促成的，處處，都洩露了溫州銀行的買辦性，然由產業繁榮而促成銀行業的發展，是有着不同的特色。（見註一）

此上可以說是溫州銀行業興盛的主要原因，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中國政治上所給他種種推進力，中國政府財政的拙缺，促成了銀行對於公債市場與貸款的效力。不過，這僅是一種主要的助動力而已。

還有一方面，就是幼稚的民族資本的助力。我們知道，在歐戰的時期中，西歐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剝削比較放鬆了一點，於是民族資本的工業稍稍抬頭。在溫州，紡織工業，及其他幾種輕工業亦已發芽生長，在發長的時候，資本的調節與流通也是很需要的。這種需要，當然是給銀行興盛的助力之一，不

過，在帝國主義極度傾銷的現情勢下，我們民族資本的工業是幾至於奄然一息了。無論如何不能極量發展的。因此，這一種助的力是很微弱，很微弱，微弱得使有人把他忽略了。我們不能確定的說，此外，已經沒有其他的銀行興盛的原因而與助力了。不過，那些都是次要的，發生的影響也不甚大，所以很抱歉的，我們只得把他忽略了。

四

拿證據來！

以下便是溫州幾個銀行的大概盛況：

(1) 老大老牌的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因為資產總額巨大與歷史的久遠，營業範圍的廣

大，又加以，是政府特許的國際匯

兌的銀行，所以在中國的金融界中

有極大的勢力，商股銀行中差不多

是居領袖的地位。同樣的，溫州的

中國銀行亦有執溫州金融牛耳的

趨勢。牠是上海中國銀行總行直接

分設的支行，創辦在民國三年，在

溫州所放的營業額有三〇〇〇〇〇元。至於他近年來營業的

概況，因目前得不到正確的材料，只得從略，將來有機會找到

的話，另在本刊上發表。

(2) 土貨的甌海實業銀行

這是溫州本地貨的銀行，是在民國十二年創辦，因為組織

得還不十分完備，所以還帶點舊式錢莊的色彩。不過，現在是

進步得很快，處處是向組織完備的路上追。甌海實業銀行與上

海通匯的銀行很多，如通易信託儲蓄公司，中央銀行等。還有

一個特點，便是這銀行代兌換中央銀行的各種鈔票，這或者是

補充溫州未設中央銀行的缺陷吧！以下便是他近年來的股本，

公積，存款純益的比較表。

——自二十年來二十三——（以元為單位）

年份	名稱	股本	公積	存款	純益
二十年度		一五四二〇〇	一四五五七	九二一七八	一一〇二二
二十一年度		一五四二〇〇	一五七五九	一八八七六七	一三九七〇
二十二年度		一五四二〇〇	二〇一五六	二〇六九七〇	一七二三七
二十三年度		二五〇〇〇〇	一二八三七三	六八四六八〇	二一一五五

以上統計，雖然說是不十分的可靠，但是從股本，公積

存款，純益的數目逐年增加上觀之，近年來銀行業的飛黃騰達

的事實至少可以洩露一部份出來！

(3) 搖籃中的交通銀行

畢雲程先生說：「中央中國交通是中國三位一體的三大銀行」，我們可以知道這三大銀行在中國金融是處多麼重要的地位。同樣，在溫州的金融界上，除中央外，中國與交通都是很重要的份子。中國已在上面略述過，這裏便講到交通銀行。

溫州交通銀行可以說還在「襁褓時期」。他是年紀很輕，在二十三年八月才創辦，到現在還不到一年，可是據說定期存款已達四十萬，活期存款二十萬，各種儲蓄存款約十餘萬，各項放款亦達十餘萬，可見他發育得很健全，很肥滿。大概他的營業是很高了，高到如何程度，我們也就沒報告與統計找到，不過，營業範圍增漲得很快，却是事實。

(4) 孤墮的浙江省立地方銀行與永瑞農民銀行

假使你要找浙江地方銀行的話，你得找遍鐵井欄街，在半座的老式洋房裏，你才可以看見銀行的灰黃色的銅櫃台欄杆。同時，你假使你要到永瑞農民銀行裏去，你差不多要問好幾遍住在沙帽河街的人，才可以找到。在同樣的情形下，這兩銀行是孤墮的設立着。有許多人根本不曉得有這樣的兩個銀行的名字，就算曉得這名字的人罷，他們也沒有多大明瞭他的內容。這樣是說明了，這二小銀行營業的範圍是不十分的大，他們的營業額也很少，對整個融金市場所佔的位置也不十分的

重要。補充一句，浙江地方銀行是省立的，在溫州設立分行還是前年的事。永瑞農民銀行的也是去年設立的，他所交易的對象，亦不過與別的銀行一樣，所謂「農民」銀行，不過掛掛空名而已！

(5) 改造中的中國實業銀行

中國實業銀行亦是由上海分設來的，剛在去年創辦的，很抱歉，這銀行的資本額營業額我們都沒有找到材料，尤其是正在他房子整個的改造的中，更感得無處可問，現在我們只要在腦筋裏記住，在溫州有這樣的一個中國實業銀行，將來，當他建築完成，換了一個新氣象的時候，再來告訴讀者。

(6) 未見世面的溫州商業銀行

這未見世面的溫州商業銀行在房子建築快要完成的時候，却遭了許多「公民」的控告，現在將報端所剪得的轉載在下，以資參考。同時我們要明瞭，在這溫州金融業發展到最高度的時候，另外有這樣的一個銀行也想爬上金融業的謀利武台，沾一點「油」。關於這銀行的消息，浙甌日報有這樣載着：

「本埠溫州商業銀行，係錢莊出身之黃羽文。載綬先。翁來科輩。挽回商紳楊雨農，葉志超等所發起，旋又商懇上海銀行界中之溫州人十徐寄頌周守良等加入組織，業經籌備就緒，不日將行開幕，惟聞該銀行資本總額僅二十萬元

，與銀行法之規定不符，現經本埠人士周小萍，林蕁軒等數十人，聯名電呈財政部，實業部，浙江建設廳控告，請予取締，以絕流弊，茲將原電探錄如下，（銜略），查銀行法第五條載有「股份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兩合公司組織之銀行，其資本須達五十萬元」，又載「在商業簡單地方，得早請財政部，或呈由所在地主管官署，轉請財政部核減，但至少須二十五萬元以上」各等語，原以銀行組織，關係於社會金融，至大且鉅，故其限制甚嚴，今查本縣溫州商業銀行組織，業已就緒，不日即可開幕，其資本總額，僅定二十萬元，（該銀行招股紙附電）核與上開法條不符，違法組織，流弊殊多，應請迅予停發營業執照，一面電飭永嘉縣政府依法取締，以維法令，詳情另呈，永嘉公民周小萍，林蕁軒等敬叩。

（7）斟酌中的中央銀行！

最近聞：將有中央銀行支行的設立。溫州新報是這樣的登着：

「永嘉縣商會，前向財政部呈稱在永嘉設立中央分行，並請撥給救濟工商業之款一百萬元，於溫州發放一案，業經財部以所請在永嘉設立中央分行一節，函請中央銀行核辦，近聞中央銀行以全國設立分支行，正在斟酌緩急，通盤

籌劃，昨日特函請財部轉令永嘉縣商會知照云。」

（8）未來的許多銀行！

## 五

上面已經說過溫州銀行的興起是由帝國主義的商品輸入，所以我們談到了溫州銀行的任務，第一點就要說溫州銀行的買辦性。

外貨的輸入內地與土貨的輸出國外，我們的溫州銀行是盡了非常「偉大」的任務，流通資金，匯劃，匯兌填款都是他們份內的事。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鄉村裏所有的金錢，因了商品急速的輸入，而流入了城市，更聚集在幾個銀行的手裏，形成了城市與鄉村經濟不平衡的怪現象！這些金錢，只要外國的資本家的（他們輸入的商品的所有者）「唧筒」一抽，就立刻會滾滾的流到外國去的（大都是上海銀行經手的）。

總括一句，我們可以說現金的集中城市是外力促成的，同時外國的資本家有抓着這現金的支配權，所以外國的資本家差不多已統馭着我們的經濟大權，而銀行呢，不過只當了唧筒的一個活塞作用，而銀行的買辦性已經整個的暴露了！溫州的銀行就是很好的例！

還有，溫州的銀行是對着本地商業，好像負有調節資本的重大作用，其實，也未嘗不是買辦性的表現。溫州的商業根本是代銷帝國主義輸入的商品，（溫州國貨公司，難道沒有帝國主義的商品嗎？那裏見得！）換句話講，溫州的商業市場也就是帝國主義的經濟的尾閥。在這「尾閥」的溫州商業市場，帝國主義思想能多推銷他們的商品，多吸一點血去，所以他拚命的想這商業市場繁榮的發展。溫州銀行，對於商業的資本努力的調劑也豈非是幫着帝國主義的忙，這裏，買辦性也十足的擺在面前了！

對政治的投資與投機，也就是溫州銀行業的大任務。公債，政治借款，軍事借款，借他們所有的遊金轉輪到這一方面來，這很非生產的投資，非但不促進產業的發展，並且加以摧殘，有了這種的怪現象，我們可以相信銀行是引起質的變化，已走了那自殺的歧路了！

講到了溫州銀行對本地產業的投資，那却是微乎其微了，這只要作一次溫州產業的巡禮，就可以發現；銀行對這方面努力是如何的「不景氣」！簡直可以說，他們對產業是絕少關係，好像這不是他們的份內事！

「資金歸農」的呼聲已經喊得很高了，他們想在這破產的農村的廢墟上建立一座黃金塔，讓他們再來光顧一下，這就是

「復興農村」大計劃中的一大政策，也就是近來銀行的偉大工作。在溫州，這工作也很起勁的在進行，農民銀行的創辦，農民借貸所的設立，可惜他們是設在大城市內，不能表現斐然的成績。並且，農民銀行，農民借貸所離開真正勞苦的農民羣是大遠了！他們的生活更非坐在櫃台底沙發椅上的銀行經理先生所能了解，他們竟連農民銀行，農民借貸的名字都沒有聽到！這只證明他們「資金歸農」的口號是白喊的，所能起回聲只是「農民的生活是更其無產化了！」「農村是更破產了！」

那麼，溫州的銀行還有其他的任務嗎？沒有，有的也只是上面諸任務的另一方面的看法呢！

## 六

正在溫州的銀行膨脹的登上金融武台上大獻身手的時候，溫州的錢莊，相反地，三三五五的下台去了。

鄉村土貨的輸出，因生產的降低而減少，但外面的商品却不斷的輸入，因了城市對內地巨額出超，引起了鄉村現金流入城市，這種「休閒」的資金乃羣集於金融業之手，（這在上面已經講過）形成了金融業的假繁榮。因為這繁榮是太假了，所以發生了相反的過程，只因了相關連的生產事業衰頹，同業競爭與排擠，立刻就引起金融業的局部破產。這種破產的危險性，尤其是經濟組織比較低級，技術較劣等的舊式錢莊是更大！除

溫州金融市場

了破產的基本原因外，牠們便會受新式行的淘汰，如幾所商店的倒閉，使有關係的錢莊馬上受影響，他所放的賬款一點不能收回，別人的存款則有出無進，因之業務大困，同時他所受押的不動產價格的低落，使無形損失。或他所有的公債證券價格大跌，這樣一個場合，無雄厚資本錢莊便馬上會倒閉了。因了這錢莊的倒閉，受到了直接影響的錢莊倒閉，於是接連的大批倒閉了！溫州的錢莊就是爲了這些原因發生了空前的恐慌的！

我們可以找到溫州幾所錢莊爲例，有的是已倒閉，有時就要收場了！

(1) 已關門的錢莊：(下面空着的均未詳)

字號	合資或獨資	資本額	營業額	創辦年份
寶康	合資	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民五年
誠豐	合資	二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民十九年
阜資				
潤源	合資	二二,〇〇〇	一,五〇〇,〇〇〇	民十年
誠康				
厚源				
福源	合資	二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民十八年
彙源	合資	二一,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民十五年
鴻泰				

(2) 未關門而自動收場之錢莊：(下面空着處均未詳)

字號	合資或獨資	資本額	營業額	辦份年創
鴻勝				
洪康				
鼎泰	合資	二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民十四年
厚裕				
泰昌	合資	二四,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民十六年
崇泰	合資	三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民十五年
春源				
五豐	合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民十八年
匯勝	合資	一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民九年
徵信				
泰源	合資	一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民七年
兆豐	合資	二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民二十年
板豐	合資	一四,五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民三年
益康	獨資	五,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民元年
聚豐				
慎康	合資	二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民十六年
溫康	合資	二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民十三年

鼎源	合資	一七,六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民五年
聚泰	合資	二三,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民十九年
長裕	合資	二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民十九年
潤溢	合資	二二,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民十五年

倒閉的已經是「一切都完了」，收場的也在告結束了，仍舊開在那裏的呢？也是日夜在風雨飄蕩中過生活，他們今天不能保持明天不會倒閉，明天不知道後天的營業如何……溫州的錢莊是走入了這樣的一個「厄運」呀！

### 七

我們來談談溫州金融業的前途吧！

很明顯的事實擺在前面；我們溫州的金融業是蘊含着許多莫大的矛盾，營業的買辦階級性，鄉村與城市金融的不平衡，農村經濟的破產，……而這樣許多的矛盾，好像把牠的運命都決定了！

帝國主義最高度的侵略與封建勢力最後刮取的現情勢下，我們以為溫州金融市場也許是一時的刺激而興奮吧！但是，興奮劑的藥性過了，那一定會來一次極大的反作用——金融恐慌——哩！

我們睜眼看吧！

「溫州金融市場的恐慌的總爆發來了！」

除非，我們根本的把這些矛盾消除，方才成爲：

「有力的槓桿」

「社會的某種細胞！」（註三）

可是，那是在另外的一個社會了！

——一九三五，五卅。——

註釋：

註（一）一般說來，銀行資本的發展是建築在產業的繁榮上面。產業越是發達，信用機關便越變得廣泛，同時，它所需要的資本也愈加鉅大，因此當作信用機關的銀行遂越能發揮它的作用，而銀行資本也就採取着最高階級的資本形態而爲金融資本，把握着全部資本的統制權（錄周文彬中國銀行的兩種主要活動）——這是銀行發展的一般契機與溫州的不同。

註（二）溫州中國銀行是上海的支行，所以我們不能單拿本地來說他股本額有多少。下列便是中國銀行去年的各項統計，股本四〇〇〇〇〇〇元，（股本額去年僅二千三百萬，今年政府發行了一萬萬公債，增加三大銀行的股本，故今年中國銀行已有四千萬股本）存款五四六九三〇〇元，放款四一九五二〇〇〇元，匯款八三四二二三三元，發行鈔票二〇四七一三〇〇〇元，資產總數九七五五五〇〇〇元。

註（三）參見「蘇聯研究」伍遷耀「蘇聯的國家銀行」。

# 編後

編者

本刊經過二個月的編輯與印刷，第五期總算又與讀者見面了。翻一翻，這期的量是大大的減少了，同時質這一方面亦不如前。這正因稿件缺乏的緣故。我們稿的來源是在於各同學身上的，現在，三年級同學都忙着預備畢業考試，沒工夫顧及這園地了。在高中部，編者以私人的友誼資格索來的幾篇，實在難能可貴。普一同學赴杭州受三個月刻苦的軍事訓練，來信都說忙，忙，忙得一天沒空。

並且我們對於來稿的選擇都是很嚴格的，水準以下的作品，祇好有負投稿諸君了。同時投稿諸君最好在作時也得留心一點才是。這是編者對那些來稿未曾刊上的同學說的真心話，萬望勿怪。因為這樣，質量二方面都受不少影響。

這次作品登得最多的要算高中普二，可是內容依然未能登峰造極，僅可算是一種勇敢的嘗試而已，還望他們繼續努力。編輯的事務非常之忙，一人之力實難勝任，所以特聘林紹中君担任副編輯，承他為本刊作了一篇萬多字的長篇小說與一篇論文，還修改過好幾篇散文，這是值得贊許的。

編輯委員會中諸委員亦頗能盡責，尤其是張可仙君與唐偉斌君的助力更大。

刊上的稿文多經張訓導主任及趙輔導主任閱過，着實費了兩位先生不少寶貴的時間。

封面不是有一幅美麗的圖畫嗎？這是編者特意請張鳴濤先

生作的，確使本刊增光不少，在這裏，向他深致謝意。

「溫州的金融市場」一文，承本埠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臨海實業銀行供給營業報告，特此謝謝。

談到內容，我都不想再用什麼誇口的介紹，不過有幾篇委實值得向讀者推薦的；是長短論中各篇都能告訴讀者各個場面，希望各位都能詳細閱過。他如文一君的「上帝與阿彌陀佛」，馬驊君的「扒垃圾的老人」；卜西君的「夜」，人木君的「兒」等等都是有相當造就的作品，讀了很不會使諸君失望的。

「溫州俚語拾零」又與讀者見面，但還不能算得完全無缺，這偉大的文化工作，實現大衆語的初步基礎工作，還望大家負上這大責任，再繼再厲，使我國的教育工具便利起來。

五月又悄悄地過去了。在這個月裏，有勞動階級反抗資本階級壓迫的偉大的「五一」節。有劃一新時代使殖民地同胞覺醒了而啓發新認識的「五四」紀念日。又有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們堆積下來的「五三」「五九」等悲慘的事實。更有中華民族興起推翻反帝陣線的「五卅」紀念。在這散灑大衆熱血的月份裏，使我們更認清我們應取的「出路」。

生在這時候，眼看到的是帝國主義備戰的熱狂，中華民族的前途更是淒暗，本刊的「明天期望，明天該做」，「送普一同學赴杭軍訓」及「準備戰爭」都是為這特地裏提出來的，可是整個的認識，千萬懇請讀者多多閱讀那些跟時代前進的「讀物」！



溫州朱公茂印書局

學生自治會職員名單

代表會：

主席

楊理孝

幹事會：

常務幹事

施勉初

學術股長

胡景斌

總務股長

張 鵬·林 棟

平教股長

蔡作幹

文書股長

胡金樞

體育股長

朱道楠

遊藝股長

許道榮

候補幹事

聞式陶·張正鎬

經濟檢核委員會：

委員：

趙一常·周國華

陸 愉·溫邦光

陳永武

學術股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

胡景斌

副編輯：

林紹中

委員：

徐基銓·楊潤金

張可仙·林愛雪

唐偉棧·夏巨鑫

葉 琛·孫紹奎

徐月漪·金竹如

汪如瀚·唐興隆

指導先生：

張訓導主任

趙輔導主任

